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學系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美國「長臂管轄權」之理論與實務

A study of **Long Arm Jurisdi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指導教授： 趙國材 博士

Adviser: Dr. Kuo–Tsai Chao

研究生： 陳俊吾 撰

Author: Jeunwu Chen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

January, 2017

謝　　詞

4 年內在外交及財金二領域中研究，學習愈多愈發覺自己智識的淺薄，撰寫論文的過程其實是就單一命題研究的考證，係從無到有並彙整博申的學習過程，作為自己在該領域或針對某議題得以專通的一種經歷。本文主題感謝由指導教授趙博士國材一槌定音，從論文草擬至最終口試，除指導教授趙國材博士外，能委請余前大法官雪明教授、賴前大法官英照院長和陳教授純一擔任口試委員，實為愚生莫大榮幸，有他們廣博的智識和豐富的學養為此論文提點，加深本文的深度及可看度，愚最終能完成口試順利畢業，全然要感謝趙教授及多位賢智長輩殷切的指導與用心，且亦需感謝立法院公報室李主編靜華女士的校閱，當然本論文中若有引述偏誤或撰文不允妥處仍由本人自負文責。

愚以為學習有如砌磚建房，房子要蓋得牢固，一磚一瓦都不能馬虎，大學選讀法律系實有年少期的理想抱負，進入外交所專研則為生涯規劃上一重大轉折。在指導過程中，本文能從無到有、漸趨完善，趙教授居功厥偉，過程中他親力親為且極富耐心地提點闕漏處，以綜覽全局的視野來豐潤此文。內文中攸關比較法及如何執行外國民事確定判決部分，感謝法律系許教授政賢曾面授給予指點，並加上，口試委員陳教授純一已針對國際法及管轄權等諸議題鉅細靡遺地指正與建議、亦有余前大法官雪明以國際金融觀點提出其精闢的見解，皆是使本篇論文完滿圓整不可或缺的拼圖，盡收畫龍點睛之效，對此，本人特立名致謝。

時光荏苒，畢業不意味著未來即平步青雲，人生尚還有許多未完成的課題，期待自己能以此逐漸厚實的臂膀去面對問題、克服困難並肩負起風險與責任，不負那些和我有深厚情誼的家人、朋友、同學及師長們的期許。

陳俊吾　謹誌於

2017 年 6 月 10 日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中 文 摘 要

本文以五大章為架構，首章旨在為本論文之研究目的、範圍與其限制預作定氛，助讀者明瞭本文之論述主軸及研討意旨。

鑑別管轄權的有無係在進入法庭前的重要課題，但研討美國長臂管轄權，不能不對美國的法院系統先有初步認識，據以釐清不同事案的管轄法院。於是，第二章除錨定在美國司法體系及長臂管轄之定義外，並就相關之立法沿革、法理基礎及其學說理論進行探討。

即便歐美諸國長年實施長臂管轄，但並非被告原籍國全都無異議，不少個案係西方工業國家藉長臂管轄權的實施以伸展其對外之政經影響力，所以，第三章例舉在不同產業被媒體所報導之著名個案，漸第鋪陳本文的研究主軸－長臂管轄權。並突顯出面對不同國家，美國的長臂管轄如何鬆緊自持，以貫徹美國的對外政策或實現美國利益。

第四章，循比較法的面向，及被主張長臂管轄權之被告原籍國角度，以臺海兩岸的現行法規範、實務運作與學說爭論，說明他國法院之民事確定判決如何被臺灣、中國或其他國家承認與執行。

最末章總結本人論點，並歸納各章重點，助讀者瞭解長臂管轄已如何無遠弗屆地實質影響非當地住民或他國人民，他國政府或民間機構又該如何因應，期能為學術或業界貢獻一己淺薄心力。

關鍵詞：長臂管轄權、正當法律程序、最小接觸、滑動標尺、禁止再實質審查、反托拉斯、銀行保密法、反洗錢控制法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essay constructed by 5 sections, writer narrate the motivation, purpose, scope, and limitation of the research in the first section.

Normally, the jurisdiction should be confirmed and verified before getting involved in a litigation, and it is important for distinguishing what kind of cases should be heard by what court as well? Writer recommend reader acquainting United States Court System befor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definition and theories of the “long arm jurisdiction.” Therefore, in the second section, writer elucidate the operation of the U.S. court system before aiming to the subject in this essay.

Even though the long arm jurisdiction congested with many controversies by defendant’s resident states, it never stop running on United State’s judicial system. In third one, this essay focus on the case introduction in the different industries which was sued by the long arm jurisdiction.

In the fourth section, writer will introduce how to recognize and enforce a foreign judgments in some states’ judicial system such as Taiwan, China, Japan, and Singapore, and point out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ose countries.

In the last part, writer make some conclusion and summary several main points from each section.

Key words ： Long Arm Jurisdiction 、 Due Process 、 Minimum contacts 、 Sliding scale test 、 Effect test 、 Anti-trust 、 Cartel 、 AML 、 BSA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目　　次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
目次		iii
表次		v
圖次		vi
第一章	緒論（Introduction）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
第一項	研究動機（Research Motivation）	1
第二項	研究目的（Research Purpose）	3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4
第一項	研究範圍與限制	4
第一款	研究範圍（Research Scope）	4
第二款	研究限制（Research Limitation）	5
第二項	研究途徑與方法	6
第一款	研究途徑（Research Approach）	6
第二款	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	6
第二章	美國司法制度及長臂管轄權	9
第一節	美國司法系統與長臂管轄權	17
第一項	美國聯邦法院系統（U.S. Federal Court System）	20
第二項	美國州法院系統（U.S. State Court System）	82
第二節	美國長臂管轄定義及理論架構	97
第一項	長臂管轄權定義	97
第二項	長臂管轄權之理論與實務	102
第一款	美國司法保護程序正義的座右銘 – due process	103
第二款	傳統物理時空下實體法與程序法之適用 – 最小接觸原則	119
第三款	擬制網際網路下適用長臂管轄權之理論基礎	135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	互動頻率測試	139
2.	影響測試	140
第三節	本章結語	141
第三章	美國對臺灣海峽兩岸實施長臂管轄之個案研究	145
第一節	美國對臺灣主張長臂管轄權之個案研究	148
第一案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案	148
第二案	晶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	156
第三案	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	159
第四案	兆豐銀行紐約分行案	161
第五案	中非共和國及剛果民主共和國還貸案	171
第二節	美國對中國主張長臂管轄權之個案研究	173
第六案	珠海振戎公司案	173
第七案	崑崙銀行案	175
第八案	鴻祥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案	177
第三節	本章結語	180
第四章	美國長臂管轄終審判決在他國之執行	183
第一節	在臺灣方面	187
第一項	臺灣現行法規定	187
第二項	「禁止再實質審查」原則之例外	192
第二節	在中國大陸及其他國家之執行情況	199
第一項	中國大陸現行法規定	199
第二項	其他國家	203
第一例	日本	203
第二例	新加坡	205
第三節	本章結語	206
第五章	結論	209
參考文獻		217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表　　次

表 2 - 1	美國聯邦法院管轄權式樣 (Types of Jurisdiction)	81
表 2 - 2	聯邦法院及州級法院的架構比較	86
表 2 - 3	法官的遴選 (Selection of Judges)	88
表 2 - 4	法院聽審的案件式樣 (Types of Cases Heard)	89
表 3 - 1	近幾年被美國或歐盟主張長臂管轄權且被媒體披露之著名個案列表	146
表 4 - 1	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民事確定判決在臺灣的適法差異比較	196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包括各章節之表及頁碼（若表次擷取自參考文獻，則需本文表之位置標註來源)。表的標題在表的下方，按各章節依序編碼，例如第三章的第一個表，編為「表 3–1 」，以此類推。

圖　　次

圖 2-1	美國聯邦法院系統的運作	29
圖 2-2	美國聯邦法院系統與州級法院系統的運作	84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包括各章節之圖及頁碼（若圖擷取自參考文獻，則需標註來源）。圖的標題在圖的上方，按各章節依序編碼，例如第三章的第一個圖，編為「圖 3–1 」，以此類推。

第一章 緒論 (Introduction)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第一項 研究動機 (Research Motivation)

隨著國際經貿活動和犯罪流動的愈加快速與便利，單一個案所涉之民刑事管轄權亦愈趨複雜，尤其當加害人、受害人或事發地分別隸屬在不同國籍或地點，產生被害人國籍國、加害人或利害關係人之原籍國間有數個司法管轄權競合時，有管轄權國是否承認其他有權管轄或利害關係國所做出的司法判決，時有爭議。此外，依當代國際法論點，國家主權具體表現在對內自主和對外獨立之特性上，主權平等和不干涉原則目前仍普遍被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承認與遵守。然而，查找近年發生在全球各地林林種種的國際民刑事案件時卻不難發現，涉案人原籍國政經實力之強弱才是犯罪地或案發國在遣返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相當重要的考量，尤其事涉他國人民之加害或侵權行為，為保護自身公民的權益，身為全球政經霸權的美國更慣常將其司法管轄權橫跨至他國領域內，因涉嫌違反美國專利或反托拉斯法律而受美國部分州立或地方法院裁判時有所聞、被媒體所披露之著名案例更不勝枚舉。

一般而言，國際貿易爭端，若不針對個案，則全球大部分國家可循「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nization, WTO）」之「爭端解決規則暨程序瞭解書(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簡稱 DSU)」途徑尋求會員國間的諮商(consultation)、談判(negotiation)及解決

(resolution)[1]。然而，針對某特定議題（如涉嫌壟斷或操縱市場價格），則須視個案而定。此外，要定紛止爭，訴訟當事人或關係人就系爭事項若不以訴訟外之調解或仲裁為爭端解決機制，則司法訴訟便成為救濟管道中最常被慣用的途徑。早於 2010 年，國際知名汽車大廠 TOYOTA（豐田）社長豐田章男（Akio Toyoda）因其市售車之油門問題導致多名美國人傷亡等安全問題，受邀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在眾議院監管與政府改革委員會（House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Committee）中接受美國國會議員質詢，此等美國將立法（聽證）權擴增至外國廠商的情事雖非常態，卻係美國將其國內之立法或司法權跨出國境至他國人民的具體例證。此種治外法權所形成的慣例雖非一朝一夕，卻已足令那些長年將歐盟及美國視為主要銷售市場的製造廠或經銷商戒慎恐懼，尤其面對司法裁判，美歐諸國藉自身政經實力所伸展的「長臂管轄權（Long arm jurisdiction）」更使那些將產品運銷歐盟或美國市場的外國廠商們如履薄冰、步步為營。

針對有無管轄權的判斷與確認係初審法院是否受理原告起訴的前提要件，且實質影響司法偵辦、實體或程序法之適用、易成為訴訟雙方攻擊防禦之爭點，更攸關原告權益能否獲得救濟或彌平、被告應否被問責及裁罰的輕重等等，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然而，法院要主張長臂管轄權，其前提要件：係著重在法院地所產生的結果與行為人（或加害人）的作為（或不作為）間，具某種「最小接觸（Minimum contacts）」關係，而原告的請求權正緣生自此種最小接觸關係。因此，美國司法訴訟程序將原告起訴的舉證責任由起訴人承擔；將抗辯初審法院無管轄權的舉證責任由被告承擔。至於被告行為與初審法院間有否具「最小接觸」關係，仍須就個案判斷。換言之，若原

[1] 陳長文（主編），(2011)。**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論**，第 7 卷，第 1 期，頁 3。臺北：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告無法證明並說服法院－被告與該初審法院所在地州間的最小接觸關係源自於被告之行為，且原告的請求權基礎乃基於此最小接觸關係，則法院逕可不受理。至於最小接觸的內容為何？輕重程度如何判斷？筆者擬於第二章中敘明。

回顧近年來被美國聯邦法院主張長臂管轄權且廣被媒體披露之個案如：1. 2006 年，因涉及在 LCD 液晶面板市場違反美國反托拉斯法，南韓三星 (Samsung) 及日本夏普 (Sharp) 、日本電氣株式會社 (NEC) 、和臺灣許多面板廠如友達光電、奇美電子、中華映管、彩晶等皆被列為被告，在各面板大廠紛紛認罪獲協商後，唯友達光電纏訟至 2012 年裁判定讞，民事部分裁罰 5 億美元，刑事部份由其前副董事長和前副總經理 2 人入監服刑 3 年；2. 2016 年 9 月，美國制裁中國遼寧省丹東市鴻祥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DHID) 及其高階主管，理由係該公司涉嫌違反聯合國和美國對北朝鮮之制裁規定、並參與國際洗錢；3. 臺灣兆豐金控紐約分行因違反銀行保密法 (Bank Secrecy Act, BSA，以下簡稱 BSA) 及反洗錢控制法 (Money Laundering Control Act, MLC ，以下簡稱 MLC) 等相關規定，遭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NYDFS ，以下簡稱 NYDFS) 裁定罰款 1.8 億美元，且須於 6 個月內提交調查報告和改善計畫。然具體案發事證或確切責任之歸屬非本文在此追溯的重點，筆者擬就美國對非美國籍自然人或法人實施其民刑事「長臂管轄權」之理論與實務進行探討，供世人參酌。

第二項 研究目的 (Research Purpose)

美國、英國或歐盟法院對他州（國）人民主張長臂管轄權由來已久，並非近廿卅年隨著國際貿易爭端的累增才逐漸形成，但亞州華語學界對這方面的研究文獻或報

導不如預想般地汗牛充棟，也許肇因於此議題的定義較一般法律術語為廣，不易限縮在某一法律事實或要件中，亦或許係國際社會長年來習慣美國霸權自居於國際警察地位，明顯或不明顯地干涉他國事務或對他國人民主張管轄，乃至對此有違國際法上主權平等概念的作為不曾積極抵抗或默示承認。所以，本文擬針對以下數項逐步完構筆者的研究目的：1.「長臂管轄權」的定義或要件為何？2. 該管轄權的理論依據與其歷史脈絡為何？3. 如何迴避美國法院主張長臂管轄權？4. 若無法迴避，何種做法或防衛能將損失減至最少？5. 本文會對產官學界產生何種貢獻？

囿於臺灣內需市場的侷限，拓展中國或歐美市場是在此原生背景下可得預見的發展，然而，受縛於國際政經實力的掣肘，一般商品、零件或服務銷入歐美市場，除需符合當地法規範或通過其商品檢驗標準等門檻，實無可避免易受歐盟或美國政府就相關商品或服務行使立法或司法管轄。在美國，涉外民刑事訴訟有許多適用實體或程序法上的差異，本文擬聚焦於管轄權爭議，旨在揭櫫何種事項或作為在何等情況下，易被歐盟或美國法院認定為侵權（如專利權）或犯罪行為（如操縱市場價格）而涉訟並究責，或為臺灣電子產業、工商業界及金融界長年來輕忽國際法律遵循，提供部分可循方向。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第一項 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款 研究範圍 (Research Scope)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本文從美國司法系統談起，續以美國長臂管轄權的理論與實務運作為主軸，概述其定義、學理及個案研究，並與之和羅馬法系比較雷同的法規範及承認、執行程序間的差異，襯歷史演繹之脈絡，歸納幾項重點，助讀者瞭解長臂管轄權的歷史興革、實際運作的範圍與果效。

關於美國法律典籍、官方文件、近年美國法院著名重要判例、網際網路公開資訊和中西學術論文、專書等皆為本文考證之參考文獻，並附帶英、美國家裁判「懲罰性賠償金」在歐陸法系國家的實務觀點。

第二款 研究限制 (Research Limitation)

美國法院實施長臂管轄權由來已久，非美國籍被告之原籍國或事件關係國並非全然無異議，但就此議題之學術論文或研究報告不如預想中般汗牛充棟已如前述。肇因於美國政經實力正自國際社會中消退及中國經濟實力的崛起，得讓華語學界對此研議或探討美國長臂管轄權的文稿增加，礙於本人能力的侷限，對於不易查證或出處不明的非美語或華語等相關出版品或研究報告，擬不在本文中引述或摘記，若遇有內容誤植或引述缺漏，文責尚由筆者自負。

另外，本於不同訴訟規則或裁判體例（如羅馬法系－大陸法系、歐陸法系；英美法系－海洋法系、普通法系等）間差異，為避免主觀價值影響資料選輯及判讀，引用外文資料，筆者擬以原貌呈現，並摘錄出處，避免多手傳播。再者，本文將原文登載美國司法系統及長臂管轄權之定義及所涉法條，僅概略中文釋譯，不就相關細節進一步研討。另外，囿於筆者對美國司法實務經驗的欠缺，譯文中不盡通詞達意、選義或編輯細節上之偏誤等部分，尚請讀者見諒且不吝指正。

第二項 研究途徑與方法

第一款 研究途徑 (Research Approach)

朱浤源教授在其合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書中指出：「*所謂研究途徑，乃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的研究，到底從哪一層次出發點、著眼點、入手處，去進行觀察、歸納、分類與分析。由於著眼點的不同(即研究途徑不同)，就有一組與之相配合的概念，作為分析的架構*」。[2]

若依照方法論 (methodology) 的假說，「研究途徑」係在選擇議題和相關佐證資料間，本於某研究理論或基本架構，針對指定議題進行選材和取捨的標準 (criteria for selecting and utilizing data) [3] 。職是，本文擬就具體個案，就現有立法例、判決先例及具體個案中彙整出相關構成要件或法理基礎，再循其立法意旨作探討。

第二款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

和研究途徑不同，研究方法是指蒐集和處理資料的手段與程序 (means of gathering data) [4] ，本文之研究方法，擬以個案研究為主、文獻及學理探討為輔，佐美國官方機構文刊或網頁資訊為證，再輔以相同研究主題之學術論文或期刊著作，做為本文之重要參考依據，最末參酌近似命題的學術研究報告或專書典籍，以歸納法 (induction) 整理出「長臂管轄權」之充分和必要條件，再循演繹法 (deduction) 彙整學術重點，作為本文立論基礎 [5] 。此種以個案或具體生活事實為小前提，再以美國

---

[2] 朱浤源（主編），(2010)。**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頁 182 。臺北：正中。
[3] 同註 2 ，頁 184 。
[4] 同註 3 。
[5] 邱榮舉，(2002)。**學術論文寫作研究**，頁 40 。臺北：翰盧圖書。

或我國立法例、司法判決或司法院解釋等為大前提，透過小前提和大前提的涵攝(Vorgang der Subsumtion)方法落實三段論法，並設法歸納出：被告如何保障自身權益？美國法院主張長臂管轄權的態樣或所採用之理由為何？在美國司法審判程序中，有何應注意、能注意事項？

另外，本文擬採取比較研究法，嘗試在美國聯邦法院和各州級法院間找共同點、並指出差異點，透過敘述(Description)、解釋(Interpretation)、並列(Juxtaposition)和比較(Comparison)等步驟，以提綱挈領的方式來引導讀者了解美國司法系統的運作模式。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章 美國司法制度及長臂管轄權

管轄權，係在一影響當事人身分、利益或在其財產爭議中，為確立或改變爭議兩造間之法律關係所擁有的權力，而這種權力通常透過法院來行使[6]。此外，管轄權的有無係一國司法審判力得否施展並落實的象徵，其射程範圍為審判權最大的輻射及影響界面；所謂管轄，是法院基於代議機關立法的授權以執行審判權並合於國際條約、協議或國際慣例的射程範圍；參考武彪主編《**司法制度和律師制度**》一書中指出：「*法律上的管轄權，為法院或司法官審理和判決爭議案件的權力，用以確認法院所擁有權力的性質與範圍，及劃定可行使職權的地域界限*」。[7]

而「國際管轄權」係以法院對涉外案件具備管轄權為首要條件，舉凡侵權或受害案件發生或經當事人或代理人提起告訴時，在司法程序上首需解決的課題便是確認法院（依契約或行為地、結果地或便利雙方當事人靠近的法院）有無管轄權及其管轄權種類與範圍。「訴訟當事人之原告受系爭標的物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The plaintiff must follow the forum of the thing in dispute.) 」為一般通則，但受害者、被侵權人、犯罪行為地、結果地及加害者居住地之法院因個案亦會有管轄權，造成數地或不同國法院之管轄權競合，隨著國際間往來頻繁、犯罪率提增，貿易爭端有增無減的情況，國際管轄權隨著涉外事件不斷遞增亦衍生出許多問題，針對管轄權議題，理論百家爭鳴、學說見解各異，細究恐偏離本文的研究主軸，筆者擬不進一步詳述。

至於，法院行使管轄權是否適當，主要取決於 3 要素：

1. 憲法或法律依據。憲法要求法院對涉及人身或財產之管轄權須有充分基礎

---

[6] 韓德培、韓健，(1994)。**美國國際私法（衝突法）導論**，頁 18 ，1 版 1 刷。北京：法律出版社。
[7] 武彪（主編），(1981)。**司法制度和律師制度**，頁 95 。上海：知識出版社。

(adequate basis)，亦即該州與涉案人或標的間須存在「充分的聯繫(sufficient contacts)」，以符「正當程序」之憲法意旨。

2. 管轄法院。法院受理訴訟案須基於法律授權，包括受理爭訟之訴訟標的有無被限定（例專利、關稅等）或爭訟金額有無上下限規定等，且受案法院尚須就衡平法管轄權(equity jurisdiction)及訴訟經濟等諸面向綜合考量。

3. 正當程序。法院須依照聯邦憲法要求的程序，對訴訟當事人發出庭通知（傳票）、提供被告聽證與為自身權益申辯的機會。更進一步對此3要素的研討，容於次節中續述。

臺灣實務見解以大法官會議第128號解釋具代表，最高法院認為若審案法院無管轄權，即不生繫屬案件應歸屬何級、何地法院管轄問題，換言之，若法院無管轄權，即使作出判決也無法律拘束力[8]。職是，若國內法院「管轄權之有無」係其審理與否的首要關鍵，則攸關涉外民事案件所指涉的國際管轄權需否適用相同的法理？學界對應否區別國內管轄權和國際管轄權部分容有爭議，我國現行法律典章並無涉外民事訴訟法單行法、專章或專篇規定在其他法律內文，舉凡涉及外國判決或犯罪地、行為地與結果地在國外等諸多因素於我國民事訴訟程序上所生爭點，學界對「涉外民事訴訟法」已變成研討此類議題之集合名詞；在實務上，對上述二者並未嚴加區別，亦無判例或形成具體法理[9]，在考量國際管轄權之有無，等同就國內法來考量國內管轄權之有無，係將二者作同質判斷，換言之，若法院在進入審判程序前即認定其具

---

[8] 大法官會議解釋第128號之解釋理由書摘錄重點如右：*依訴願法第1條、行政訴訟法第1條，自應循行政訟爭程序以提起訴願再訴願行政訴訟之方式請求救濟。不得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普通法院對此不屬於其權限之訴訟事件，不以無權裁判從程序上以裁定駁回其訴，竟為實體上之判決者，其判決無效。(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1款、第463條、第481條、本院院字第1055號、第1767號、第1930號之（二）及院解字第2960號等解釋參照）*

[9] 劉鐵錚、陳榮傳，(1996)。**國際私法論**，頁688。臺北：三民書局。

備國內管轄權，則其管轄權範圍應可輻射至國際管轄權，並進入國內管轄種類和層級的判斷。

相較於臺灣對管轄權的詮釋，英語中對 jurisdiction 一詞，一字多義，可表意為審判權（亦有譯為管轄權），若直譯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國際管轄權），其意旨應主在判斷個案管轄權之有無。依據 Bryan A. Garner 主編，由國際著名傳播媒體－湯姆森路透社 (Thomson Reuters) 出版的 Black's Law Dictionary 第 10 版（以下簡稱《Black's Law Dictionary》(10th ed.)）定義 jurisdiction 為：[10]

原文
(14 c) 1. A government's general power to exercise authority over all persons and things within its territory; esp., a state's power to create interests that will be recognized under common-law principles as valid in other states <New Jersey's jurisdiction>. 2. A court's power to decide a case or issue a decree <the constitutional grant of federal-question jurisdiction>.

作者簡譯
(源自 14 世紀) 1. 係政府在其統御範圍內所有的人和事行使官方職權；尤其係由州（國家）的權力所創設的職權，依普通法原則將被其他州所承認（如紐澤西州長臂管轄權）。2. 係一法院決定個案或發布法令的權力（如憲法授予聯邦問題管轄權）。

[10] Bryan A. Garner, (2014). ***Black's Law Dictionary*** (10th Ed.), (at 980). NY: Thomson Reuter.

再參考 Steven H. Gifis 編撰，由巴倫教育系列股份有限公司（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Inc.）出版的 Law Dictionary 第 5 版（以下簡稱《Law Dictionary》(5th ed.)）對 jurisdiction 所下的定義：[11]

原文
the power to hear and determine a case. 147 P. 2d 759, 761. This power may be established and described with reference to particular subjects or to parties who fall into a particular category. In addition to the power to adjudicate, a valid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requires fair notice an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affected parties to be heard. Without jurisdiction, a court's judgment is void. A court must have both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and PERSONAL JURISDICTION. See also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title jurisdiction.

作者簡譯
jurisdiction 係聽審及判決個案之權，此權須確認（establish）並討論特定的主題或涉入特定類別的當事人。除判決的權力外，有效行使管轄權尚須要公平的通知並給予當事人聽審的機會。若無管轄權，則法院所做出的判決無效。一個法院需同時兼具訟訴標的的管轄權及對人的管轄權。

此外，摘錄自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院開設之非營利法律資訊機構（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以下簡稱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供公眾查詢之電子工具書

[11] Steven H. Gifis, (2003). ***Law Dictionary*** (5th Ed.), (at 278). NY: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Inc.

（網路資訊平台）－網路法律辭典 (Wex Legal Dictionary)，該機構設置此平台的目的旨在增加美國法律資訊需求者的便利，並建立一個美國法律資訊需求者與美國法律專業顧問 (consultant) 間可得互動的渠道，由於該機構係非營利事業，因此多需要使用者的贊助，該網路法律辭典對 jurisdiction 給出了如下的定義：[12]

原文
1. Power of a court to adjudicate cases and issue orders. *2. Territory within which a court or government agency may properly exercise its power. See, e.g. Ruhrgas AG v. Marathon Oil Co. et al., 526 U.S. 574 (1999).*

作者簡譯
1. 此權係法院判決個案並發出命令的權力。 2. 法院或政府機關能在領土範圍內執行其權力（請參見 1999 年 Ruhrgas AG v. Marathon Oil Co. et al., 526 U.S. 574 案例）。

除上述定義外，針對 jurisdiction 尚有其他解釋，認為管轄權一詞係自拉丁字根 *ius* 衍生而來，*iuris* 字意為「法」而 *dicere* 字意為「去說」，管轄權乃民意機關藉立法授權一司法機構在規定的權責範圍內管理司法事務的實際權威（如密西根稅法）。在聯邦法系國家如美國，管轄權的範圍適用於地方、州和聯邦層級（如在適用聯邦法時

[12] "Jurisdiction,"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NY: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 [LII, Cornell]. Retrieved January 1st,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jurisdiction.

有國際管轄權)。[13]

簡言之,管轄權輻射在其所劃歸的行政區域上(如科羅拉多州法院的管轄權即涵蓋全州),為立法授予的權威,但並不以其地理疆域為界限,管轄權可具體表現在國際公法、法律衝突、憲法及權力執行與政府立法部門間如何分配資源以滿足該州(或國)社會的需求。

由上可知,jurisdiction 在其傳統定義上即並非以其固有之行政或地理疆域為界,其本身係一種法律授權,旨在資源重分配的極佳化。然而,德國、瑞士與法國針對審判權 (Grichtsbarkeit) 及國際管轄權 (Internationales Zustandigkeit) 除在用字上截然劃分外,在裁判實務上亦賦予不同法律概念,認為審判權和管轄權兩者雖同為訴訟要件或實體判決要件,但審判權為落實司法正義、經代議政治由民意機關立法所賦予的權能;而國際管轄權的前提要件須是原被告所靠近的法院於法理或國際慣例上有管轄權[14],若欠缺管轄權,則其審判不生效力;向欠缺國際管轄權之法院提起告訴,乃起訴不合法,受案法院應予駁回;若法院誤認為有國際管轄權而逕為審理,不服判決之一方得就該情狀作為上訴理由而非主張該判決不生效力。中華民國的民刑事法律雖多承襲自羅馬法系,但就此部分容有不同見解。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 128 號解

---

[13] "jurisdiction," ***Wikipedia*,** FL: Wikimedia Foundation. Retrieved January 1st,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urisdiction 簡介原文摘錄於下:

Jurisdiction (from the Latin *ius*, *iuris* meaning "law" and *dicere* meaning "to speak") is the practical authority granted to a legal body to administer justice within a defined area of responsibility, e.g., Michigan tax law. In the federations like USA, areas of jurisdiction apply to local, state, and federal levels; e.g. the court has jurisdiction to apply federal law.

Colloquially it is used to refer to the geographical area to which such authority applies, e.g. the court has jurisdiction over all of Colorado. The legal term refers only to the granted authority, not to a geographical area.

Jurisdiction draws its substance from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conflict of laws, constitutional law, and the powers of the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to allocate resources to best serve the needs of its native society.

[14] 陳啟垂,(1997)。民事訴訟之國際管轄權。**法學叢刊**,第 42 卷,第 2 期(第 166 期),頁 77。臺北。

釋認為，當普通法院無管轄權卻逕為裁判，其判決無效，非得作為訴訟當事人之上訴理由。對此，顯與前述歐洲等許多國家司法機關認定，由無管轄權法院所作成判決得為上訴理由，但非無法律上效力的概念相悖。

回到本文所探討的「長臂管轄權」正題，長臂管轄權的概念並非海洋法系的英、美兩國特有的立法，在歐洲，為確保該國人民權益或拓展一國的司法管轄權，長臂管轄權亦有被規範在歐盟會員國之國內法中。例如，法國民法第 14 條規定：「*外國人在法國與法國人成立契約者，縱使未居住於法國，法國法院亦得傳喚，使其履行義務。即外國人在外國與法國人訂定契約而負有義務時，法國法院仍得對其行使管轄權。*」此種藉聲張正義而做出的跨域管轄，法院可對從未入境的非法國人主張其國際管轄權，較傳統的國際管轄權更向外擴張其輻射範圍。對此，有學者認為[15]，法國此等立法規則與英美兩國所主張之最小接觸原則有著相同的弊病，顯將原告利益置於被告權益之前，使被告接受公平審判的天秤向原告方傾倒，且顛覆傳統「以原就被」的國際法慣例。此外，由法國的立法可顯見，主張長臂管轄實為歐美先進國家為貫徹其司法管轄權所作的立法，只因美國的長臂管轄權最慣常對外籍被告主張、亦最常被報導與抱怨，故本文擬以美國司法的長臂管轄制度作為主要研究標的。

換個角度觀察，人類的活動能力與統籌範圍隨著科技發展的突飛猛進早已今非昔比，因應網際網路的普及和雲端世代降臨，現代人類的活動更已超脫個人所及的物理侷限，經濟活動或侵權行為的標的也不再侷限於看得到的實體，那些聞得到（如香水配方）、聽得到（如音樂曲調）或想得到（如智慧財產）等法律所欲保護的法益，已慢慢變得不再如過去般地固定（固定的定義或形體）或容易識別，侵權行為的態樣

---

[15] 劉鐵錚，(1991)。**國際私法論叢**，頁 260 。臺北：三民書局。

亦從過去有具體損害發生至今受害對象恐變得不確定（如無差別殺人或盜用他人網際網路帳號或網路遊戲中的仿冒品），人類的貿易活動或侵權行為已變本加厲地超越過去的時空限制，不再以你我所熟悉的生活或物理環境為藩籬。為保護消費或受害者的權益，法院管轄權除在實體法和程序法上苦苦追趕外，現階段更已拓展至虛擬網路世界，企圖將公平正義推展至任何可及的角落。

於是，本章介紹美國司法系統與長臂管轄權，將分節依序向讀者敘明，並區分學說理論成兩大部分：1. 美國法院在實體及程序法上所運用之法理基礎；及 2. 運用在新型態的網際網絡犯罪上，學說理論的擴張解釋。另外，由於美國司法程序採行當事人對立主義 (adversarial system) [16] ，涉訟當事人有蒐集證據並呈現案件 (present the case) 之法律與事實之責任（包括攻擊與防禦）[17] ，無論原告或被告皆對證據調查負有配合義務，訴訟當事人對涉訟證據的攻防往往才是個案勝敗的關鍵，因此瞭解美國司法系統的實務運作與其訴訟程序實有其必要；其次，第三章列舉不同產業被媒體披露之著名案例，說明近年來歐盟和美國法院是如何主張長臂管轄權來伸展其對外之政經影響力；第四章，從相對面，以被告原籍國的角度－臺灣的實務運作與學說爭論－作為範例，說明被美國法院主張長臂管轄的民事確定判決如何在他國執行？筆者循序由定義、學理進入實務；由美國境內延伸至他國的方式，漸序鋪陳本文的研究主軸 (proposition) －長臂管轄權，再嘗試以同為開發中國家且經濟成長快速的中

---

[16] "Adversarial system," ***Wikipedia.*** Retrieved April 19th,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dversarial_system 簡介原文摘錄於下：

The adversarial system or adversary system is a legal system used in the common law countries where two advocates represent their parties' case or position before an impartial person or group of people, usually a jury or judge, who attempt to determine the truth and pass judgment accordingly. It is in contrast to the inquisitorial system used in some civil law systems (i.e. those deriving from Roman law or the Napoleonic code) where a judge investigates the case.

The adversarial system is the two-sided structure under which criminal trial courts operate that pits the prosecution against the defense.

[17] 楊崇森，(2015)。**遨遊美國法Ⅲ—美國法制的實務與運作**，頁 51 。臺北：國立臺北大學。

國（美國既競爭且合作的重要貿易夥伴）作為鏡面，突顯美國面對不同利害關係國，如何運用其長臂管轄權的外觀 (color) 將其政經影響力實際施壓至他國執政當局或人民身上，以延展並落實美國利益與對外政策。最末章則節錄各章重點並歸納本人論點，助讀者瞭解長臂管轄如何實質影響非在地居民或外籍法人，他國政府或民間商辦該如何因應？

第一節 美國司法體系與長臂管轄權

美國立國之初為邦聯體制 (confederal system) 的組合，後隨著獨立運動和中西部拓展逐漸發展成現今的聯邦體制，具體落實在其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分立的理念上。由於各州仍享有其部分統御權之獨立性，亦貫徹三權分立的價值體系。筆者以美國前大法官 Antonin Gregory Scalia (1936/3/11~2016/2/13) 在 *Printz v. United States* 個案 [18] 中所持觀點為例，前大法官 Scalia 主張美國制憲之初，各州雖讓渡部分主權予聯邦，但各州仍保有剩餘且不可侵害的主權。聯邦憲法第 1 章第 8 條以列舉方式規範聯邦議會的立法權限 (enumerated powers)，乃各州保有剩餘主權的暗示 (implications)；聯邦憲法增補第 10 條將該憲法未明文授權予聯邦政府的權限保留予各州，係此二元主權 (dual sovereignty) 概念的明示 (assertion)。 [19]

傳統上各州或地方司法或行政官員援用或執行聯邦法律的依據，依照前大法官

---

[18] See case： *Printz v. United States*, 521 U.S. 898 (1997)
"Printz v. United States," ***Wikipedia.*** Retrieved April 17th,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intz_v._United_States 個案簡介於下：
Printz v. United States*, 521 U.S. 898 (1997), was a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case in which the Court held that certain interim provisions of the Brady Handgun Violence Prevention Act violated the T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19] 張文貞，(2005)。邁向整合的崎嶇路 — 美國最高法院對聯邦權限的緊縮。焦興鎧主編。**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 Essays on Important Decision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1996 ~1999**，頁 15。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Scalia 的觀點，係遵循聯邦憲法第 6 章第 2 條之「聯邦法律至高 (supremacy of federal laws) 」規定運作。參考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供公眾查詢的網路資訊平台－網路法律辭典 (Wex Legal Dictionary)（以下簡稱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美國聯邦憲法第 6 章內文摘錄如下：[20]

原文
Article VI All debts contracted and engagements entered into, before the adoption of this Constitution, shall be as vali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is Constitution, as under the Confederation. This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hall be made in pursuance thereof; and all treaties made, or which shall be mad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and the judges in every state shall be bound thereby, anything in the Constitution or laws of any State to the contrary notwithstanding. The Sen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before mentioned, and the members of the several state legislatures, and all executive and judicial officers, both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the several states, shall be bound by oath or affirmation, to support this Constitution; but no religious test shall ever be required as a qualification to any office or public trust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20] "Article VI,"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April 19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article vi

作者簡譯

第 6 章

所有在本憲法通過 (adoption) 前與美國政府所締約或約定的事項在本憲法通過後仍屬有效 (valid) ，如同在邦聯體制。

本憲法及被用以實踐的美國聯邦法律、所有經美國政府授權被簽訂或應該簽訂的協議 (treaties) ，為美國最高法律（具至高性）；各州法官應受其拘束，任何州憲法或法律不得與之相違背。

參議員、民意代表及各州議會議員、包括所有聯邦及各州行政及司法官員，皆應受其誓詞 (oath) 或主張 (affimation) 的約束，以支持本憲法；但不得以任何宗教檢驗 (religious test) 作為任何美國官署或公眾信託任職適格與否的要件。 [21]

另一方面，自外於立法和行政，美國司法的獨立性表現在許多面向，具體可由其兩套法院系統見出端倪，本於聯邦體系制度，美國各州的司法架構依各州人口數及文化差異或有些許建制上的不同，但聯邦法院系統與州法院系統係各有所掌亦各司其職。

美國法院主張長臂管轄權在聯邦法院系統或在州法院系統中實有條件上差異，身為訴訟當事人（原告或被告），如何判斷寄發出庭通知之法院有無管轄權？受有損

---

[21] 關於美國聯邦憲法第 6 章之延伸閱讀，尚可參考 Wikipedia 的介紹：
"Article Six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Wikipedia.*** Retrieved April 19th,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icle_Six_of_the_United_States_Constitution 簡介原文摘錄於下：
Article Six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establishes the laws and trea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it as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forbids a religious test as a requirement for holding a governmental position and holds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Constitution responsible for debts incur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害或欲向法院聲訴權益者，針對不同系爭標的應向何種法院尋求救濟？在解決如上問題前都宜對美國司法系統及其運作先有初步瞭解，俾便後續介紹長臂管轄制度與程序時，能順藤摸瓜找到訴訟標的相對應的專責法院或有權管轄法院，亦避免訴訟當事人在起訴或出庭應詢等法定程序上讓自身的權益受到侵蝕。

第一項 美國聯邦法院系統 (U.S. Federal Court System)

自外於各州法院系統，美國聯邦政府有其獨立的法院系統，最高司法機關為聯邦最高法院（在某些特定案件中，為美國最後上訴法院），並依聯邦參眾議會的立法與授權成立若干分院及專責法院。瀏覽其官方網站，該網站對聯邦法院作出如下簡介：[22]

原文
The U.S. Courts were created under Article III of the Constitution to administer justice fairly and impartially,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establish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Congress.

作者簡譯
美國聯邦法院係依憲法第 3 章規定所創設，在本憲法及國會所確認的管轄權範圍內公平公正地執行司法。

此處需留意的是，在美國聯邦法律中所稱的「美國法院 (Court of the United

[22] "Federal Courts," ***United States Courts.*** Washington D.C.: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Retrieved June 7th, 2017. from: http://www.uscourts.gov/about-federal-courts

States)」專指美國聯邦政府管轄之聯邦法院，不包含各州法院。就此反面推論，除美國聯邦憲法或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各州法院可管轄所有不涉及聯邦法律限定交付聯邦法院管轄之民刑事及行政個案。美國聯邦司法體系本於聯邦憲法及相關法律在三權分立的概念下建構而成，美國聯邦司法制度 (judiciary) 主要關注在：聯邦最高法院的功能與其管轄範圍、經聯邦議會立法授權設立之專責或其他分院的權責、與聯邦司法官的進退場機制。聯邦法院的主要法源依據為聯邦憲法第 3 章，明文要求設立聯邦最高法院，允許聯邦議會立法並授權設立其他專責法院或分院，且就其管轄權進行限定－須遇有實際案件或爭議 (cases and controversies) 才能進行審理 [23] 。然而，聯邦憲法雖規定如此，但本於限制政府權力之基本概念，三權分立下的司法，究竟有無權力去監督或裁判立法做出的決議或行政的作為？聯邦法院的角色與定位，美國實務和學界長年爭論不休。這些爭論主要圍繞在 2 項議題： 1. 最高法院究竟扮演著訟案裁判者的角色或是司法政策制定者的角色？亦或是兩著兼具？ 2. 由非民選的聯邦法官進行司法審查 (Judicial review) 是否有違民主精神－多數統治 (majority rule) 的基石（註：美國州級法院法官依各州選任制度可直接或間接民選產生） [24] ？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為總統指派，經參議院同意後任命，任職終身，直到其辭職、被彈劾、定罪、退休或死亡為止。 [25]

---

[23] 劉紹樑，(1994)。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與金融服務。焦興鎧主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論文集**，頁 254 。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24] 鄭哲民，(1994)。美國最高法院與司法審查的爭議。焦興鎧主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論文集**，頁 22 。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25] "Federal judic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kipedia.*** Retrieved January 3rd,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deral_judiciary_of_the_United_States 簡介原文摘錄於下：

The federal judic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one of the three co－equal branch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ganized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nd law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rticle III of the Constitution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upreme Court and permits the Congress to create other federal courts, and place limitations on their jurisdiction. Article III federal judges are appointed by the President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Senate to serve until they resign, are impeached and convicted, retire, or die.

美國聯邦憲法第 5 章規定修憲程序，但聯邦最高法院不在法定修憲機關之列或負有特定職責，對此，可反面解釋為此章規定排除聯邦最高法院得藉法規解釋或行使司法權方式直接或間接達到修憲目的。換言之，無論最高法院對聯邦憲法有否與時俱進存有任何意見，都須以修正前原規定或追溯制憲者的原意 (originalist) 、制憲當時或之前的憲法實踐、或制憲當時的政治菁英在《聯邦論》所發表意見等作為裁判憑據；若針對個案聯邦憲法無適用規定，則法院必須從歷史的縱深與實踐、憲法規範架構、及過去法院的判決先例等三方面進一步探求 [26] 。此外，聯邦最高法院自 1869 年起，由 9 位法官組成，法院的判決由多數意見的撰寫者宣布後再對外發表，且聯邦最高法院法官不得發表諮詢性的意見，須按美國聯邦憲法第 3 章所定義的「案件」或「爭議」(cases and controversies) 來行事 [27] 。參考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美國聯邦憲法第 5 章內文摘錄如下： [28]

原文
The Congress, whenever two thirds of both houses shall deem it necessary, shall propose amendments to this Constitution, or,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egislatures of two thirds of the several states, shall call a convention for proposing amendments, which, in either case, shall be valid 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as part of this Constitution, when ratified by the legislatures of three

[26] 張文貞，(2005)。邁向整合的崎嶇路 — 美國最高法院對聯邦權限的緊縮。焦興鎧主編。**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 Essays on Important Decision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1996 ~1999** ，頁 11 。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27] F • J • 克萊因，(1957)。劉慈忠譯，(1988)。**美國聯邦與州法院制度手冊**，頁 190－191 ，1 版 1 刷。北京：法律出版社。

[28] "Article V,"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June 7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article V

fourths of the several states, or by conventions in three fourths thereof, as the one or the other mode of ratification may be proposed by the Congress; provided that no amendment which may be made prior to the year one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eight shall in any manner affect the first and fourth clauses in the ninth section of the first article; and that no state, without its consent, shall be deprived of its equal suffrage in the Senate.

作者簡譯

當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超過三分之二議員認為(deem)有必要時得提出憲法修正案，或許多州超過議會三分之二同意提請組成修憲會議(convention)，在每一修正案中，修憲的有效(valid)門檻，須全國多數州議會超過四分之三批准(ratify)，或州修憲會議超過四分之三批准，或聯邦議會決議提出或批准其他模式(mode)的修憲案。但不得再對1808年前制定的憲法提出任何限制，亦不能提出任何影響本憲法第1章第9節第1條及第4條的修正案；且不會有任何一州在未經同意(consent)的情況下，被剝奪(deprive)其在參議院(Senate)平等的投票權(suffrage)。

換言之，美國聯邦憲法第5章描述了憲法及國家統治的框架應循何種(whereby)修改(alert)程序，修憲的成分(consists)：包括修正案的提出及後續的批准(subsequent ratification)。修憲案可由參眾兩院經投票超過三分之二決議通過或由多數州議會超過三分之二同意要求組成修憲會議。每一(即將成為憲法一部分)修憲案都須經過州議會或州修憲會議的決議，超過四分之三多數的批准。無論批准或否決

被提出的修憲案，每一州的投票權皆有相同的權重，無論其人口多寡或在聯邦時間的長短。[29]

除此之外，聯邦憲法第 5 章暫時 (temporarily) 阻止 (shielded) 第 1 章被修正 (amended)；在第 9 節第 1 條，禁止國會再通過任何法律對 1808 年前進口奴隸的法規做限制 (restrict)；在同節第 4 條，亦明確地 (explicitly) 阻擋 (shielded) 1808 年前宣告 (declaration) 直接稅必須根據各州人口數的憲法修正案。本章亦再次抵禦針對第 1 章第 3 節第 1 條－各州在眾議院皆有平等代表權條款的異動。

於是，針對鄭哲民在其文章中提出的第 1 點提問－聯邦最高法院的角色與定位，在上一世紀，有美國學者主張應以制憲者的立憲原意為依歸，美國前參議員 Sam J. Ervin 的主張應可充分代表這一派學者的論點，根據密西根州最高法院前司法首席法官 Thomas E. Brennan 所撰 **The Article V Amendatory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Keeping the Republic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一書中 chapter 7 第 134 頁附記 Sam J. Ervin 的觀點如下：[30]

---

[29] "Article V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Wikipedia.*** Retrieved April 9th,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icle_Five_of_the_United_States_Constitution 簡介原文摘錄於下：

Article F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describes the process whereby the Constitution, the nation's frame of government, may be altered. Altering the Constitution consists of proposing an amendment or amendments and subsequent ratification. Amendments may be proposed either by the Congress with a two−thirds vote in both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Senate or by a convention of states called for by two−thirds of the state legislatures. To become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 an amendment must be ratified by either—as determined by Congress—the legislatures of three−quarters of the states or state ratifying conventions in three-quarters of the states. The vote of each state (to either ratify or reject a proposed amendment) carries equal weight, regardless of a state's population or length of time in the Union.

Additionally, Article V temporarily shielded certain clauses in Article I from being amended. The first clause in Section 9, which prevented Congress from passing any law that would restrict the importation of slaves prior to 1808, and the fourth clause in that same section, a declaration that direct taxes must be apportioned according to state populations, were explicitly shielded from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prior to 1808. It also shields the first clause of Article I, Section 3, which provides for eq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states in the Senate, from being amended, though not absolutely.

[30] Thomas E. Brennan, (2014). ***The Article V Amendatory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Keeping the Republic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print Ed.), (at 134). Baltimore: Rowman & Littlefield.

原文

There is not a syllable in it which gives the Supreme Court any discretionary power to fashion policies based on such considerations as expediency or prudence to guide the course of ac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our country. On the contrary, the Constitution provides in plain and positive terms that the role of the Supreme Court is that of an adjudicator, which determines judicially legal controversies between adverse litigants.

In assigning this role to the Supreme Court, the Founding Fathers were faithful to the dream which inspired them to draft and ratify the Constitution, and to their action in rejecting in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repeated proposals that the Supreme Court should act as a council of revision, possess discretionary power to veto all acts of Congress the justices deemed unwise, no matter how much those acts harmonized with the Constitution.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作者簡譯

聯邦憲法中沒有一個章節指出聯邦最高法院被賦予任何恣意的(discretionary)裁量權可根據權宜(expediency)或慎重(prudence)的條件形塑(fashion)政策以領導我國政府活動的路線(course)。相反的，聯邦憲法針對聯邦最高法院的角色提供一個清晰的(plain)且正面的地位(term)－是在對立的訴訟當事人間(adverse litigants)決定司法上法律爭議的裁決者(adjudicator)。

制憲者堅守著信念起草並批准憲法上指派聯邦最高法院的角色，他們反對制憲會議重複提出聯邦最高法院須扮演覆議委員會 (council of revision) 的提案，有恣意的裁量權可以否決 (veto) 所有最高法院認為 (deem) 國會不智 (unwise) 的法案，無論那些法案和憲法是多麼地協調一致 (harmonized) 。

因此，立憲原意派學者認為聯邦最高法院僅扮演司法審判者的角色，而非政策制定者。從另一個角度觀察，若司法審查能無限上綱地宣示任何經國會立法、總統簽署公布的法律違憲，且對最高法院裁判違憲的理由合理、合憲與否沒有任何更高的機制或機構可抗衡或評議，則初始企圖藉三權分立以避免政府權力過度集中變成強裁或獨斷的制憲意旨恐失去作用，造成司法至高無上 (judicial imperialism) 。的確，在學理上，這種對聯邦法院進行司法審查權的憂慮並非全然無道理，但回顧美國建國迄今的發展進程，在最高法院的自我約束 (judicial restraint) 下，縱遇有立法（參眾兩院）或行政（總統）與司法間產生扞格、意見相左，不認同最高法院所做判決、甚至認為其欲保護的價值（如墮胎 [31] ）有違主流民意時，得藉由重新修法或直接訴諸民意（選舉）等方式尋求人民支持。整體而言，美國司法獨立具體表現在法院的審判，法官不能在社會輿論的偏好、媒體的監督及規範的制約外恣意妄為，雖不至於違背證據法則及法定程序地投民眾所好，如果判決的結果距離社會的法感太遠，易造成民眾對司法的不滿與不信賴 [32] 。因此，美國法院的天秤長年下來雖較偏向自由與人權的這一邊，立法和行政部門尚能尊重司法系統做出的釋憲或違憲判斷（縱使最高法院做出有違

---

[31] 就墮胎議題可參考：陳宜倩，(2010) 。尊重生命尊嚴、墮胎權與女性人權之論述生產與社會變革？－美國最高法院 Gonzales v. Carhart 一案評析。焦興鎧主編。**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 Essays on Important Decision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2007~2009** ，頁 1–19 。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32] Lawrence M. Friedman, (2004). ***American Law*: *An Introduction*** 。楊佳陵譯。**美國法導讀**，頁 109 。臺北：商周出版。

多數民眾利益的判決，如身心障礙或殘障者的就業權保障）。於是，美國這套三權分立系統運作至今，雖仍處在不斷調整與修正的崎嶇路上，總能在不同議題上彼此爭鋒相對再相互妥協。

管見以為，就本文第三章各種個案綜合判斷，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除裁判者的角色外，面對愈來愈多攸關環保及公共政策方面的爭訟，聯邦最高法院早已有意或無意間扮演起立法或行政政策護航或顛覆者的角色。畢竟，最高法院仍由法官主事，個人偏好與價值取捨皆不相同，縱致力於依法裁判，最終仍脫免不了人治的元素。

其次，聯邦最高法院從事司法審查有無違背多數統治的民主價值？參考美國前首席大法官 John Marshall (1755/9/24~1835/7/6) 在 *Marbury v. Madison* 案 [33] 中所持的論點， Marshall 大力主張法院有「固有義務」去審查民意機關通過之法規，以判斷其是否與憲法相符， Marshall 強調若法院不具備此種權力，則國會通過法律的位階恐與憲法毫無軒輊，此將使標榜憲法具最高位階的規定成為具文。所以，欲鞏固憲法的最高性，即必須在有權立法的議會及行政機關外有獨立的審查機制，而在美國聯邦制度下，聯邦法院作為審查機制是唯一且適當的 [34] 。管見以為，英美法系的司

---

[33] See case： *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7 (1803)
"Marbury v. Madison," ***Wikipedia.*** Retrieved April 19th,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bury_v._Madison 個案簡介於下：

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7 (1803), was a landmark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case in which the Court formed the basis for the exercise of judicial review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Article III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landmark decision helped define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constitutionally separate executive and judicial branches of the American form of government.*

The case resulted from a petition to the Supreme Court by William Marbury, who had been appointed Justice of the Peace in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by President John Adams but whose commission was not subsequently delivered. Marbury petitioned the Supreme Court to force the new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Madison, to deliver the documents. The Court, with John Marshall as Chief Justice, found firstly that Madison's refusal to deliver the commission was both illegal and correctible. Nonetheless, the Court stopped short of ordering Madison (by writ of mandamus) to hand over Marbury's commission, instead holding that the provision of the Judiciary Act of 1789 that enabled Marbury to bring his claim to the Supreme Court was itself unconstitutional, since it purported to extend the Court's original jurisdiction beyond that which Article III established. The petition was therefore deni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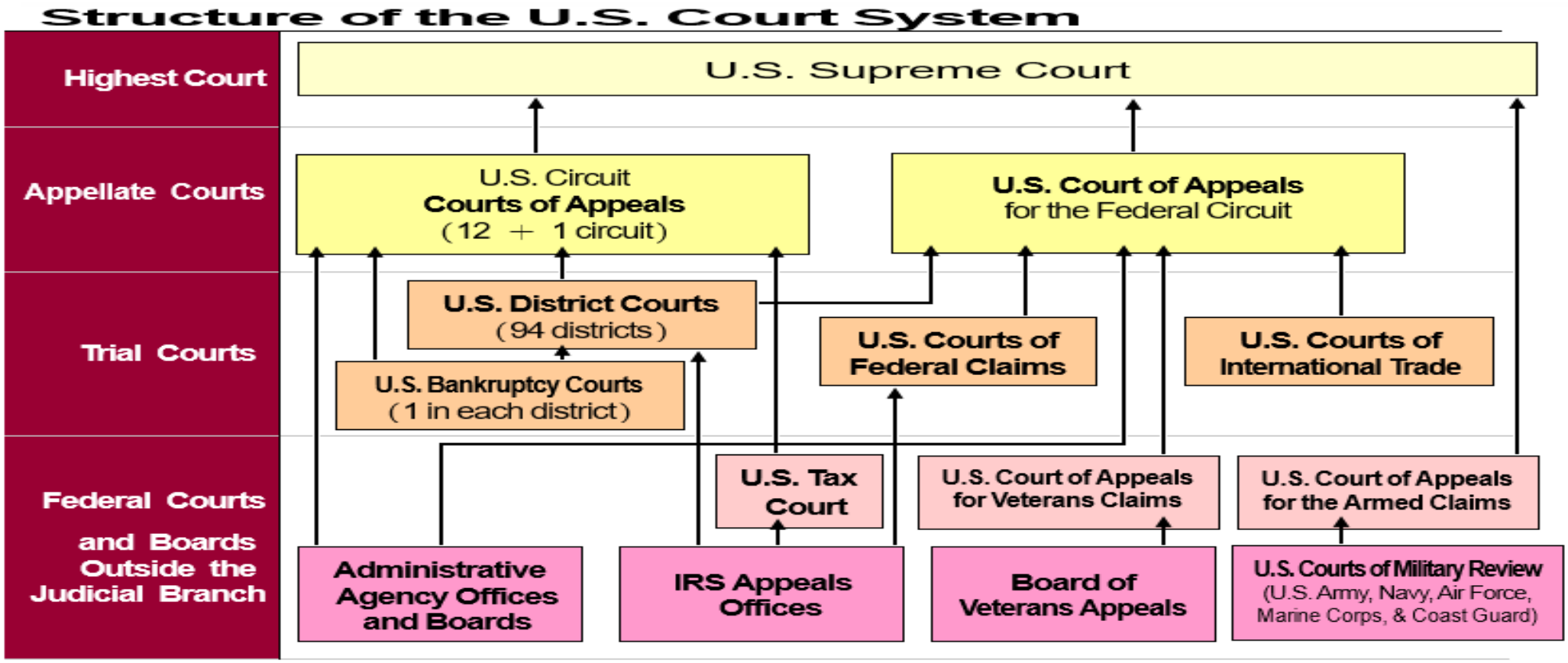
[34] 楊崇森，(2015)。**遨遊美國法Ⅲ—美國法制的實務與運作**，頁 168 。臺北：國立臺北大學。

法審判機制中，遇有重大爭議案件，程序上會帶入陪審團制度，針對個案跡證及有罪無罪進行認定與表決，法官的角色僅在聽審前向陪審團提出被告所涉法律、刑度與成罪要件，並遵循陪審團之決議依個案審酌刑度或罰則，因此較不易有法官的自由心證與社會觀感產生重大背離的現象，審案法官基本上是以被動且中立的角色聽審判案，正因為如此，即便聯邦法院的法官非由直接民選產生，其判決不易與時潮或民意背道而馳。此外，探究美國總統（選舉人團）及參眾議員的選舉制度，亦不全然係直接民選，更何況，定期改選的民意代表或總統亦不一定會遵照大多數的民意趨向做決策，所以，即便聯邦法院法官的遴選過程不全然由人民直選，只要其產出（判決）不背離民意過遠，在其他較佳的選任方式被採用前，此等選拔程序仍會被延續下去。

美國聯邦法院的角色。聯邦司法系統的運作，除各種專責法院外，一般係三級三審制，依序分為：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上訴法院 (court of appeals) 和地方法院 (district court) ，其架構請參考圖 2–1 ：美國聯邦法律系統的運作。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圖 2-1：美國聯邦法院系統的運作



Source ： "The U.S. Court System," ***Gonzag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Retrieved January 7th, 2017.

from: http://libguides.law.gonzaga.edu/case-law

對於美國聯邦法院之職權，規定在聯邦憲法第 3 章，參考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所刊載的資訊，美國聯邦憲法第 3 章前 2 節之原文摘錄如下：[35]

原文
Section 1. The judicial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vested in one Supreme Court, and in such inferior courts as the Congress may from time to time ordain and establish. The judges, both of the supreme and inferior courts, shall hold their offices during good behaviour, and shall, at stated times, receive for their services, a compensation, which shall not be diminished during their continuance in office.

作者簡譯
第 1 節 美國的司法權被賦予在一個聯邦最高法院及那些經國會指定與確認的次位階法院，最高法院及其轄下各級法院法官們，在他們的任期中須善盡職守且維持良好形象，他們將因自身的良好表現獲得續任機會，法官在後續的任期中亦不能對他們自身的職分有所減損。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35] "Article III,"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June 7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article iii

原文

Section 2.

The judicial power shall extend to all cases, in law and equity, arising under this Constitution,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reaties made, or which shall be made, under their authority; -- to all cases affecting ambassadors, other public ministers and consuls; -- to all cases of admiralty and maritime jurisdiction; -- to controversies to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a party; -- to controversies between two or more states; -- between a state and citizens of another state; -- between citizens of different states; -- between citizens of the same state claiming lands under grants of different states, and between a state, or the citizens thereof, and foreign states, citizens or subjects.

In all cases affecting ambassadors, other public ministers and consuls, and those in which a state shall be party, the Supreme Court shall have original jurisdiction. In all the other cases before mentioned, the Supreme Court shall have appellate jurisdiction, both as to law and fact, with such exceptions, and under such regulations as the Congress shall make.

作者簡譯

第 2 節

美國司法權力得延展至以下所有個案： (1) 為聯邦憲法、法律及其授權下作出的條約或其他衍生法律所明定或涉及聯邦法律之案件； (2) 所有影響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大使和其他公職部長和領事官員的案件；(3) 所有海事或海事管轄權的案件；(4) 所有以美國政府為訴訟當事人之案件； (5) 所有二以上州際間的訴訟案件； (5) 所有州（或國）與他州（或國）公民； (6) 所有不同州（或國）的公民間； (7) 所有同州（或國）公民針對不同州（或國）之土地糾紛；與 (8) 所有介於州（或國）、公民或主體和外州（或國）、公民或主體間之案件。

此外，就所有影響大使、其他公職部長和領事官員或以州（或國）為涉案當事人的個案，最高法院皆有初審管轄權。除前述所有個案外，在國會的立法授權下，無論在法律或事實上，聯邦最高法院皆有上訴管轄權。

於是，依美國聯邦憲法第 3 章第 1 節規定，美國最高法院是聯邦憲法唯一明文委任授權的聯邦法院。在制憲期間，制憲委員曾提出「最高法院乃唯一具初審管轄權及上訴管轄權的聯邦法院」草案，但該草案最終遭否決而留存成現今的規定。據此規定，國會可根據聯邦憲法第 3 章第 1 節及第 1 章第 8 節規定創設層級較低的法院。因此，美國聯邦政府的司法管轄權係由最高法院及其他經眾參議院循聯邦憲法第 1 章第 8 節透過立法程序而確認之次級或專責法院等機關執行。[36]

續前述，聯邦地方法院受理事涉違反聯邦法之個案；聯邦特別法院（依聯邦憲法第 1 章及第 3 章所設立之特別法院，擁有特定「專責」司法管轄權：如

---

[36] "Article Thre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Wikipedia.*** Retrieved June 7th,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icle_Three_of_the_United_States_Constitution
簡介原文摘錄於下：
Article Thre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establishes the judicial branch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judicial branch comprises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lower courts as created by Congress.
The Supreme Court is the only federal court that is explicitly mandated by the Constitution. During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a proposal was made for the Supreme Court to be the only federal court, having both original jurisdiction and appellate jurisdiction. This proposal was rejected in favor of the provision that exists today. Under this provision, the Congress may create inferior (i.e., lower) courts under both Article III, Section 1, and Article I, Section 8.

稅務、國際貿易、聯邦賠償、國外情報偵蒐、和破產法院等）受理經聯邦議會授權專責審理特定訴訟標的（或訴訟主體）之個案；若不服聯邦地方（巡迴）法院或其他特別法院所作判決，訴訟當事人得向聯邦上訴法院（特定「上訴」司法管轄權法院：如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美國軍事上訴法院、美國退伍軍人賠償上訴法院等）提起上訴；最後，訴訟當事人質疑法院判決有無違反聯邦憲法規定時，得向聯邦最高法院尋求救濟或聲請解釋。

本文研討美國長臂管轄權，實涉及美國國際私法的領域，討論國際私法的議題，對其中「住所」的定義宜先釐清。美國法中所稱之住所，一般為某人對某處具有通常且正式的、固定的和永久居住或做為主要住居的家，即使現時未居住在該處，長久仍有回該居所的打算。畢竟，住所乃為特定目的或確認繫屬於某特定地點，為法律所採之工具 (legal tool)，使特定人與特定州或國家間產生「關係」或「聯繫」，而法院或法律得依此種關係或聯繫針對特定人或事主張其有管轄權。因此，一個人可以有很多「居所」，但只能選定一處「住所」，以確認法律關係的存在 [37] 。住所可細分為： 1. 出生住所 (domicile of origin)； 2. 選定住所 (domicile of choice)； 3. 法定住所 (domicile by operation of law)（例未成年人以監護人或妻以夫的住所為住所）等 3 種類型。 [38]

其次，從美國聯邦憲法第 3 章第 2 節規定可知，並參考劉慈忠所譯《**美國聯邦與州法院制度手冊**》一書中整理 [39] ，聯邦法院管轄的案件種類可區分為：(1) 為聯邦憲法、法律及其授權下作出的條約或其他衍生法律所明定或緣起於聯邦法律之案件； (2) 所有影響大使和其他公職部長和領事官員的案件； (3) 所有海事或海事管轄權的案件； (4) 所有以美國政府為訴訟當事人之案件； (5) 所有

---

[37] 韓德培、韓健，(1994)。**美國國際私法（衝突法）導論**，頁 6 ， 1 版 1 刷。北京：法律出版社。

[38] 同前註，頁 9-15 。

[39] F • J • 克萊因，(1957)。劉慈忠譯，(1988)。**美國聯邦與州法院制度手冊**，頁 187 ， 1 版 1 刷。北京：法律出版社。

二以上州際間的訴訟案件；(5) 所有州（或國）與他州（或國）公民；(6) 所有不同州（或國）的公民間；(7) 所有同州（或國）公民針對不同州（或國）之土地糾紛；與 (8) 所有介於州（或國）、公民或主體和外州（或國）、公民或主體間之案件。此外，就所有影響大使、其他公職部長和領事官員或以州（或國）成為涉案當事人之案件，聯邦法院皆有「初審管轄權 (original jurisdiction) 」。

關於「初審管轄權」，引述自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所下的定義：[40]

原文
A court's power to hear and decide a case before any appellate review. A trial court must necessarily have original jurisdiction over the types of cases it hears.

作者簡譯
係作為法院在任何上訴審查前對個案給予聽審並作出判決的權力，受案法院必須對其聽審的各類型案件有初審管轄權。

此外，該電子字典在解釋 original jurisdiction 的概述 (Overview) 中繼續引申：

原文

[40] "original jurisdiction,"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June 9th, 2017. from: https: //www.law.cornell.edu/wex/original_jurisdiction

The original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is laid out by statute in 28 U.S.C. § 1251. Section 1251 (a) provides that with one type of dispute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is not only "original," it is exclusive. In other words, if the parties cannot settle the matter, no other court but the Supreme Court has authority, under the Constitution, to take jurisdiction.

作者簡譯

聯邦法院的初審管轄權規範在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251 條 (a) 項中，該項指出州際或國家間的爭端，聯邦法院的管轄權不僅是「既有的」，而且是「排他的」。換言之，訴訟當事人之一方若無法就系爭問題定紛止爭，且除最高法院外並無其他法院獲有授權，則依憲法規定，最高法院有管轄權。

關於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251 條 (a) 項規定，轉載自上述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的原文，摘錄於下：[41]

原文

28 U.S. Code § 1251 – Original jurisdiction

(a) The Supreme Court shall have original and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all controversies between two or more States.

作者簡譯

[41] "28 U.S. Code §1251,"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May 9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8/1251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251 條 — 初審管轄權

(a) 項，聯邦最高法院對所有二以上州際間爭端有初審及專屬管轄權。

另外，依《 Black's Law Dictionary 》（10th ed.）針對 original jurisdiction 所給的定義： [42]

原文
(17 c) A court's power to hear and decide a matter before any other court can review the matter. Cf. appellate jurisdiction.

作者簡譯
（源自 17 世紀）係法院在任何其他法院可重新檢視該事件始末前去聽審並做出判決的權力。

而《 Law Dictionary 》（5th ed.）對 original jurisdiction 所下的定義： [43]

原文
Authority to consider and decide cases in the first instance as distinguished from APPELLATE JURISDICTION, which is the authority to review a decision or ***judgment*** *of an inferior tribunal and* ***affirm****,* ***reverse****,*

[42] 同註 10 ，頁 1275 、 982 。
[43] 同註 11 ，頁 360 、 280 。

or modify the decision. 513 P. 2d 960, 964. When an ***appellate court*** *tries a case de* ***novo*** *on* ***appeal****, however, it is said to exercise its original jurisdiction rather than its appellate jurisdiction. Consequently, the test of whether a court exercises original jurisdiction is not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ase reaches the court but the nature of the court's authority. See generally 16 N.W. 2d 275.*

The Supreme Court has original jurisdiction in all cases affecting ambassadors, other public ministers and consuls, and those in which a state is a party. U.S. Constitution, Art. III, Section 2. The constitutional grant of original jurisdiction to the Supreme Court has been regarded as self-executing; Congress can neither restrict nor enlarge this grant of original jurisdiction to the Supreme Court. 5 U.S. (1 Cranch) 137. The federal district courts exercise that original jurisdiction which the Congress by statute expressly provides such as federal question jurisdiction (28 U.S.C. § 1331) and diversity of citizenship jurisdiction (28 U.S.C. § 1332). See jurisdiction.

作者簡譯

初審管轄權係自再審（或上訴）管轄權中區別開來，被授予對首次接觸的個案考慮並決斷的權力，再審管轄權係被授權用以重新檢視先前的判決或下級法院的意見，再做進一步確認、或撤銷、或修改先前決定的權力（參考 513 P. 2d 960, 964 ）。然而，當一再審（或上訴）法院受理上訴個案時，可被比喻成相較於其上訴管轄權，上訴法院係執行它的初審管轄權。因此，初審管轄權所檢測者係一個法院是否執行其初審管轄權，而非探究任何個案抵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達法院的方式或法院被賦予的管轄權性質。

在所有影響大使、其他公職部長和領事官員或以州（或國）成為涉案當事人之案件，聯邦最高法院皆有初審管轄權。依美國聯邦憲法第 3 章第 2 節規定，聯邦憲法授予聯邦最高法院的初審管轄權被視為已自動執行，國會既不能限制也不能擴增憲法針對聯邦最高法院所授予的初審管轄權。聯邦地方法院執行初審管轄權係國會本於明確的法令授權如聯邦問題管轄權（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1 條參照）或多樣的公民管轄權（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2 條參照）等。

於是，依《 Law Dictionary 》(5th ed.) 所給的定義，再依據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8 條 (a) (b) 兩項 (28 U. S. Code § 1338 (a) & (b)) 之規定，對於專利、植物品種保護、版權、網路遮罩工程、設計、商標有侵權或不公平競爭之民事活動，除一般民事侵權行為之爭訟救濟途徑外，本於聯邦法的特別規定和授權，聯邦地方或專責法院享有初審管轄權。其次，再依據上述法典同篇第 1295 條第 (a) 項第 1 款 (28 U. S. Code § 1295 (a) (1)) 規定，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 對特定民事訴訟經聯邦地方法院下最終判決而提起上訴之個案具有「專屬管轄權 (exclusive jurisdiction)」。最後，針對專屬聯邦法院管轄以外案件，就事實和法律，聯邦法院有上訴管轄權，但此等例外情事，仍須依循美國國會所制定的法令辦理。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8 條 (a) (b) 兩項之規定，參考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之記載，摘錄於下： [44]

原文

[44] "28 U.S. Code § 1338,"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May 9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8/1338

28 U.S. Code § 1338 – Patents,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copyrights, mask works, designs,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a) The district courts shall have original jurisdiction of any civil action arising under any Act of Congress relating to patents,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copyrights and trademarks. No State court shall have jurisdiction over any claim for relief arising under any Act of Congress relating to patents,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or copyrights. For purposes of this subsection, the term “State” includes any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the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 the United States Virgin Islands, American Samoa, Guam, and the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b) The district courts shall have original jurisdiction of any civil action asserting a claim of unfair competition when joined with a substantial and related claim under the copyright, patent,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or trademark laws.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作者簡譯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8 條，關於專利、植物品種保護、版權、網路遮罩工程、設計、商標和不公平競爭

(a) 項，聯邦地方法院對任何國會針對專利、植物品種保護、版權和商標等民事活動所制定通過的法案享有初審管轄權，州級法院對任何訴請在專利、植物品種保護、版權和商標等國會通過法律的個案上沒有管

轄權。就本項而言，本項所稱之「州」包括美國境內各州、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波多黎哥聯邦(commonwealth 共和國)、美屬維京群島、美屬薩摩亞、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等。

(b) 項，聯邦地方法院對訴請事涉版權、專利、植物品種保護或商標等法上有不公平競爭之民事訴訟享有初審管轄權。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295 條第 (a) 項第 1 款之規定，參考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之記載，摘錄於下：[45]

原文
28 U.S. Code § 1295 –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a)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shall hav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1) of an appeal from a final decision of a district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District Court of Guam, the District Court of the Virgin Islands, or the District Court of the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in any civil action arising under, or in any civil action in which a party has asserted a compulsory counterclaim arising under, any Act of Congress relating to patents or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45] "28 U.S. Code §1295,"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May 9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8/1295

作者簡譯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295 條，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管轄權 (a) 項，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有專屬（或排他）管轄權 第 1 款，針對美國聯邦地方法院、關島、美屬維京群島、北馬里亞納群島等地方法院作出任何民事訴訟最後判決的上訴或任何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一方在專利、植物品種保護等國會通過法律的個案上提出強制性反訴。

有了如上對初審管轄權的初步認識，循長臂管轄權的歷史發展脈絡演繹，我們可發現長臂管轄權最初係自初審管轄權之對人管轄議題漸次發展而來。且不僅止於初審管轄權，美國司法系統針對民刑事訴訟尚細分為「通常管轄權 (general jurisdiction) 」和「受限制的管轄權 (limited jurisdiction) 」。一般而言，相對於州或郡地方政府的法院體系具「通常管轄權」；聯邦最高法院及其次級或專責法院僅具「受限制的管轄權」或「被限定訴訟標的之管轄權 (limited subject – matter jurisdiction) 」。

關於「通常管轄權」，依《 Black's Law Dictionary 》 (10th ed.) 所給定的定義： [46]

原文
(16 c) 1. A court's authority to hear a wide range of cases, civil or criminal, that arise within its geographic area. 2. A court's authority to hear

[46] 同註 10 ，頁 981 。

all claims against a defendant, at the place of service, without any showing that a connection exists between the claims and the forum state. Cf. limited jurisdiction; specific jurisdiction.

作者簡譯

(源自 16 世紀) 1. 法院有權審理在其地理疆域內所發生廣泛的民刑事案件。2. 法院有權在其服務地點審理所有對被告提起的聲訴，無須表明該聲訴與法院州間存在某種聯繫。(補充：被限制的管轄權、特殊的管轄權)

由上定義可知，州屬各級法院的通常管轄權係有權聽審各種諸如民事、刑事、家庭、遺囑等等個案[47]；而聯邦法院的管轄權則是被限制訴訟主體、標的與範圍。

而針對「受限制的管轄權」或「被限定訴訟標的管轄權」，依《Black's Law Dictionary》(10th ed.) 針對 limited jurisdiction 所給的定義：[48]

原文

(16 c) Jurisdiction that is confined to a particular type of case or that may be exercised only under statutory limits and prescriptions. — Also termed special jurisdiction. Cf. general jurisdiction.

---

[47] "general jurisdiction," ***Wikipedia.*** Retrieved May 9th,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neral_jurisdiction 簡介原文節錄於下：

A court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is one that has the authority to hear cases of all kinds – criminal, civil, family, probate, and so forth.

[48] 同註 10，頁 982。

作者簡譯

管轄權被限制在某一特定類型的個案，或僅能在法令或法規的限制下執行，亦稱為特殊的管轄權。

該字典附註美國憲法學者兼德州大學法學院教授 Charles Alan Wright (September 3, 1927 – July 7, 2000) 著述於 *The Law of Federal Courts § 7* 的論點：[49]

原文

It is a principle of first importance that the federal courts are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 The federal courts … cannot be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They are empowered to hear only such cases as are within the judicial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defined in the Constitution, and have been entrusted to them by a jurisdictional grant by Congress.

作者簡譯

第一個最重要的原則是聯邦法院為被限制管轄權的法院，聯邦法院非一般法院，僅能聽審由美國憲法授權、或經國會託付，在美國司法權範圍內個案。

參考《 Law Dictionary 》 (5th ed.) 對 limited jurisdiction 所下定義：[50]

---

[49] Charles Alan Wright, (1994), ***The Law of Federal Courts § 7,*** (5th ed.) at 27, St. Paul: West Publishing Co.,

[50] 同註 11 ，頁 299 。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原文
refers to courts that are only authorized to hear and decide certain or special types of case. *Examples include small claims courts and the court of claims*. *Also known as SPECIAL JURISDICTION*.

作者簡譯
係法院僅被授予聽審及決定確定或特別的個案。案例包括小額索賠法院和索賠法院，亦稱為特殊的管轄權。

綜合上述定義，通常管轄權有權聽審各種諸如民事、刑事、家庭、遺囑等等個案[51]；受限制的管轄權（或稱特定的管轄權），係法院的管轄權被限縮在確定類型（如破產、家事等）之訴訟主體或客體上，而聯邦法院的管轄權即屬特殊的且被限制在特定範圍與標的物上。

在聯邦上訴法院部分，由 7 名法官組成，係總統任命，經參議院批准後赴任，其有權審理的主要案源有二：

1. 承繼自最高法院所委託的管轄權（委託管轄權）；

及 2. 由地區巡迴、上訴法院、索賠法院、關稅法院及專利法院等移送的管轄權（移送管轄權）。[52]

---

[51] "limited jurisdiction," ***Wikipedia.*** Retrieved May 10th,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mited_jurisdiction 簡介原文節錄於下：
Limited jurisdiction, or ***special jurisdiction***, is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only on certain types of cases such as bankruptcy, family matters, etc.

[52] F • J • 克萊因，(1957)。劉慈忠譯，(1988)。**美國聯邦與州法院制度手冊**，頁 200，1 版 1 刷。北京：法律出版社。

但另有所謂「剝奪管轄權的條款 (ouster clause) 」與受限制的管轄權所指涉者係全然不同的定義，剝奪管轄權源自於契約當事人於合同中指定某法院具有「專屬」管轄權 (exclusive jurisdiction)，而這樣的契約條款將剝奪其他法院的管轄權，故以此名之。[53]

除此之外，美國民事訴訟尚區分為對人訴訟和對物訴訟；在法院管轄權範疇中亦有分「對人管轄權 (personal jurisdiction) 」和「對物管轄權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對人訴訟或對物訴訟之區別，取決於原告尋求救濟的類別。若原告對某標的物或某特定財產（如動產、不動產）主張權利，則屬對物訴訟；若原告對被告提出一般權利請求，則屬對人訴訟。

關於「對人管轄權」，參考武彪主編《**司法制度和律師制度**》一書收錄余振龍譯自美國《國際百科全書》1978 年第 10 卷 82 頁中所給定的定義：「*係表現在法院對其管轄地區之當事人，有權實際行使傳喚及審判程序，或有特定當事人自願出庭受審時適用*」[54]。而大部分的對人訴訟多係「追身 (transitory) 」訴訟，能夠確認對人管轄權的任何法院地一般皆可對被告提起訴訟。[55]

再參考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對 personal jurisdiction 所給的定義，摘錄於下：[56]

原文
Personal jurisdiction is the power of a court over the parties in the case. Before a court can exercise power over a party, the constitution requires

[53] 韓德培、韓健，(1994)。**美國國際私法（衝突法）導論**，頁 83 ，1 版 1 刷。北京：法律出版社。

[54] 武彪（主編），(1981)。**司法制度和律師制度**，頁 95 。上海：知識出版社。

[55] 同註 53 。頁 25 。

[56] "Personal jurisdiction,"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May 10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personal_jurisdiction

that the party have certain minimum contacts with the forum in which the court sits.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Washington, 326 U.S. 310 (1945). Personal jurisdiction is generally waiveable, so if a party appears in a court without objecting to the court's lack of jurisdiction over it, that objection is forfeited. See Federal Rule of Civil Procedure 12 (a) (4).

作者簡譯

對人管轄權係法院可在個案中對訴訟當事人執行法院的權力，在法院對訴訟當事人執行權力前，聯邦憲法要求訴訟當事人必須確實和法庭所在的州產生最小接觸。（請參見 1945 年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Washington, 326 U.S. 310 案例）

法院之對人管轄抗辯權一般可被被告拋棄，如果訴訟當事人對法院缺乏管轄權議題既不聲提異議且按傳票所提示時間出現在法庭時，則原有之反對權視同喪失。（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12 條 (a) 項第 4 款參照）

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12 條 (a) 項第 4 款，查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所登載的內容，摘錄於下：[57]

原文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 Title III. Pleadings and Motions

Rule 12. Defenses and Objections: When and How Presented; Motion

[57] "FRCP rule 12,"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May 10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rules/frcp/rule_12

for Judgment on the Pleadings; Consolidating Motions; Waiving Defenses; Pretrial hearing

(a) Time to Serve a Responsive Pleading.

(4) Effect of a Motion. Unless the court sets a different time, serving a motion under this rule alters these periods as follows:

(A) if the court denies the motion or postpones its disposition until trial, the responsive pleading must be served within 14 days after notice of the court's action; or

(B) if the court grants a motion for a more definite statement, the responsive pleading must be served within 14 days after the more definite statement is served.

作者簡譯

聯邦民事訴訟規則 ＞ 第 3 標題：訴狀和動議

第 12 條，辯護和異議：何時和如何提出；關於訴狀的判決動議；合併動議；拋棄抗辯；審判前聽證

(a) 項，提供辯護答辯狀的時限

第 (4) 款，動議的效果，除非法院設定不同的時間，動議的提出須在如下期限內為之

(A) 目，當法院否決該動議、或延後到聽審才處置，提供辯護的答辯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狀，須在法院作出通知後 14 天內送達；或

(B) 目，當法院同意該動議得作一更明確陳述，提供辯護的答辯狀，須在法院認定須有更明確陳述的決定後 14 天內送達。

其次，依《 Black's Law Dictionary 》（10th ed.）針對 personal jurisdiction 所給的定義： [58]

原文
(1820) A court's power to bring a person into its adjudicative process; jurisdiction over a defendant's personal rights, rather than merely over property interests. — Also termed in personam jurisdiction; jurisdiction in personam; jurisdiction of the person; jurisdiction over the person; jurisdiction ratione personae. See in personam. Cf. in rem jurisdiction; general personal jurisidiction; specific personal jurisdiction.

作者簡譯
（源自 1820 年）對人管轄權係法院將個人帶進判決程序的權力，相較於僅涵蓋在財產利益，法院的管轄權涵蓋在被告個人的權益之上。

其次，再依《 Law Dictionary 》（5th ed.）對 personal jurisdiction 所下的定義： [59]

[58] 同註 10 ，頁 982 。
[59] 同註 11 ，頁 375 、 278 。

原文

Refer to the court's power over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a particular lawsuit. The court can obtain in personam jurisdiction over the defendant as a result of the defendant's physical presence within the state. A court can also obtain in personam jurisdiction where a defendant's activity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meeting the "minimum contacts" test: "[I]n order to subject a defendant to a judgment in personam, if he be not present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forum****, he [must] have certain minimum contacts with it such that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uit does not offend 'traditional notions of fair play and substantial justice.'" 326 U.S. 310, 316. See* ***minimum [minimal] contacts; forum****.*

作者簡譯

對人管轄權涉及法院施展權力在特定訟案的訴訟當事人上，被告實際在該州作為的結果使法院獲得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當被告的活動能被定性符合「最小接觸」的檢測時，法院亦能獲得對被告之對人管轄權。如果被告並未在法庭所在的領土範圍內實施作為，為了貫徹被告的對人管轄權主題，他（被告）必須確實和該州具最小接觸，且使訴訟維持在不違反「公平競爭和實質公正的傳統價值」上。

所以，從如上對人管轄權的定義中已可帶出長臂管轄權中相當重要的一項基準—「最小接觸」原則，相關細節容於次節詳述。

再者，關於「訴訟標的管轄權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或稱「對事

管轄權」，依《 Black's Law Dictionary 》（10th ed.）所給定的定義： [60]

原文
(1936) Jurisdiction over the nature of the case and the type of relief sought; the extent to which a court can rule on the conduct of persons or the status of things. — Also termed jurisdict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of the cause; jurisdiction over the action; jurisdiction ratione materiae. Cf. personal jurisdiction.

作者簡譯
（源自 1936 年）管轄權涵蓋在個案的性質和尋求救濟的類型；法院可統御的範圍得針對個人的行為或事件的地位作出判決。（補充：對人管轄權）

再依《 Law Dictionary 》（5th ed.）對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所給定之定義： [61]

原文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refers to the competency of the court to hear and determine a particular category of cases. Federal district courts have "limited" jurisdiction in that they have only such jurisdiction as is explicitly conferred by federal statutes. 28 U.S.C. § 1330 et seq. See LIMITED [SPECIAL] JURISDICTION below. Many state trial courts have

[60] 同註 10 ，頁 1652 、 983 。
[61] 同註 11 ，頁 499 、 278 。

"general" jurisdiction to hear almost all matters. The parties to a lawsuit may not waive a requirement of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作者簡譯

訴訟標的管轄權涉及法院就特定類型個案具聽審及判決的權能，聯邦地方分院在聯邦法律的明確授權下，具有「被限制的」管轄權。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0 條可茲參照（可參考被限制的管轄權定義）。許多州之初審法院具有「通常」管轄權用以聽審大部分事案。訴訟當事人不能免除訴訟標的管轄權的要求。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0 條之規定，參考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之記載，摘錄於下：[62]

原文

28 U.S. Code § 1330 – Actions against foreign States

(a) The district courts shall have original jurisdiction without regard to amount in controversy of any nonjury civil action against a foreign state as defined in section 1603 (a) of this title as to any claim for relief in personam with respect to which the foreign state is not entitled to immunity either under sections 1605 – 1607 of this title or under any applicabl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62] "28 U.S. Code § 1330,"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May 11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8/1330

(b) Personal jurisdiction over a foreign state shall exist as to every claim for relief over which the district courts have jurisdiction under subsection (a) where service has been made under section 1608 of this title.

(c) For purposes of subsection (b), an appearance by a foreign state does not confer personal jurisdiction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 for relief not arising out of any transaction or occurrence enumerated in sections 1605–1607 of this title.

作者簡譯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0 條，對抗外州（國）的訴訟

(a) 項，聯邦地方法院應有初審管轄權，毋須考慮本標題第 1603 條 (a) 項規定任何對抗外州非陪審團制民事訴訟的爭議金額，即使任何在對人管轄權中救濟請求伴隨著考慮外州（國），此項未賦予 (confer) 權力去免除本標題第 1605 至 1607 條規定或任何可適用的國際協議。

(b) 項，對於根據本標題第 1608 條進行訴訟者，依據 (a) 款規定對各地區法院具有司法管轄權的每項救濟要求，均應存在對外州（國）之個人管轄權。

(c) 項，就 (b) 項之立法目的而言，外州（國）的出現 (appearance) 並未授予對人管轄權伴隨考慮任何救濟訴求，亦未引申出任何交易或發生任何列舉在本標題第 1605 至 1607 條規定之事項。

承上所述，訴訟標的管轄權係指法院審理特定類型（如國際貿易爭訟）或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特定標的物（如專利權）案件的權力。例如，破產法院僅審理破產案件。[63]

再依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對「被限定訴訟標的之管轄權」，亦有相同的詮釋：*The power of a court to adjudicate a particular type of mater and provide the remedy demanded.*[64]，即法院的管轄權係限縮在某種特定類型標的物及法定被請求的修補上。

康乃爾大學電子字典在定義 (Definition) 後的概述 (Overview) 中繼續引申：

原文
Jurisdiction may be broken down into two categories: personal jurisdiction and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Personal jurisdiction is the constitutional requirement that a defendant have certain minimum contacts with the forum in which the court sits so that said court may exercise power over the defendant.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is the requirement that a given court have power to hear the specific kind of claim that is brought to that court. While litigating parties may waive personal jurisdiction, they may not waive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In federal court, under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a motion to dismiss for lack of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is considered a favored defense and may be raised at any point in the litigation process. In fact, the court may dismiss a case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63]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Wikipedia.*** Retrieved May 11th,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bject-matter_jurisdiction 簡介原文節錄於下：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is the authority of a court to hear cases of a particular type or cases relating to a specific subject matter. For instance, bankruptcy court only has the authority to hear bankruptcy cases.

[64]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May 11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subject_matter_jurisdiction

sua sponte – or, on its on – for lack of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See, e.g., Fed. R. Civ. Proc. 12 (b) (1)*.

作者簡譯

管轄權被區分成兩種：對人管轄權和對事管轄權。本於聯邦憲法的要求，對人管轄權須被告與法庭所在的州產生最小接觸，使法院可對被告執行權力。對事管轄權係要求接受遞狀的法院有權審理、且向該被告提出具體的索賠。訴訟當事人可放棄對人管轄權，但他們不會放棄對訴訟標的管轄權的爭取。聯邦法院依據聯邦民事訴訟規則，任一缺乏訴訟標的管轄權而訴請駁回的動議將被認為是對原告請求權的抗辯，可在訴訟過程的任何時點提出。事實上，法院可因缺乏訴訟標的管轄權等事由而駁回原告的起訴。(Fed. R. Civ. Proc. 12 (b) (1) 參照)

上述聯邦法院的「被限定訴訟標的之管轄權」，或稱「對事管轄權」，可再被劃分為「聯邦問題管轄權 (federal question jurisdiction)」、「多樣管轄權 (diversity jurisdiction)」和「補充管轄權 (supplemental jurisdiction)」，各種管轄權的法律依據依序為：聯邦問題依據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1 條 (28 U. S. Code § 1331) 規定；多樣管轄權依據同篇第 1332 條 (28 U. S. C. § 1332) 規定；補充管轄權的法源則在同篇第 1367 條 (28 U. S. C. § 1367)，細節個別分述如下：

關於「聯邦問題管轄權」，依《Black's Law Dictionary》(10th ed.) 針對 federal question jurisdiction 所給的定義：[65]

[65] 同註 10，頁 730、981。

原文

(1941) Constitutional law. The exercise of federal-court power over claims arising under the U.S. Constitution, an act of Congress, or a treaty. 28 U.S. Code § 1331.

作者簡譯

(源自 1941 年)聯邦憲法議題。係聯邦法院執行其法院權力在那些依據美國憲法、國會通過之法案、或協約所提起之訴訟。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1 條參照。

其次，再依《Law Dictionary》(5th ed.)對 federal question jurisdiction 所下的定義：[66]

原文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courts arising under Article III of the U.S. Constitution allowing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over all cases arising under the Constitution, Laws, and Trea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right, Federal Courts § 17.

作者簡譯

[66] 同註 11，頁 280。

依美國憲法第三章規定，聯邦法院對依據聯邦憲法、聯邦法及協約所提起的訴訟，聯邦法院有管轄權。

參考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之記載，關於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1 條之原文規定如下：[67]

原文
28 U.S. Code § 1331 – Federal question The district courts shall have original jurisdiction of all actions arising under the Constitution, laws, or trea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作者簡譯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1 條，聯邦問題管轄權

聯邦地方法院對任何依據美國聯邦憲法、法律或協約所提起之訴訟有初審管轄權。

關於「聯邦問題管轄權」，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在解釋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的概述 (Overview) 中繼續引申：[68]

原文

[67] "28 U.S. Code §1331,"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May 11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8/1331

[68] 同註 64 。

The two primary sources of the subject – matter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courts are diversity jurisdiction and federal question jurisdiction. Diversity jurisdiction generally permits individuals to bring claims in federal court where the claim exceeds $75,000 and the parties are citizens of different states. See 28 U.S.C. § 1332. So, if a citizen of New York sues a citizen of California for more than $75,000, a federal court would have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to hear that claim. Under federal question jurisdiction, a litigant — regardless of the value of the claim—may bring a claim in federal court if it arises under federal law, including the U.S. Constitution. See 28 U.S.C. § 1331. Federal question jurisdiction requires that the federal element appears on the face of a well-plead complaint, is a substantial component of the complainant's claim, and is of significant federal interest. Federal question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is frequently derived from federal statutes granting a cause of action to parties who have suffered a particular injury. Furthermore,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28 U.S.C. § 1367 provides for supplemental jurisdiction in federal courts. Supplemental jurisdiction allows a federal court to adjudicate a claim, over which it would not have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independently, on the basis of that claims connection to a related claim over which the federal court does have jurisdiction.

作者簡譯

美國聯邦法院之訴訟標的管轄權有兩個主要來源：多樣的管轄權和聯邦問題管轄權。當索賠金額超過 75,000 美元而當事人之一方係不同州（國）的

居民，一般允許個人在多樣的管轄權下向聯邦法院提出索賠訴訟（參見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2 條）。因此，如果一紐約州居民起訴一加州居民且訴訟金額超過 75,000 美元，聯邦法院將有訴訟標的的管轄權以聽審其訴求。在聯邦問題管轄權部分，訴訟當事人 – 無論索賠的價值多寡 – 若根據聯邦法律（包括美國憲法）引起訴訟，可以向聯邦法院提出訴訟（參見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1 條）。聯邦問題管轄權要求「聯邦要素」出現在有良好辯護的控訴事實上，為控訴者聲明重要的組成部分，也具有重大的聯邦利益。聯邦問題之訴訟標的管轄權經常派生自於聯邦法律，承認遭受特定傷害的當事人的訴因。此外，重要須被註記的是，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67 條提供聯邦法院有補充的管轄權，補充的管轄權允許聯邦法院針對那些以「聯邦法院確實有管轄權所涉及的訴求」為基礎的相關訴求、卻沒有獨立之訴訟標的管轄權的訴求給予判決。

關於「多樣管轄權」，依《Black's Law Dictionary》(10th ed.) 針對 diversity jurisdiction 所給的定義：[69]

原文
(1927) A federal court's exercise of authority over a case involving parties who are citizens of different states and an amount in controversy greater than a statutory minimum. 28 U.S. Code § 1332. See DIVERSITY OF CITIZENSHIP; AMOUNT IN CONTROVERSY.

作者簡譯

[69] 同註 10，頁 579、981。

（源自 1927 年）聯邦法院執行法律的授權在涉及訴訟當事人係不同州（國）居民的個案上，且爭論的金額高於法定 (statutory) 最低額。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2 條參照。

其次，再依《 Law Dictionary 》(5th ed.) 對 diversity jurisdiction 所下的定義： [70]

原文
That jurisdiction in federal courts brought about by the fact that opposing parties come from different states. See ***diversity of citizenship.***

作者簡譯
聯邦法院的多樣管轄權係訴訟兩造雙方事實上來自不同州（國）。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2 條規定如下： [71]

原文
28 U.S. Code § 1332 – Diversity of citizenship; amount in controversy; costs

[70] 同註 11 ，頁 280 。

[71] "28 U.S. Code §1332,"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May 12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8/1332

(a) The district courts shall have original jurisdiction of all civil actions where the matter in controversy exceeds the sum or value of $ 75,000, exclusive of interest and costs, and is between —

(1) citizens of different States;

(2) citizens of a State and citizens or subjects of a foreign state, except that the district courts shall not have original jurisdiction under this subsection of an action between citizens of a State and citizens or subjects of a foreign state who are lawfully admitted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e domiciled in the same State;

(3) citizens of different States and in which citizens or subjects of a foreign state are additional parties; and

(4) a foreign state, defined in section 1603 (a) of this title, as plaintiff and citizens of a State or of different States.

(b) Except when express provision therefor is otherwise made in a statute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e plaintiff who files the case originally in the Federal courts is finally adjudged to be entitled to recover less than the sum or value of $ 75,000, computed without regard to any setoff or counterclaim to which the defendant may be adjudged to be entitled, and exclusive of interest and costs, the district court may deny costs to the plaintiff and, in addition, may impose costs on the plaintiff.

(c)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and section 1441 of this title —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 a corporation shall be deemed to be a citizen of every State and foreign state by which it has been incorporated and of the State or foreign state where it has 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except that in any direct action against the insurer of a policy or contract of liability insurance, whether incorporated or unincorporated, to which action the insured is not joined as a party-defendant, such insurer shall be deemed a citizen of—

(A) every State and foreign state of which the insured is a citizen;

(B) every State and foreign state by which the insurer has been incorporated; and

(C) the State or foreign state where the insurer has 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and

(2)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estate of a decedent shall be deemed to be a citizen only of the same State as the decedent, and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an infant or incompetent shall be deemed to be a citizen only of the same State as the infant or incompetent.

(d)

(1) In this subsection—

(A) the term “class” means all of the class members in a class action;

(B) the term “class action” means any civil action filed under rule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3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or similar State statute or rule of judicial procedure authorizing an action to be brought by 1 or more representative persons as a class action;

(C) the term “class certification order” means an order issued by a court approving the treatment of some or all aspects of a civil action as a class action; and

(D) the term “class members” means the persons (named or unnamed) who fall with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proposed or certified class in a class action.

(2) The district courts shall have original jurisdiction of any civil action in which the matter in controversy exceeds the sum or value of $ 5,000,000, exclusive of interest and costs, and is a class action in which—

(A) any member of a class of plaintiffs is a citizen of a State different from any defendant;

(B) any member of a class of plaintiffs is a foreign state or a citizen or subject of a foreign state and any defendant is a citizen of a State; or

(C) any member of a class of plaintiffs is a citizen of a State and any defendant is a foreign state or a citizen or subject of a foreign state.

(3) A district court may, 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and looking at the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ot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s, declin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under paragraph (2) over a class action in which greater than one-third but less than two-thirds of the members of all proposed plaintiff classes in the aggregate and the primary defendants are citizens of the State in which the action was originally filed based on consideration of—

(A) whether the claims asserted involve matters of national or interstate interest;

(B) whether the claims asserted will be governed by laws of the State in which the action was originally filed or by the laws of other States;

(C) whether the class action has been pleaded in a manner that seeks to avoid Federal jurisdiction;

(D) whether the action was brought in a forum with a distinct nexus with the class members, the alleged harm, or the defendants;

(E) whether the number of citizens of the State in which the action was originally filed in all proposed plaintiff classes in the aggregate is substantially larger than the number of citizens from any other State, and the citizenship of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proposed class is dispersed among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States; and

(F) whether, during the 3-year period preceding the filing of that class action, 1 or more other class actions asserting the same or similar claims on behalf of the same or other persons have been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filed.

(4) A district court shall declin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under paragraph (2) —

(A)

(ⅰ) over a class action in which —

(Ⅰ) greater than two-thirds of the members of all proposed plaintiff classes in the aggregate are citizens of the State in which the action was originally filed;

(Ⅱ) at least 1 defendant is a defendant —

(aa) from whom significant relief is sought by members of the plaintiff class;

(bb) whose alleged conduct forms a significant basis for the claims asserted by the proposed plaintiff class; and

(cc) who is a citizen of the State in which the action was originally filed; and

(Ⅲ) principal injuries resulting from the alleged conduct or any related conduct of each defendant were incurred in the State in which the action was originally filed; and

(ⅱ) during the 3－year period preceding the filing of that class action, no other class action has been filed asserting the same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r similar factual allegations against any of the defendants on behalf of the same or other persons; or

(B) two – thirds or more of the members of all proposed plaintiff classes in the aggregate, and the primary defendants, are citizens of the State in which the action was originally filed.

(5) Paragraphs (2) through (4) shall not apply to any class action in which —

(A) the primary defendants are States, State officials, or other governmental entities against whom the district court may be foreclosed from ordering relief; or

(B) the number of members of all proposed plaintiff classes in the aggregate is less than 100.

(6) In any class action, the claims of the individual class members shall be aggrega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matter in controversy exceeds the sum or value of $ 5,000,000, exclusive of interest and costs.

(7) Citizenship of the members of the proposed plaintiff classes shall be determined for purposes of paragraphs (2) through (6) as of the date of filing of the complaint or amended complaint, or, if the case stated by the initial pleading is not subject to Federal jurisdiction, as of the date of service by plaintiffs of an amended pleading, motion, or other paper, indicating the existence of Federal jurisdiction.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8) This subsection shall apply to any class action before or after the entry of a class certification order by the court with respect to that action.

(9) Paragraph (2) shall not apply to any class action that solely involves a claim—

(A) concerning a covered security as defined under 16 (f) (3) [1] of 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 (15 U.S.C. 78 p (f) (3) [2]) and section 28 (f) (5) (E)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15 U.S.C. 78 bb (f) (5) (E));

(B) that relates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r governance of a corporation or other form of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that arises under or by virtue of the laws of the State in which such corporation or business enterprise is incorporated or organized; or

(C) that relates to the rights, duties (including fiduciary duties), and obligations relating to or created by or pursuant to any security (as defined under section 2 (a) (1) of 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 (15 U.S.C. 77 b (a) (1)) and the regulations issued thereunder).

(10) For purposes of this subsection and section 1453, an unincorporated association shall be deemed to be a citizen of the State where it has 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and the State under whose laws it is organized.

(11)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 For purposes of this subsection and section 1453, a mass action shall be deemed to be a class action removable under paragraphs (2) through (10) if it otherwise meets the provisions of those paragraphs.

(B)

(ⅰ) As used in subparagraph (A), the term “mass action” means any civil action (except a civil action within the scope of section 1711 (2)) in which monetary relief claims of 100 or more persons are proposed to be tried jointly on the ground that the plaintiffs’ claims involve common questions of law or fact, except that jurisdiction shall exist only over those plaintiffs whose claims in a mass action satisfy the jurisdictional amount requirements under subsection (a).

(ⅱ) As used in subparagraph (A), the term “mass action” shall not include any civil action in which—

(Ⅰ) all of the claims in the action arise from an event or occurrence in the State in which the action was filed, and that allegedly resulted in injuries in that State or in States contiguous to that State;

(Ⅱ) the claims are joined upon motion of a defendant;

(Ⅲ) all of the claims in the action are asserted on behalf of the general public (and not on behalf of individual claimants or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embers of a purported class) pursuant to a State statute specifically authorizing such action; or

(Ⅳ) the claims have been consolidated or coordinated solely for pretrial proceedings.

(C)

(ⅰ) Any action(s) removed to Federal court pursuant to this subsection shall not thereafter be transferred to any other court pursuant to section 1407, or the rules promulgated thereunder, unless a majority of the plaintiffs in the action request transfer pursuant to section 1407.

(ⅱ) This subparagraph will not apply—

(Ⅰ) to cases certified pursuant to rule 23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or

(Ⅱ) if plaintiffs propose that the action proceed as a class action pursuant to rule 23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D) The limitations periods on any claims asserted in a mass action that is removed to Federal court pursuant to this subsection shall be deemed tolled during the period that the action is pending in Federal court.

(e) The word “States”, as used in this section, includes the Territories,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

作者簡譯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2 條，多樣的居民身分；爭辯金額；訴訟費用

(a) 項，不包括利息或訴訟費用，所有民事訴訟案件若其所爭辯的訴訟標的之總額或價值超過 7 萬 5 千美元，則聯邦地方法院對此等案件有初審管轄權，或介於 —

(1) 不同州的居民；

(2) 一州居民和他州居民或訴訟標的，除非聯邦地方法院針對一訴訟在本款 (subsection) 沒有初審管轄權，該案係一美國合法永久公民 (lawfully admitted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並且定居在同一州（國）與他州居民或訴訟標的之訴訟；

(3) 不同州的居民或外州(國)的居民或訴訟標的是附加的訴訟當事人；及

(4) 所謂「外州（國）」，在本標題 (title) 第 1603 條 (a) 項所定義，原告和他州或不同國居民。

(b) 項，除非預先 (provision) 表示，否則依美國現行法，當被告被判定需賠償，原告初始在聯邦法院聲請的個案最終被判定所准予復原的總額或價值少於 7 萬 5 千美元，利息和訴訟費用另計，計算無需考慮任何旁襯 (setoff) 或反訴 (counterclaim)，聯邦地方法院能否決原告的訴訟費用並額外強迫課徵 (impose) 原告的訴訟費用。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 項，為了本節 (section) 和本標題第 1441 節的立法目的 —

(1) 法人 (corporation) 須被視為 (deem) 每一州（國）的居民 (citizen of every State) 和在他州（國）已被合併和主要營業處所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在該州或外州（國）的外州（國）法人亦同，除了對抗承保人 (insurer) 的保險單 (policy) 或債務保險契約 (contract of liability insurance) 的任何直接訴訟 (direct action)，無論已合併或未被合併，即使承保人未加入被告方 (party – defendant)，承保人須被認定為居民 —

(A) 每一州或外州（國）的被保險人是居民；

(B) 每一州或外州（國）的承保人已被合併；及

(C) 承保人的主要營業處所在該州或外州（國）；及

(2) 死者 (decedent) 資產的法定代表人應被視為與死者只屬於同一州居民，和未成年人 (infant) 及無行為能力人 (incompetent) 之法定代表人應被視為與其所代表者只屬於同一州居民。

(d) 項，

(1) 在本款 (subsection) 中 —

(A) 專有名詞「class」（團）意指在一集體訴訟中的所有成員；

(B) 專有名詞「class action」（集體訴訟）意指任何民事訴訟提告在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23 條或類似的州法規或司法過程授權一場訴訟中由一或一以上代表進行集體訴訟；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 專有名詞「class certification order」（集體證明令）意指一命令由法院發出被允許針對一民事集體訴訟部分或全方面的處置；及

(D) 專有名詞「class members」（集體訴訟的成員）意指數人（已列名或未列名）溶入在一集體訴訟中已被限定的提告或被證明的團體。

(2) 不包括利息或訴訟費用，任何民事訴訟案件若其所爭辯 (controversy) 的訴訟標的之總額或價值超過 5 百萬美元，則聯邦地方法院此等案件有初審管轄權。在集體訴訟中 —

(A) 不同於任何被告，原告團中的有一成員是一州居民；

(B) 被告之一是一州居民，原告團中的有一成員是外州（國）或外州（國）的居民或訴訟標的；或

(C) 任何原告團成員中之一是一州居民和任何外州（國）的被告或外州（國）的居民或訴訟標的。

(3) 聯邦地方法院為維護審判利益 (interests of justice) 並審度整體情勢 (the tot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s)，可依據第 (2) 款婉拒 (decline) 執行集體訴訟的司法管轄權，超過三分之一但少於三分之二的所有提出告訴的原告團成員及主要被告團是原訴訟所在州（國）的居民，應本於如下考慮 —

(A) 該訴求 (claim 索賠) 是否指控 (assert) 涉及國家或州際間利益；

(B) 所主張的訴求是否將被原提起訴訟的州法律或其他州法律所管轄；

(C) 集體訴訟是否有以尋求迴避聯邦管轄權的方式辯護；

(D) 該訴訟會否將法庭與集體訴訟成員、所宣稱的傷害 (the alleged harm) 或被告帶入一截然不同的聯繫 (distinct nexus)；

(E) 涉及訴訟在所有被提列為原告團的總數中，所有初始提告一州居民的數量是否實質大於其他州（國）居民的數量，且原告團中的其他成員的居民關係實質被分散在數州；及

(F) 在提起該集體訴訟的前 3 年期間內，是否有 1 或以上相同或類似訴求的集體訴訟已由相同的代表或被其他人提出。

(4) 聯邦地方法院在第 (2) 款的情況下得婉拒執行司法管轄權 —

(A)

(ⅰ) 在集體訴訟中 —

(Ⅰ) 在所有原告團總數中超過三分之二成員是初始提起訴訟的一州居民；

(Ⅱ) 至少一名被告係在被告團中 —

(aa) 原告團的成員曾謀求顯著的救濟 (significant relief)；

(bb) 指控行為來自於原告團提起訴訟堅持索賠的重大基礎；及

(cc) 一州居民係最初提起訴訟者；及

(Ⅲ) 主要的傷害歸咎於所指控的行為或任何被告在起訴州有關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連的行為所導致；

(ii) 在提起該集體訴訟的前 3 年期間內，沒有其他主張相同或類似事實的起訴針對任何代表相同被告或其他人的集體訴訟被提出；或

(B) 超過總數三分之二的起訴原告團和主要被告團，是原本提起訴訟州的居民。

(5) 聯邦地方法院在第 (2) 款至第 (4) 款的情況下不適用任何集體訴訟—

(A) ，主要被告是州（國）、州（國）官署或其他政府實體，而聯邦地方法院可能從次序中預先被排除 (foreclosed) ；或

(B) ，起訴的原告團成員總數少於 100 人。

(6) 不包括利息或訴訟費用，在任何集體訴訟中，集體成員的個別訴求必須被加總以決定爭辯的訴訟標的的總額或價值是否超過 5 百萬美元。

(7) 為了第 (2) 款至第 (6) 款的立法目的，起訴的原告團成員的居民身分須被決定，即便如提交控訴或修正控訴的日期，或如果該個案最初辯護 (initail pleading) 的陳述 (state) 並非隸屬 (subject) 於聯邦管轄權，或原告提出修正辯護、提議或其他文件指出聯邦管轄權存在的日期。

(8) 本款須適用到任何集體訴訟的個案在法院對該訴訟考慮登錄集體證明令 (class certification order) 的之前或之後。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9) 第 (2) 款不能適用到任何集體訴訟當該訴求單獨 (solely) 涉及 —

(A) 考慮規定在 1933 年的證券法第 16 條第 f 項第 3 款 (15 U.S.C. 78 p (f) (3)) 及在 1934 年的證券交易法第 28 節 f 項第 5 款 E 目 (15 U.S.C. 78 bb (f) (5) (E)) 之擔保證券 (covered securities)；

(B) 牽涉到內政 (internal affairs) 或公司治理或其他企業類型或那些被合併或被組織的公司或企業所在州法律的效力 (virtue)；或

(C) 牽連到任何證券所創造或追溯的權力、責任（包括信託 (fiduciary) 責任）與義務（規定在 1933 年的證券法第 2 節第 a 項第 1 款 (15 U.S.C. 77 b (a) (1)) 及依據該條例所發布的規則）。

(10) 為了本款及第 1453 節的立法目的，未被合併的社團須被視為是一州的居民，當其主要營業處所是在該州或本於該州的法律所組織成。

(11)

(A) 為了本款及第 1453 節的立法目的，大規模的群眾 (mass) 訴訟依照第 (2) 款 (paragraphs) 至第 (10) 款須被視為是一州居民可移動的 (removable) 集體訴訟或是否在其他方面 (otherwise) 遇到前述幾款的規定 (provisions)。

(B)

(ⅰ) 適用 (A) 目 (subparagraph)，mass action (群眾訴訟) 一詞意指任何集體訴訟（排除限縮在第 1711 節第 (2) 項的民事訴訟）涉及 100 或更多人聯合向法院提出金錢救濟訴求 (monetary relief claims)，而原告們的訴求涉及普通法律及事實的問題，排

除管轄權須存在那些只能滿足 (a) 項規定管轄權金額的要求之群眾訴訟中的原告訴求。

(ii) 適用 (A) 目 (subparagraph)， mass action 一詞不包括任何民事訴訟在 —

(Ⅰ) 所有在訴訟中的訴求源自於被提起訴訟州的事件，依其指控歸咎於產生於該州或連接於該州的傷害所致；

(Ⅱ) 該訴求加入了被告的提議或動機 (motion)；

(Ⅲ) 所有在訴訟中的訴求被主張代表一般公眾（而非代表被聲稱 (purported) 為集體的成員或個別提出請求者）係依據 (pursuant) 州法規特別授權的訴訟；或

(Ⅳ) 為了審判前預先審理的訴訟進行 (pretrial proceedings)，訴求已被合併 (consolidated) 或單獨的協調 (coordinated)。

(C)

(i) 任何訴訟依據本款被移交至聯邦法院後，不能再依據第 1407 節或其頒布 (promulgate) 的規則移轉至任何其他法院，除非多數在訴訟中的原告要求依據第 1407 節移轉。

(ii) 本目將不適用於 —

(Ⅰ) 任依據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23 條核證的個案；或

(Ⅱ) 如果原告的請求可依據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23 條朝集體訴訟進行。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 依據本款移交至聯邦法院之群眾訴訟中所主張任何訴求的除斥期間，應在聯邦法院待審 (pend 擱置) 期間被視為已終止 (tolled)。

(e) 項，被用在本節的 States 一字，包括美國領土境內各州、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及波多黎哥聯邦 (commonwealth 共和國)。

關於「補充管轄權」，依《 Black's Law Dictionary 》 (10th ed.) 針對 supplemental jurisdiction 所給的定義： [72]

原文
(1836) Jurisdiction over a claim that is part of the same case or controversy as another claim over which the court has original jurisdiction. • *Since 1990, federal district courts have had supplemental jurisdiction which includes jurisdiction over both ancillary and pendent claims. 28 USCA § 1367. See ancillary jurisdiction; pendent jurisdiction.*

作者簡譯

(源自 1836 年) 補充管轄權係針對同一個案之部分訴求或爭論另一法院有初審管轄權的訴求。自 1990 年以降，聯邦地方法院即有補充管轄權，包括輔助的 (ancillary) 及擱置的 (pendent 懸而未決) 訴求。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67 條參照。請參考 ancillary jurisdiction 和 pendent jurisdiction 。

[72] 同註 10 ，頁 1677 、 983 。

參考《 Law Dictionary 》(5th ed.) 對 pendent jurisdiction 所下的定義： [73]

原文

federal court doctrine whereby a plaintiff may rely upon both federal and non-federal grounds for the ***relief*** *which is sought in a* ***complaint*****;** *i.e., the plaintiff joins a federal claim with a state law claim based on "a common nucleus of operative fact," i.e., closely related or identical conduct of the defendant. Whether the federal court will hear and determine the state law claim if it dismisses the federal claim (and thus be without an independent jurisdictional basis for proceeding with the adjudication of his suit) is discretionary with the district court, although current practice would seem to favor retaining jurisdiction and deciding the state law claim.*

See 383 U.S. 715. Compare ***ancillary jurisdiction*****.** *See* ***abstention*****;** ***jurisdiction****.*

作者簡譯

聯邦法院的法律原則(doctrine 教義)係原告在其主張中既能憑藉聯邦法亦能憑藉非聯邦法的基礎來尋求救濟。例如原告參加一個涉及聯邦法的主張伴隨著一個涉及州級法的主張係建構在一「涉案事實的共同核心」，例如溯源自被告緊密的牽連或完全相同的行為。一方面，如果聯邦法院駁回(dismiss)原告涉及聯邦法的主張，則另一方面，聯邦法院針對是否聽審及裁決原告涉及州法律的主張(沒有獨立管轄權基礎以進行訴訟裁決)，聯邦地方

[73] 同註 11 ，頁 371 。

法院可自為判斷 (discretionary)，雖然現行實務界似乎偏好保留管轄權以審決原告涉及州法律的主張。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67 條規定如下： [74]

原文
28 U.S. Code § 1367 – Supplemental jurisdiction (a) Except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s (b) and (c) or as expressly provided otherwise by Federal statute, in any civil action of which the district courts have original jurisdiction, the district courts shall have supplemental jurisdiction over all other claims that are so related to claims in the action within such original jurisdiction that they form part of the same case or controversy under Article III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Such supplemental jurisdiction shall include claims that involve the joinder or intervention of additional parties. (b) In any civil action of which the district courts have original jurisdiction founded solely on section 1332 of this title, the district courts shall not have supplemental jurisdiction under subsection (a) over claims by plaintiffs against persons made parties under Rule 14, 19, 20, or 24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or over claims by persons proposed to be joined as plaintiffs under Rule 19 of such rules, or seeking to intervene as plaintiffs under Rule 24 of such rules, when

[74] "28 U.S. Code §1367,"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May 13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8/1367

exercising supplemental jurisdiction over such claims would be inconsistent with the jurisdictional requirements of section 1332.

(c) The district courts may decline to exercise supplemental jurisdiction over a claim under subsection (a) if—

(1) the claim raises a novel or complex issue of State law,

(2) the claim substantially predominates over the claim or claims over which the district court has original jurisdiction,

(3) the district court has dismissed all claims over which it has original jurisdiction, or

(4)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there are other compelling reasons for declining jurisdiction.

(d) The period of limitations for any claim asserted under subsection (a), and for any other claim in the same action that is voluntarily dismissed at the same time as or after the dismissal of the claim under subsection (a), shall be tolled while the claim is pending and for a period of 30 days after it is dismissed unless State law provides for a longer tolling period.

(e) As used in this section, the term “State” includes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the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 and any territory or posse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作者簡譯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67 條，補充管轄權

(a) 項，除了 (b) 和 (c) 項的規定或聯邦法規另有明確規定，任何聯邦地方法院有初審管轄權的民事訴訟，聯邦地方法院對牽連原訴訟之一部分或其他所有訴求或關於美國憲法第 3 章的適用爭論等有補充管轄權。此等補充管轄權包括合併審理 (joinder 聯合訴訟) 或調解 (intervention 介入) 之額外參加 (additional) 訴訟當事人的主張。

(b) 項，任何聯邦地方法院單獨建立在本標題第 1332 節有初審管轄權的民事訴訟，在 (a) 款原告所對抗的一群人 (persons) 依據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14 、 19 、 20 或 24 條規定聚成一方當事人 (parties) 的訴求，聯邦地方法院沒有補充管轄權；或依據同規則第 19 條要求參加訴訟成為原告方的訴求；或如同原告方依據第 24 條要求調解等，補充管轄權須執行在那些依據第 1332 節的管轄權要求而訴求相互不一致 (inconsistent, 不合理) 時。

(c) 項，聯邦地方法院在 (a) 款規定下得婉拒 (decline) 執行補充管轄權的訴求，在 —

(1) 該訴求提出一曲折 (novel) 或複雜的州法議題，

(2) 該訴求遠超過該訴求所得實質 (substantially) 掌握 (predominate) 的範圍，或該訴求超過聯邦地方法院的初審管轄權範圍，

(3) 聯邦地方法院已解除 (dismiss) 所有其初審管轄權的訴求，或

(4) 在特殊情況下，有其他令人信服 (compelling) 的理由來阻卻管轄權。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 項，任何依據 (a) 項提出訴求、及同件訴訟中除斥期間相同之任何其他訴求的限定期間，除非州級法規提供較長的除斥期間，否則在該訴求擱置 (pending 懸而未決) 30 日後即自動失其效力。

(e) 項，就本節中所用 State 一字，所指涉的「州」包括：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波多黎哥聯邦 (commonwealth 共和國) 、及美國境內各州及屬地等。

綜上所述，若兩造爭訟係以聯邦法為適法依據所提告的爭議，得循第 1331 條規定向聯邦法院聲請救濟；若雙方當事人分別隸屬不同州（國），州際間紛爭則循第 1332 條規定向聯邦法院聲請救濟。聯邦法院因原告提起的訴訟標的（或主體）不同而由不同的專責法院管轄，聯邦法院的補充管轄權可就原告在適用聯邦或州法的爭議上主張其管轄權，各法條規定可整理如表 2－1 ：

Possible Basis for Jurisdiction 管轄權基礎類別	Federal Question 聯邦問題	Diversity 多樣	Supplemental 補充
Source of jurisdiction 管轄權法源	Constitution 憲法	Federal Law 聯邦法律	Common Law 普通法律
Minimum amount in controversy 起訴最低金額	None	$ 75,000	None
Does the court have the discretion to deny jurisdiction, if proper? 法院是否有權酌情拒絕審理？	No	No	Yes

Must parties be from different states? 訟案兩造需隸屬不同州？	No	Yes	No, if the underlying case presents a federal question 除非被標示為聯邦問題個案時才考慮

表 2-1：美國聯邦法院管轄權式樣 (Types of Jurisdiction) (中文部分為作者簡譯)

Source：“3 types of jurisdiction,” ***Georgia Tech Center for Assistiv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Access.*** Retrieved May 14th, 2017. from: http://www.catea.gatech.edu/grade/legal/juris.html

以上是美國聯邦法院幾種基本管轄權的介紹，若從長臂管轄權的角度觀察，本於聯邦憲法及國會的授權由聯邦法院實施長臂管轄權或裁決州際間爭端不易有窒礙難行處；相反的，州級法院欲實施長臂管轄權，需援用該州憲法及其他法律規定，規範與束縛相對較多。各州就長臂管轄權 — 針對訴訟標的或法定構成要件或許各有不同規定，但以司法救濟途徑貫徹美國的長臂管轄權，已經年累月落實在聯邦及各州級法院的審判程序中。

第二項 美國州法院系統 (U.S. State Court System)

和聯邦法院系統不盡相同，州級法院係以該州憲法及其立法例為法源建制，運作上除設置州級最高法院外，一般至少以初審法院及終審（上訴）法院二級制為基本，但若因人口或腹地等因素，在州最高法院與州級初審法院間設置上訴法院，則該州即屬三級三審制。美國州級法院的管轄權有時會因個案或其他因素與其他州產生聯繫時發生爭議，訴訟當事人對州級法院的裁判結果不服，又已窮盡州級司法資源或機制致無法救濟其權益時，不服之一方得向聯邦上訴法院提起上訴。州級法院審理大部分的民事及刑事案件；美國聯邦法院則處理

跨州的爭議或針對特定訴訟客體有管轄權。[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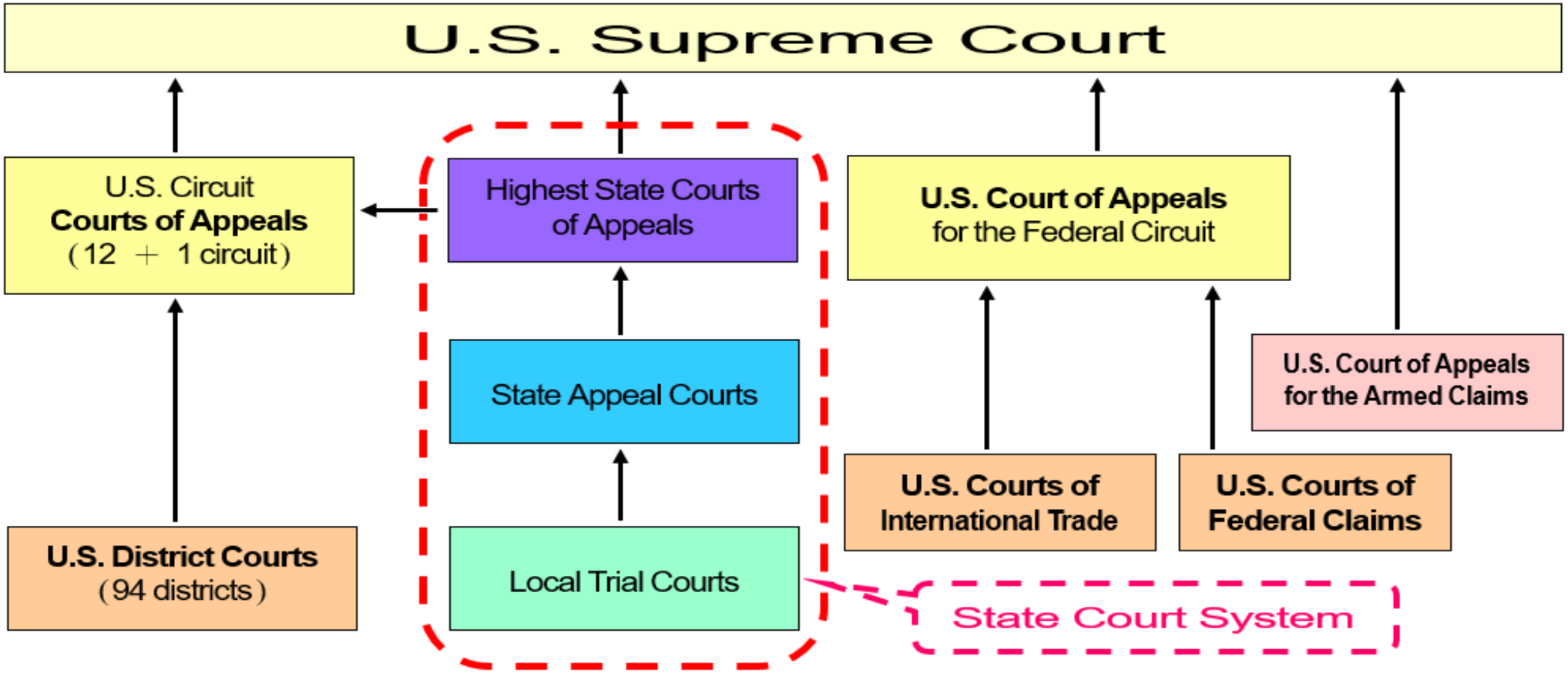
關於聯邦法院和州級法院兩系統合作的運作模式請參考圖 2–2：美國聯邦法院系統與州級法院系統的運作。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75] "State court," Retrieved January 4th, 2017. *Wikipedia*,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ate_court_(United_States) FL: Wikimedia Foundation. 簡介原文摘錄於下：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ate court has jurisdiction over disputes with some connection to a U.S. state, as opposed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tate courts handle the vast majority of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federal courts handle different types of cases*.

圖 2-2：美國聯邦法院系統與州級法院系統的運作（紅色虛線框起來部分為州法院系統，餘為聯邦法院系統）



Source ： "Court role and structure," ***United States Courts***. Retrieved May 14th, 2017. from: http://www.uscourts.gov/about-federal-courts/court-role-and-structure

遵循聯邦體制，美國各州享有獨立且平等之立法、司法和行政實質掌控權，其司法體系循聯邦法規定獨立於聯邦司法體系外自成一格，包括法院的架構、法官的選任、及聽審的案件，以下，擬概述美國聯邦法院和各州級法院的差異，美國聯邦法院在其官方網頁上，對美國聯邦法院及州級法院的比較作了如下的概述：[76]

原文
The U.S. Constitution is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creates a federal system of government in which power is shared betwee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 governments. Due to federalism, bo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each of the state governments have their own court systems. Discover the differences in structure, judicial selection, and cases heard in both systems.

作者簡譯
美國憲法是美國境內最高位階的法律，它創建了聯邦政府系統，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間共享權力。本於聯邦體制，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皆有屬於其各自的法院系統。揭露這兩種系統的差異可從架構、司法官的選任及受理或聽審個案的不同中區別。

聯邦法院和州級法院的架構比較，整理如表 2 - 2 ：

[76] "Comparing Federal & State Courts," ***United States Courts***, Washington D.C.: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Retrieved May 15th, 2017. from: http: //www.uscourts.gov/about-federal-courts/court-role-and-structure/comparing-federal–state-courts

The Federal Court System 聯邦法院系統	The State Court System 州法院系統
Article III of the Constitution invests the judicial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ederal court system. Article III, Section 1 specifically creates the U.S. Supreme Court and gives Congress the authority to create the lower federal courts. 聯邦憲法第 3 章賦予聯邦法院系統美國司法權，該章第 1 節特別創制國最高法院並授權予國會立法創制較低層級的聯邦法院。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of each state establish the state courts. A court of last resort, often known as a Supreme Court, is usually the highest court. Some states also have an intermediate Court of Appeals. Below these appeals courts are the state trial courts. Some are referred to as Circuit or District Courts. 州級法院係依據州憲法及各州法律設立，最終審也是最高者為州級最高法院。某些州法律授權設立中級法院處裡上訴，在上訴法院之下，一般州級法院為初審法院，部分法院以巡迴或地方法院稱之。
Congress has used this power to establish the 13 U.S. Courts of Appeals, the 94 U.S. District Courts, the U.S. Court of Claims, and the U.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es also usually have courts that handle specific legal matters, e.g., probate court (wills and estates); juvenile court; family court; etc. 州法院通常處理具體之法律事項，例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U.S. Bankruptcy Courts handle bankruptcy cases. Magistrate Judges handle some District Court matters. 國會運用此項權力確立 13 處上訴法院、94 處地方法院、美國索賠法院、美國國際貿易法院，美國破產法院職司破產議題，法院推事掌管部分地方（巡迴）法院事項。	如遺囑認證法庭認證遺囑和遺產；少年法庭；家事法庭等等。
Parties dissatisfied with a decision of a U.S. District Court, the U.S. Court of Claims, and/or the U.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ay appeal to a U.S. Court of Appeals. 涉訟當事人若對聯邦地方法院、美國索賠法院、美國國際貿易法院之判決不服，得向美國上訴法院提起上訴。	Parties dissatisfied with the decision of the trial court may take their case to the intermediate Court of Appeals. 涉訟當事人若對州級初審法院的判決不服，得向該州終審或上訴法院提起上訴。
A party may ask the U.S. Supreme Court to review a decision of the U.S. Court of Appeals, but the Supreme Court usually is under no obligation to do so. The U.S. Supreme Court is the final arbiter of federal constitutional questions.	Parties have the option to ask the highest state court to hear the case. 涉訟當事人有權要求州級最高法院聽審其個案。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一方當事人得要求聯邦最高法院重閱聯邦上訴法院的判決，但最高法院並無此義務。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聯邦憲法問題的最後判決者。	
	Only certain cases are eligible for review by the U.S. Supreme Court. 只有某些個案符合資格得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查。

表 2-2：聯邦法院及州級法院的架構比較(中文部分為作者簡譯)

Source：“Comparing Federal & State Courts,” ***United States Courts*.** Retrieved May 15th, 2017. from: http://www.uscourts.gov/about-federal-courts/court-role-and-structure/comparing-federal-state-courts

聯邦法院和州級法院法官在選任上的差異，整理如表 2-3：

The Federal Court System 聯邦法院系統	The State Court System 州法院系統
The Constitution states that federal judges are to be nominated by the President and confirmed by the Senate. 聯邦憲法敘明聯邦法官應由總統提	State court judges are selected in a variety of ways, including 州法官循下列方式選任： • election, 選舉

名，並經參議院確認。 They hold office during good behavior, typically, for life. Through Congressional impeachment proceedings, federal judges may be removed from office for misbehavior. 聯邦法官為終身職，藉保持良好操守來保全職位，透過國會的彈劾程序，聯邦法官能因不良操守而被免職。	• appointment for a given number of years, 任命並給定一定的年限 • appointment for life, and Combinations of these method, e.g., appointment followed by election. 任命並給予終身職或混合上述方式例如選舉後再任命。[77]

表 2 - 3 ：法官的遴選 (Selection of Judges) (中文部分為作者簡譯)

Source ： "Comparing Federal & State Courts," ***United States Courts*.** Retrieved May 15th, 2017. from: http://www.uscourts.gov/about-federal-courts/court-role-and-structure/comparing-federal-state-courts

聯邦法院和州政府法院在聽審案件的區分，整理如表 2－4 ：

The Federal Court System 聯邦法院系統	The State Court System 州法院系統
• Cases that deal with the	• Most criminal cases, probate

[77] 關於美國法官選舉制度的延伸閱讀可參考：林超駿，(2007)。法官選舉制度下對於候選人競選言論之規範：兼評 *Republican Party of Minnesota v. White* 乙案。焦興鎧主編。**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 Essays on Important Decision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2000～2003** ，頁 395－447 。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constitutionality of a law; 處理法律合憲與否的案件 • Cases involving the laws and treaties of the U.S.; 涉及美國法律和條約之案件 • Cases involving ambassadors and public ministers; 涉及大使和公職部長的案件 • Disputes between two or more state; 涉及二以上州爭議之案件 • Admiralty law; 海事法案件 • Bankruptcy; and 破產法案件 • Habeas corpus issues. 人身保護議題案件	(involving wills and estates) 大部分刑事案件，遺囑認證（涉及遺囑和遺產） • Most contract cases, tort cases (personal injuries), family law (marriages, divorces, adoptions), etc. 大部分契約事件，侵權事件（人身傷害），家事法（婚姻、離婚、收養） State courts are the final arbiters of state laws and constitutions.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federal law or the U.S. Constitution may be appealed to the U.S. Supreme Court. The Supreme Court may choose to hear or not to hear such cases. 州法院是州法律和憲法最後聽審者他們對聯邦法律或美國憲法的闡釋可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可酌情考量聽審與否。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表 2 - 4 ：法院聽審的案件式樣 (Types of Cases Heard) (中文為作者簡譯)

Source ： “Comparing Federal & State Courts,” ***United States Courts*.** Retrieved May 15th, 2017. from: http://www.uscourts.gov/about-federal-courts/court-role-and-structure/comparing-federal-state-courts

在比較過聯邦法院和州級法院的異同後，針對非美國籍被告在收到美國法院所發的出庭通知時，可就涉案類型、法律爭點及訴訟標的（或主體）等面向預作檢驗，判別原告的主張 (claims) 係何種權益被侵犯、根據哪些法規起訴，並就程序上檢查寄發傳票的初審法院有無管轄權或原告請求的訴訟標的是否係該法院所職掌。若有疑義，被告得於收到出庭通知時，於傳票昭告期限內逕向發函法院提出異議。另外，綜覽近幾年臺灣公民涉及美國法律糾紛案並非盡以被告身分出庭，亦有以參加訴訟方式加入原告團向聯邦地方法院提起專利權訴訟者。因此，何種請求權或何種涉訴訟標的須向何種法院聲請救濟（甚至上訴）（例如反托拉斯法係以聯邦國際貿易法院為就審法院），都宜藉歐美貿易國之在地專業人士，就當地法規預作瞭解，並採取規避措施，以免誤蹈法網。

在眾多的訴訟糾紛中，以要求聯邦法院宣告某專利權無效或侵權行為不成立之「確認 / 宣告判決 (declaratory judgment) 」為多數，在美國涉外民事侵權訴訟中亦以涉訟客體為專利權者為大宗，長臂管轄權在此類涉及專利權訴訟案上獲得相當程度的發揮，聯邦法院的對事管轄權，係就訴訟標的（或主體）來加以判斷；在鑑別其對人管轄權部分，除以涉訟標的物與行為人間之牽連關係為判準外，尚須釐清個案條件是否滿足聯邦法規範中對人管轄之要件。

關於 declaratory judgment ，《 Black’s Law Dictionary 》 (10th ed.) 所給

的定義如下：[78]

原文
(1886) A binding adjudication that establishes the rights *and other legal relations of the parties without providing for ordering enforcement*. • *Declaratory judgments are often sought*, *for example*, *by insurance companies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policy covers a given insured or peril*. — *Also termed declaratory decree*; *declaration*.

作者簡譯
(源自 1886 年) 係一具有拘束力的判決，以確定當事人的權利與其他法律關係，未提供命令執行。例如，確認判決通常被保險公司用以決定一保險單對被保險人或某種險境是否涵括 (cover) 在保險契約中。

其次，再依《Law Dictionary》(5th ed.) 對 declaratory judgment 所下的定義：[79]

原文
A ***judgment*** *of the court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establish the rights of the parties or express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on a question of law without ordering anything to be done.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of a declaratory judgment is that it stands by itself, and no executory process*

[78] 同註 10，頁 496、971。
[79] 同註 11，頁 131。

follows as a matter of course. A declaratory judgment action is distinguished from a direct action in that the former does not seek execution or performance from the defendant or the opposing litigants." 258 So. 2d 555, 558–59. If it becomes necessary, a more coercive remedy such as an ***injunction*** *may be sought by the* ***aggrieved party.*** *Compare* ***advisory opinion.*** *See also* ***controversy***; ***justiciability***.

作者簡譯

為一法院判決，目的在確認當事人的權利或在一法律問題上表達法院的意見而未命令須做任何事。確認 / 宣告判決具鑑別度 (distinctive) 的特色就立於它自己本身，而沒有依循一事件的肇因衍伸出行政上 (excutory) 的義務。訴請確認判決從一直接訴訟中被區分 (distinguished) 開來，關鍵在於其結果不須被告或訴訟當事人 (litigants) 之相對方的執行或履約（ 258 So. 2d 555, 558–59 個案參照）。如果事態需要，一更具強制性 (coercive) 的補救措施 (remedy) 如受害方 (aggrieved party) 可以尋求禁制令 (injunction) 。

查找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對 declaratory judgment 所給的定義如下： [80]

原文

Declaratory Judgment

A binding judgment from a court defining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80] "Declaratory Judgment,"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May 17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declaratory_judgment

parties and their rights in the matter before the court. A declaratory judgment does not provide for any enforcement, however. In other words, it states the court's authoritative opinion regarding the exact nature of the legal matter without requiring the parties to do anything.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Rule 57) and Title 28 of the U.S. Code govern declaratory judgments in federal court. For an example from case law, see Roe v. Wade 410 US 113 (1973).

作者簡譯

係法院在開庭前界定兩造間的法律關係及他們在事件中的權利所作具有拘束力的判決，然而，確認判決不提供任何執行。換言之，這係法院針對法律事件之確切性質表明其權威式的意見，並未要求兩造當事人做任何事。

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57 條及美國法典第 28 標題授權聯邦法院決定確認判決。可參照 1973 年 *Roe v. Wade 410 US 113* 案。[81]

關於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57 條，查找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之登載，規定如下：[82]

原文

Rule §57. Declaratory Judgment

---

[81] See case： *Roe v. Wade* 410 U.S. 113 (1973)
"Roe v. Wade 410 U.S. 113 (1973)," ***JUSTIA***. Retrieved May 17th, 2017. from: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410/113/case.html

[82] "Rule §57 Declaratory Judgment,"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May 17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rules/frcp/rule_57

These rules govern the procedure for obtaining a declaratory judgment under 28 U.S.C. §2201. Rules 38 and 39 govern a demand for a jury trial. The existence of another adequate remedy does not preclude a declaratory judgment that is otherwise appropriate. The court may order a speedy hearing of a declaratory–judgment action.

作者簡譯

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57 條　確認判決

根據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2201 條規定，本規則決定獲取確認判決的程序。本規則第 38 及 39 條決定初審法院陪審團的要求，現存另一種適當的補救措施並未預先排除其他適當的確認判決，法院得命令 / 排序一確認判決訴訟快速聽審。

再查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2201 條的規定：[83]

原文

28 U.S. Code §2201–Creation of remedy

(a) In a case of actual controversy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except with respect to Federal taxes other than actions brought under section 7428 of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86, a proceeding under section 505 or 1146 of title 11, or in any civil action involving an antidumping or

[83] "28 U.S. Code § 2201,"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NY: LII, Cornell. Retrieved January 15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8/2201

countervailing duty proceeding regarding a class or kind of merchandise of a free trade area country (as defined in section 516 A (f) (10) of the Tariff Act of 1930), as determined by the administering authority, any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upon the filing of an appropriate pleading, may declare the rights and other legal relations of any interested party seeking such declaration, whether or not further relief is or could be sought. Any such declaration shall have the force and effect of a final judgment or decree and shall be reviewable as such.

(b) For limitations on actions brought with respect to drug patents see section 505 or 512 of 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or section 351 of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

作者簡譯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2201 條 — 補償措施的創造

(a) 一個案實際針對法院管轄權的爭論，排除涉及聯邦稅則或其他依 1986 年頒訂國內歲入法典第 7428 節，一訴訟程序依據第 505 節或第 11 標題第 1146 節或任何民事訴訟涉及反傾銷 (antidumping) 或關稅補貼 (countervailing duty) 的訴訟程序涉及某一等級或某種在自由貿易區域國家的製造商(定義參照 1930 年頒訂之關稅法第 516 節 A 項 (f) 款第 (10) 號規定)，由管理當局決定，任何美國法院根據被提出適切的訴訟 (appropriate pleading)，可宣告任何尋求此確認宣告的利害關係人的權利或其他法律關係，而不論其有否進行更進一步的救濟。任何宣告須包

含最終裁判或判決的效力及影響，而且是可再被審查的。

(b) 涉及藥物專利訴訟的限制，請參考聯邦食品法第 505 或第 512 節、藥品或化妝品法、或公共健康服務法第 351 節等相關規定。

由上可知，確認 / 宣告判決本身並未涉及判後執行、亦未要求涉訟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履行或做出任何義務，因此，這亦是該法律程序能被較大多數受侵權者優先考量或採取的法定步驟的原因之一。

第二節 美國長臂管轄定義及理論架構

長臂管轄權係美國民事訴訟制度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但此等概念並非美國獨有，可在其他歐盟會員國的實體法規範中覓得已如前述，長臂管轄最早從權力支配理論中發展出域外管轄的概念，後美國歷經門羅主義（鎖國主義）至一戰與二戰的對國際事務由閉門自守到積極參與的轉變，逐步隨著其政經影響力的膨脹而使其國內司法力也實質向境外擴散。這其中有理論的更迭，也有法院管轄權範圍的擴增，但在做進一步論述前仍需先從定義著手，參考各西文法律專業字典所下的定義，長臂管轄權的介紹如次。

第一項 長臂管轄權定義

司法裁判的目的旨在憑恃著既有的法律，藉第三者的介入，以衡平正義並填補被害人的損害，而司法裁判的效能具體展現在法院的管轄權上。「長臂」在中文的意涵中有伸展更廣闊之意，亦常搭配其他名詞運用（如「長臂政治 (Long arm of the policia) [84] ）。而歐美國家所謂的「長臂管轄權」，為使譯文的偏誤

[84] The Long arm of the policia, (2017). The arrest of two fugitive Mexican governors. ***The Economist***, at 35, Volume 423, Number 9037. London: The Economist.

降至最低，本文以法律專用辭典所給定的定義作憑據，參考《Black's Law Dictionary》(10th ed.) 針對 long arm jurisdiction 所下的定義：[85]

原文
(1962) Jurisdiction over a non – resident defendant who has had some contact with the jurisdiction in which the petition is filed.

作者簡譯
(源自 1962 年) 管轄權輻射在一與已接受原告提起請願 (detition) 之管轄法院間具某種接觸之非本地居民的被告上。

同字典另針對 long arm statute 所給的定義：[86]

原文
(1951) A statute providing for jurisdiction over a nonresident defendant who has had contacts with the territory where the statute is in effect. • *Most state long-arm statutes extend this jurisdiction to its constitutional limits*. — Also termed *single – act statute*. See *long – arm jurisdiction* under *JURISDICTION*.

作者簡譯

[85] 同註 10，頁 1085、982。
[86] 同註 10，頁 1085。

（源自 1951 年）係一法律針對那些在有效法律領土內有接觸之非本地居民的被告賦予法院有管轄權。 • 大部分州立長臂管轄權存在於受其憲法制約的司法管轄權範圍內。

再參考《 Law Dictionary 》(5th ed.) 對 long arm statutes 所下的定義： [87]

原文

*Statutes that allow local **courts** to obtain **jurisdiction** over nonresident **defendants** when the **cause of action** is generated locally and affects local **plaintiffs.** The Supreme Court, in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State of Washington, 326 U.S. 310, 316, authorized such expanded jurisdiction where "the contacts of the nonresident defendant with the forum are such that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does not offend our traditional notions of fair play and substantial justice." Green, Civil Procedure 37 (2d ed. 1979). Such statutes are commonly employed to allow a local court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nonresident motorists who cause automobile accidents within the state. See also **service** [CONSTRUCTIVE SERVICE].*

作者簡譯

長臂管轄法規允許地方法院針對非本地居民的被告獲有管轄權，當被告在當地產生的行為導致並影響到在地的原告時。 1945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授權在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State of Washington 326 U.S. 310, 316* 訟案中

[87] 同註 11 ，頁 303 。

擴張法院針對非居民被告實施司法管轄權，「因非在地居民被告和在地法庭的接觸使得執行司法管轄權並不會違反（offend 冒犯）我們對公平競爭和實質正義的傳統價值」，源自 Green, Civil Procedure 37（2d ed. 1979）。這類法規通常被用來允許一地方法院對在該州造成交通事故之非本地居民的汽車駕駛人行駛管轄權。

再查找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之記載，對 long arm statute 給予的解釋如下：[88]

原文
A statute that allows for a state court to obtain personal jurisdiction over an out–of–state defendant on the basis of certain acts committed by an out–of–state defendant, provided that the defendant has a sufficient connection with the state. Examples qualifying as a substantial connection could include the out–of–state defendant conducting business transactions in the state, or an out–of–state defendant injuring a plaintiff who is a state resident.

作者簡譯

基於州外（out–of–state）被告確切的行為而負有義務（committed），且被告被證明與該州有足夠的接觸（sufficient connection）時，法規允許州立法院對外州被告獲有對人管轄權。例如一個適格的實質接觸可包括州外被

[88] "Long–arm statute,"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May 17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long-arm_statute

告在該州的商業交易行為或州外被告傷害一隸屬於該州居民的原告。

除以上定義，長臂管轄權亦可被解釋成：能將其審判權實施至州外被告（此處所指「州外」不限於國外、省外或州外人）的一種授權，無論是在法律基礎上或透過法院之固有管轄權（取決於管轄權之有無）[89]。此種管轄權允許地方法院受理對州外被告起訴之案件，並對此州外被告作出具有約束力的判決。基於「被告的住所在法院所在地以外的州」的事實，即可意識到受案法院所在地的州並不一定係唯一具利害關係的州，意即是此種係「法律衝突」案件，而這種管轄權依據之研究皆隸屬於美國國際私法的研究範疇[90]。

由上幾則定義可知，歐美國家法院慣常主張之長臂管轄權係以州外或外國居民為主要究責之被告，但如此的域外管轄則已超脫過去國際法針對一國主權所設下的傳統藩籬，長臂管轄權被爭論的核心乃一國司法管轄權的拓展是否須掣肘在國際法對一國主權所設定的範疇中？傳統上，若非有一些公認例外的適用，一州（或一國）不應行使州權力至另一州（另一國）的領土範圍上。但隨著科技的進步及交通的便利，使人們活動範圍的不斷擴增，傳統主權的統御範圍已不足以保護在地的受害者或原告，於是，為實現司法正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授權予地方法院擴張其管轄權在那些參與交通活動致生損害於他州的侵權

---

[89] "Long－arm jurisdiction," ***Wikipedia.*** Retrieved May 17th,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ng－arm_jurisdiction 簡介原文節錄於下：

Long arm jurisdiction is the ability of local courts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foreign ("foreign" meaning out of jurisdiction, whether a state, province, or nation) defendants, whether on a statutory basis or through a court's inherent jurisdiction (depending on the jurisdiction).

This jurisdiction permits a court to hear a case against a defendant and enter a binding judgment against a defendant residing outside the jurisdiction concerned.

At heart, the constraints on long arm jurisdiction are concept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principle that one country ought not exercise state power over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unless some recognized exception applies. In municipal law, the authority of a court to exercise long－arm jurisdiction must be based upon some action of the defendant which subjects him or her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90] 韓德培、韓健，(1994)。**美國國際私法（衝突法）導論**，頁 43，1 版 1 刷。北京：法律出版社。

行為上。

有了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State of Washington 326 U.S. 310*, *316* 個案法院可擴張管轄權的前例，美國各州遂在其州法或國內法中，逐步將長臂管轄權合法化，最為普遍的規範係州法院行使長臂管轄權的權源須基於被告的行為影響到設籍本地的原告、且被告的作為或不作為實質上與本地法院產生某種（或最低的）接觸等等。但這樣的規定終究仍為美國之國內法，後續如何拓展運用至非美國籍的境外國民上？這與歷經一、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國力日漸強盛密切相關，在國際社會上一國政經實力的強弱，實為該國能施展多少其實質影響力至他國領土內的關鍵，於是，司法上的長臂管轄權能否施展得開，真正取決的因素包括：該國的量體、生產環境或消費市場是否為國際廠商所覬覦？或本於該州（或國）所提供的便利（如自由使用公用道路）是否為使用（或獲取）該項利益者明知或有意利用（如汽車駕駛或用路人）？因此，自主進入該州市場的貿易商或使用該州公用便利的用路人等，其行為若造成該州居民的損害，則該州法院理當本於前揭接觸行為對侵權人或加害者取得司法管轄權。另一方面，在長臂管轄權法制化的歷史進程中，歐美法學者陸續提出一些理論，試圖歸納出法院對外籍被告實施長臂管轄權的一套邏輯，以下為本文對攸關長臂管轄權理論所作之整理。

第二項 長臂管轄權之理論與實務

關於長臂管轄的立法，最早由伊利諾州於 1955 年率先立法，其後許多州跟隨立法擴大其司法管轄權範圍。在美國眾多訴訟案中，適用長臂管轄權者以事涉侵犯智慧財產權、商標或專利權之爭訟最為普遍，這些個案中以和美國有直接往來的境外被告，受美國州地方法院以訴訟標的追緝侵權或生產者、及受害者追緝加害者等途徑行使「對人管轄權 (Jurisdiction in personam) 」等為數最多，且無可迴避司法制裁；至於無直接往來者，美國有權審理法院則聚焦在

被告是否能預見或認知(recognition)到其產品或服務會隨著其客戶之商業行為進入美國，若被告否定其有預見可能，則不但提增聯邦地方法院對被告行使「對人管轄權」的困難度，且易受被告質疑或企圖辯駁聯邦法院執行管轄權的合法性。而法院除有前述「最小接觸」規則可茲判斷外，尚須就有否「公平競爭與實質正義」能否實現等面向綜合判斷，落實美國聯邦憲法就保護人權所要求「正當程序」的意旨。

以紐約州為例，該州明文規定對非該州居民或法人親自或透過代理人實施如下行為，致生訴訟時，紐約州法院可適用長臂法對被告行使管轄權：1. 在紐約州內從事商業活動；2. 在紐約州內實施除誹謗(defamation)外之侵權行為；3. 在紐約州外實施除誹謗外之侵權行為，致使紐約州民人身或財產造成損害，且該名侵權居民或法人慣常在紐約州內從事商業活動或任何其他持續性活動，或從紐約州內的財產或服務取得實質性收益；4. 在紐約州擁有、使用或佔有不動產。

此外，面對美國法院的長臂管轄權，非美國籍的訴訟關係人並不一定都以被告身分出庭，亦有以加入原告團之集體訴訟而居於原告地位者，因此，我們不能僅以被告角度去理解美國的長臂管轄權，實應就美國司法制度中涉外民刑事訴訟的實體面與程序面做全面檢視。另一方面，設身在司法衡平公正的立場，無論原告或被告，在審判過程中維護程序正義亦屬在人權保障及無罪推定主義中相當重要的一個課題。於是，要瞭解美國在司法程序上如何維護程序正義，則不能不探究美國聯邦法規對人權保障的相關規範，在所有關於人權保障的規範中首以「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最為重要，亦是維護被告權益的重要概念(concept)，分別在美國聯邦憲法第 5 修正案及第 14 修正案中被示明。

第一款 美國司法保護程序正義的座右銘 – due process

無論在訴訟進行中居於何種角色地位（原告、被告、涉案關係人或訴訟實體），須監督法院有無按正當法律程序進行審判，以防止審判程序因未符正當程序而被干擾或中止造成訴訟不便。但何謂正當程序？正當程序的要件為何？違反正當程序有何法律效果？在答復此問題前宜先對正當程序的定義有所理解。依《 Black's Law Dictionary 》（10th ed.）對 due proces 所給的定義：[91]

原文
(16 c) The conduct of legal proceedings according to established rules and 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private rights, including notice and the right to a fair hearing before a tribunal with the power to decide the case. — Also termed due process of law; due course of law. See FUNDAMENTAL – FAIRNESS DOCTRINE. *"The words 'due process' have a precise technical import, and are only applicable to the proces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courts of justice; they can never be referred to an act of legislature." Alexander Hamilton, Remarks on an Act for Regulating Elections, New York Assembly, 6 Feb, 1787, in 4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34, 35 (Harold C. Syrett ed., 1962).* *"The words, 'due process of law,' were undoubtedly intended to convey the same meaning as the words, 'by the law of the land,' in Magna Charta." Murray's Lessee v. Hoboken Land & Improvement Co., 59 U.S. (18 How.) 272, 276 (1856).*

[91] 同註 10 ，頁 610 。

"Due process of law in each particular case means, such an exertion of the powers of government as the settled maxims of law sanction, and under such safeguards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as those maxims prescribe for the class of cases to which the one in question belongs." Thomas M. Cooley, A treatise on the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356 (1868).

"*An elementary and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of due process in any proceeding which is to be accorded finality is notice reasonably calculated, under all the circumstances, to apprise interested parties of the pendency of the action and afford them an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eir objections. . . . The notice must be of such nature as reasonably to convey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Mullane v. Central Hanover Bank & Trust Co., 339 U.S. 306, 314, 70 S.Ct. 652, 657 (1950).*

作者簡譯

(源自 16 世紀)法律訴訟的管理係對於私人權力的保護及強制根據已確認的法規及原則，包括通知及法院(tribunal)在實施裁決前給予當事人公平聽審的權力 — 同義詞： due process of law ； due course of law 。

「『正當程序』一詞有一嚴謹(precise)技術上的輸入項，並只有適用在法院審判的程序及訴訟；該程序從不能被歸類在(be referred to)一個立法機關的法案」，Alexander Hamilton 在 1787 年 2 月 6 日紐約議會針對一選舉管理法案(Act for Regulating Elections)的評論(remark)（在 1962 年由 Harold C. Syrett 編輯 Alexander Hamilton 所著第 4 報告第

34 及 35 頁)。

「『正當法律程序』一詞無疑地被國內法 (the law of the land) 用以 (intended) 傳達 (convey) 其字面上相同的意思」(1868 年 Thomas M. Cooley 所著〈憲法的限制論文 (A treatise on the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s)〉第 356 頁參照)。

「在每件具體個案中，正當法律程序意指政府力量努力 (exertion) 設下法律制定裁罰規則 (sanction) 的座右銘 (maxims)，並在那些保護個人權力的防護措施 (safeguards) 之下，為應歸入此類個案的案件指示其座右銘。」(1856 年 *Murray's Lessee v. Hoboken Land & Improvement Co.*, 59 U.S. (18 How.) 272, 276 參照)。

在任何的訴訟中，正當程序的一個初步且基本的要求是，在所有的情況下，通知被合理地算計以告知 (apprise) 懸而未決 (pendency) 的訴訟利害關係人並提供 (afford) 他們一個提呈辯詞 (objection) 的機會。 … 這通知須具備合理地傳達 (convey) 被要求的訊息之性質。(1950 年 *Mullane v. Central Hanover Bank & Trust Co.*, 339 U.S. 306, 314, 70 S.Ct. 652, 657 參照)。

其次，再依《 Law Dictionary 》 (5th ed.) 對 due process of law 所下的定義： [92]

原文
DUE PROCESS OF LAW *a phrase which was first expressly*

[92] 同註 11 ，頁 160 。

introduced into American jurisprudence in the ***Fifth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which provides that "nor [shall any person]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action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7 Pet. 243 (1833). The phrase was made applicable to the states with the adoption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Section 1, which states that "Nor shall any State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The phrase does not have a fixed meaning but expands with jurisprudential attitudes of fundamental fairness. 302 U.S. 319. The legal substance of the phrase is divided into the areas of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and procedural due process. The constitutional safeguard of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requires that all legislation be in furtherance of a legitimate governmental objective. Since the late 1930s, the Supreme Court has generally limited judicial review on the basis of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law is rationally related to a legitimate goal. Only where legislation restricts what the Court characterizes as "fundamental rights" will the Court allow stricter scrutiny. Such rights include First Amendment, voting, and sexual privacy rights (410 U.S. 113).* ***Strict scrutiny*** *involves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law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a compelling governmental interest.*

The original content of the phrase was a PROCEDURAL DUE PROCESS protection, i.e., in guaranteeing procedural fairness where the government would deprive one of his property or liberty. This requires that notice and the right to a fair hearing be accorded prior to a deprivation. 237 U.S. 309. The enumeration of those procedures required by due process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factual context. The extent to which procedural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ue process must be afforded a person is influenced by the extent to which he may be "condemned to suffer grievous loss . . . and depends upon whether the [person's] interest in avoiding that loss outweighs the governmental interest in summary adjudication. Accordingly . . . 'consideration of what procedures due process may require under any given set of circumstances must begin with a determination of the precise nature of the government function involved as well as of the private interest that hass been affected by governmental action'." 397 U.S. 254, 262 – 263. In recent years, the bulk of problems in determining the scope of procedural due process has involved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property.*** *The due process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has been used as the vehicl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ost of the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rights in the Bill of Rights to state action.*

Due processs of law does not have a fixed meaning. As the constitution itself it adjusts with changing jurisprudential values. Said Justice Frankfurter: "The requirement of 'due process' is not a fair – weather or timid assurance. It must be respected in periods of calm and in times of trouble; it protects aliens as well as citizens. But 'due process,' unlike some legal rules, is not a technical conception with a fixed content unrelated to time, place and circumstances. Expressing as it does in its ultimate analysis respect enforced by law for that feeling of just treatment which has been evolved through centuries of Anglo –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due process' cannot be imprisoned within the treacherous limits of any formula. Representing a profound attitude of fairness between man and man, and more particularly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government, 'due process' is compounded of history, reason, the past course of decisions, and stout confidence in the strength of the democratic faith which we profess. Due process is not a mechanical instrument. It is not a yardstick. . . . It is a delicate process of adjustment inescapably involving the exercise of judgment by those whom the Constitution entrusted with the unfolding of the process." 341 U.S. 123, 162 – 163.

作者簡譯

在 1833 年 7 Pet. 243 美國憲法第 5 修正案，正當法律程序首次明確地被介紹在美國司法體例 (jurisprudence) 中，聯邦政府的訴訟規定 (provide)「任何人不得在沒有正當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該程序被設定適用在任何通過第 14 修正案的州，第 1 節規定任何州不得在沒有正當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該程序並沒有僵固的定義，但拓展了正大光明基本原則在司法體例上的態度 (302 U.S. 319 參照)。正當法律程序的法定基本內容被區分成實質的正當法律程序及程序的正當法律程序。實質的正當法律程序在憲法上的捍衛－要求所有的法律需促成 (furtherance) 立法目的之正當（或合法）性 (legitimate)。自 1930 年代晚期以降，聯邦最高法院已廣泛地限縮司法檢察實質的正當法律程序的基礎以決定法律是否合理的展現其正當目的。只有在立法限定法院表示那些具「基本權力」特徵的部分，法院才允許進行更嚴格的審查 (scrutiny)。此處所指涉的權力包括憲法第 1 修正案、投票權及性別隱私權等 (410 U.S. 113 參照)。嚴格審查涉及為決定法律是否有必要去更進一步強制 (compelling) 統治上的利益。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正當法律程序的原始內涵係程序上之正當法律程序的保護，即政府在剝奪他人的財產或自由時應確保其程序正當。就此正當程序的要求係在剝奪前先通知被告並給予公平聽審的權力（237 U.S. 309 參照）。正當法律程序在程序上所要求列舉的細項會因實際情況而異。正當法律程序的限度（extent）必須擔負的起一個人被影響－在他可能被宣判的罪責（condemned）所招致嚴重損失 … 及憑藉在終審判決（summary adjudication）中迴避個人損失所帶來的利益是否大於（outweigh）政府的利益－的限度。因此，程序上的正當法律程序需考慮的是－要求在任何給定的情況下，不僅須起始於決定所涉及之政府職能的確切（precise）性質而且需慮及那些已被政府作為影響的私人利益（397 U.S. 254, 262－263 參照）。近年來，大多數決定程序上正當法律程序範圍之議題多攸關財產權。第 14 修正案關於正當程序的要求已被充作法源適用於在權利法案中針對州級訴訟大部分實質或程序上之權力。

正當法律程序沒有固定的意義，如同憲法本身隨著司法體例價值的轉變而調整。Frankfurter 法官說：「『正當程序』的要求不是公平的天氣或怯懦的保險，它必須在平靜的時期及麻煩的時刻被考慮，它保護外來者如同本國公民。但正當程序不同於某些法律規則，它不是一個與時間、地點及情況無關且有固定意涵的技術性概念，為了貫徹幾世紀在英美憲政（Anglo－American constitutional）的歷史和文明所發展對公平待遇（just treatment）的感知，正當程序正如同它表達在基本原理（ultimate）的分析考量被法律貫徹實現，正當程序亦不能在任何方案中的危險限度（treacherous limits）內被桎梏（imprisoned），代表著一種人與人間公平正義的深奧姿態，尤其更多係在個人和政府間，正當程序乃歷史、理性（reason）、過去的決策過程及我們宣稱（profess）對民主信仰力量的堅定信念（stout confidence）等的混合，正當程序並非是一種機械式的手段（instrument）、它不是一種準繩（yardstick），它

是一種精緻的調整過程－調整無可逃避涉及（involving）執行評價（judgment）那些被憲法託付（entrusted）的開展（unfolding）過程」。（341 U.S. 123, 162－163 參照）。

查找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對 due process 所作的介紹，摘錄如下：[93]

原文

The Constitution states only one command twice. The Fifth Amendment says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at no one shall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ratified in 1868, uses the same eleven words, called the Due Process Clause, to describe a legal obligation of all states. These words have as their central promise an assurance that all levels of American government must operate within the law ("legality") and provide fair procedures. Most of this essay concerns that promise. We should briefly note, however, three other uses these words have had 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作者簡譯

憲法聲明一項命令兩次，在第 5 修正案向聯邦政府訴明：「沒有人可以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在沒有正當法律程序的情況下」。1868 年被批准

[93] Peter Strauss,（2017）. "Due Process."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NY: LII, Cornell. Retrieved June 7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due_process

(ratified) 的第 14 修正案，用相同 11 個字（被稱為正當程序條款）描述所有州的法定義務。這句詞如同字面主要承諾一項保證－所有層級的美國政府必須依法行政並提供公平的程序，本文大多數關注在這個承諾。然而，我們必須簡要的註記，這幾個字在美國憲法裡面已有其他 3 個用途。

此外，該篇文章對 What procedures are due（程序上的正當程序）作了進一步的詳述，本文摘錄的重點如下：[94]

原文
It follows from the preceding discussion that one cannot expect to list the elements of "required procedures" under American law. In the case involving a ten – day suspension from public school, a chance to tell the school principal (someone other than the complaining teacher) one's own side of the story was sufficient. Suspension of welfare payments may still be held to require all the elements specified in Goldberg, and actual termination of those payments, somewhat more. Nonetheless, an analysis made by the late Judge Henry Friendly in his well – regarded article, "Some Kind of Hearing," generated a list that remains highly influential, as to both content and relative priority: *1. An unbiased tribunal.* *2. Notice of the proposed action and the grounds asserted for it.* *3. Opportunity to present reasons why the proposed action should not*

[94] 同前註。

be taken.

4. *The right to present evidence, including the right to call witnesses*.

5. *The right to know opposing evidence*.

6. *The right to cross–examine adverse witnesses*.

7. *A decision based exclusively on the evidence presented*.

8. *Opportunity to be represented by counsel*.

9. *Requirement that the tribunal prepare a record of the evidence presented*.

10. *Requirement that the tribunal prepare written findings of fact and reasons for its decision*.

Again, these are simply the kinds of procedures that might be claimed in a "due process" argument, roughly in order of their perceived importance, and not a list of procedures that will in fact be required.

作者簡譯

延續先前的討論，我們無法期待在美國法律下列出「必要程序」的要素，在涉及公立學校停課 10 天的個案中，有機會告訴學校負責人（抱怨的老師除外）自己單方的陳述即已足夠。停發的福利金仍被把持 (held) 著，藉以要求所有被指定 (specified) 在 Goldberg 的元素，較實際止付 (termination) 那

些帳款所帶來的影響大些。儘管如此，已故法官 Henry Friendly 在他的著名文章中分析，「某種形式的聽證」已產出一個在內容與優先關係維持高度影響力的表列。

1. 一個無偏見 (unbiased) 的法庭 (tribunal)。

2. 被起訴的通知及一造起訴所主張 (assert) 的根據 (grounds)。

3. 提供他造提呈為何起訴所持理由不應被採納的機會。

4. 提供兩造提呈證據的權力，包括傳喚證人的權力。

5. 知悉反對方 (opposing) 證據的權力。

6. 交互檢證不利 (abverse) 證人的權力。

7. 審判的裁決完全 (exclusively) 基於所提呈的證據。

8. 法律顧問代表出席的機會。

9. 要求法院準備證據被提呈的記錄。

10. 要求法院準備寫入已發現的事實及裁決的理由。

再一次強調，以上僅是簡略地呈現那些可能被主張在「正當程序」訴求過程的種類，粗略地按照它們被理解 (perceived) 重要性的順序，而非事實上將被要求之程序列表。

至於，若法院未遵守憲法或法律賦予法院應盡義務而恣意剝奪憲法或法律所保障之個人權利，則法院執事恐將違反美國法典第 18 篇第 242 條的規定。查找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之登載，關於美國法典第 18

篇第 242 條之原文規定如下： [95]

原文
18 U.S. Code § 242 – Deprivation of rights under color of law Whoever, under color of any law, statute, ordinance, regulation, or custom, willfully subjects any person in any State, Territory, Commonwealth, Possession, or District to the deprivation of any rights, 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secured or protected by the Constitution or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to different punishments, pains, or penalties, on account of such person being an alien, or by reason of his color, or race, than are prescribed for the punishment of citizens, shall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one year, or both; and if bodily injury results from the acts committed in violation of this section or if such acts include the use, attempted use, or threatened use of a dangerous weapon, explosives, or fire, shall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ten years, or both; and if death results from the acts committed in violation of this section or if such acts include kidnapping or an attempt to kidnap, aggravated sexual abuse, or an attempt to commit aggravated sexual abuse, or an attempt to kill, shall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ed for any term of years or for life, or both, or may be sentenced to death.

作者簡譯

[95] "18 U.S. Code §242,"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May 17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8/242

無論是誰，在任何法律、法規、條例、規章或習俗的外表下，故意使任何人在任何州、領土、聯邦、屬地、或地區內被剝奪 (deprivation) 任何受憲法或美國法律所保全或保護的權利、特權 (privileges) 或豁免 (immunities)，或歸因於某人乃非我族類（外國人）、或藉由其膚色、種族為理由而差異化懲罰、痛苦或刑罰，將被飭令接受公民的處罰（意即沒有特權）－根據本標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監禁、或罰金、或徒刑得併科罰金；若因違反本節的規定而致他人身體受傷害（此種行為包括企圖使用或威脅即將使用危險武器、爆炸物或製造火災），應依本節規定處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監禁、或罰金、或徒刑得併科罰金；若因違反本節規定而致人於死（此種行為包括綁架或企圖綁架、加重的性虐待、企圖實施嚴重的性虐待或企圖殺害等），應依本節規定處以罰金、或任何年期、或徒刑得併科罰金、或終身監禁、或最重可判處死刑。

簡言之，上述規定係要求所有執法與公務人員必須回到尊重憲法維護人權的基線當中，致力避免執法踰越必要界線而導致人權受侵害。換言之，亦即無論是誰，即使在公權力的外表下，故意剝奪他人由憲法或法律所保障的權利的行為，即構成刑事罪。這種罪刑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至死刑。所謂「公權力外表下」不只包括被合法授權的聯邦、州、屬地與地方官員權限內的行為，也包括執行任務時超過權限的行為；本法條所指涉之「公權力外表下」的人，包括法官、警察、獄卒及其他執法人員、醫療機構的醫護人員或其他執行公務的人員，而且美國聯邦及各州都有近似規定，這是憲法與刑法針對人權無可迴避且必須討論的議題。正因為美國有諸如憲法第 4 修正案－免於非法搜索與扣押的法律規定，才使得美國人民的權利真正獲得保障。

綜覽以上定義，可歸結出「正當程序」乃政府機關（乃至於法院）必須尊重並維護所有憲法暨法律保障個人權力之基準，並藉正當程序以平衡國內法及

官署的力量,官署及因公執行職務者若未遵循此法定程序導致個人權益受損害,此將違反(offend)正當程序的意旨[96]。簡言之，美國司法制度在民事訴訟的範疇，攸關被告權益的部分，其重點關注在：

1. 通知：合法對當事人送達傳票；

2. 平衡：給予被告公平聽審及為自身權益提出抗辯與證人的機會；

3. 適法及正當程序：審判法院有確切的管轄權及裁罰依據。

一般而言，依循正當法律程序，受理法院對被告實施長臂管轄權係建構在數個基準上：

1. 被告出庭：被告未於收到涉訟出庭通知的當下或於限定期間內對審判法院之管轄權提出異議，且依傳票昭告的時間出庭答辯，則被告出庭的行為將被「視為承認」該審判法院有管轄權；

2. 明示承認(express consent)：被告透過契約明確(unambiguous)約定或與原告合意指定管轄法院，或自願接受該法院管轄；

3. 不抗辯或默示承認(implied consent)：對當事人作出有默示同意法院管轄權的假設或推定，法效同前被告按時出庭的動作，作為針對特定問題對非法院地居民行使管轄權的一種依據；

4. 對非法院地被告的出庭通知書（傳票）的送達，尚可細分成：

---

[96] "Due process," ***Wikipedia.*** Retrieved May 17th,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ue_process 簡介原文節錄於下：

Due process is the legal requirement that the state must respect all legal rights that are owed to a person. Due process balances the power of law of the land and protects the individual person from it. When a government harms a person without following the exact course of the law, this constitutes a due process violation, which offends the rule of law.

(1) 對非該州居民的州內送達

及 (2) 對法院地外之送達

針對第 (1) 款，州級或地方法院可直接在其州內進行審判，如「過境管轄權 (transient jurisdiction) 」，但過境管轄權目前仍僅對自然人具長臂管轄中之對人管轄權的法律效果；針對第 (2) 款，州級或地方法院則須援引「最小接觸」和「對法院主張管轄權之可能顯可預見 (anticipation) 」等原則來主張其長臂管轄權。此外，在最被美國注重的專利訴訟判例當中，迄今已發展出「顯而易見 (obviousness) 」和「可專利的標的物 (patent eligibility) 」等針對訴訟客體所衍生的理論，此等由美國法院恣意地擴張其長臂管轄權的個案，隨著國際貿易愈來愈綿密交織的發展，其爭端正不斷地擴大中。

另外，關於正當程序，尚要求當事人或法院不得以「引誘 (enticement) 」的方式欺詐或誘使不在管轄權區域內之被告進入受案法院所在地的州，因虛假陳述或欺騙行為使被告進入管轄權區域，讓法院得對被告進行傳喚的作法將導致法院的作為失其效力（毒樹果理論）。在 Blandin v. Ostrander, 239 Fed. 700 (2d Cir. 1917) 一案中，被告 Blandin （原住所落籍在新罕布夏州 (New Hampshire) ）申辯其係以生意為由被騙至紐約州，故紐約州地方法院的傳喚應屬無效，該申辯雖在初審地方法院被駁回，但聯邦上訴法院則採用被告的辯詞推翻初審法院的判決。 [97]

由上可知，正當程序相關條件限制了州法院主張對州際交易或非居民被告擁有管轄權的權限，於是，無論設身於訴訟關係的何種地位，都應在訴訟過程中逐一檢視審判過程中有無循正當程序的要求進行訴訟或作為證據呈現、意見陳述之攻擊防禦的方法。以下，進入美國主張長臂管轄權最為重要的理論核心

---

[97] 韓德培、韓健，(1994)。**美國國際私法（衝突法）導論**，頁 85 ， 1 版 1 刷。北京：法律出版社。

－最小接觸原則。

第二款 傳統物理時空下實體法與程序法之適用－最小接觸原則

長臂管轄法規最初的理論基礎，係本於「默示同意」此一假設所萌生，依默示同意的法規範，在某一州從事某種行為之行為人被視為已同意接受當地法院的管轄，依此認定，當事人即便事前明示反對亦不能舉反證推翻[98]。但此種理論基礎終究有其涵射上的侷限，於是，長臂管轄後來繼續發展出「最小接觸 (Minimum contacts) 」原則，意即行為人（被告）的住所不在受案法院所在地的州，被告的活動（作為或不作為）產生受害者或導致在地原告的損害，且被告的與法院地的州間具有最小接觸關係，而原告所提的權利請求又與此等接觸關係有關聯時，繫案法院可依此權利請求主張該州對行為人有對人管轄權，逕而對州外被告發出傳票。但早於最小接觸原則，美國曾以「有效控制理論 (Effective Control Theory) 」作為長臂管轄的理論依據，藉以界定其管轄權的「射程範圍」。所謂「有效控制」係針對審判法院針對個案有無實際支配能力而定，而案件的訴因是否與該州 (國 / 地) 具牽連關係，在聯邦最高法院早期尚未將「最小接觸」構成要件納入管轄權判準前，此等牽連關係多藉其他法例或規範比附援引加以詮釋，然隨著人際活動的日益複雜和增速，有效控制理論逐漸無法涵攝至每一個案，造成受害者或原告權益保障上之闕漏。

於是，美國最高法院於 1945 年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Washington*, 326 U.S. 310, 66 S.Ct. 154 個案中裁判確立被告行為須與法院所在州間具「最小接觸」關係的管轄權原則。但何謂「最小接觸」？程度如何判斷？就法院角度而言，法院在受理起訴前須檢視原告指稱：「被告的行為和法院所在州間具最小接觸關係」是否正確，在不違反「公平競爭與實質正義 (fair play and substantial

---

[98] 韓德培、韓健，(1994)。**美國國際私法（衝突法）導論**，頁 42～43 ，1 版 1 刷。北京：法律出版社。

justice）」的傳統概念下，法院關注的重點在於：被告是否蓄意（purposefully）從事某些活動（如在該州購置不動產、從事商業活動、路經該州而享有該州法律保護下所擁有的反射利益、從事侵權行為等）而享有特權（privilege of conducting activities），或其行為結果能受該州法律保護或享有該州利益。此等關注的要項旨在排除被告「隨機的、偶發的或不起眼的接觸（random, fortuitous, or attenuated contacts）」、不涉及被害者之單獨行為、或第三方行為，以減少訟源、純化訴訟主客體與歷程。簡言之，法院審查最小接觸要件所關注之焦點在於被告個人的蓄意行為、結果態樣、行為與結果間因果關係、被告與州法院間關係緊密程度，進而排除第三方或無關第三者之單方行為。詳細定義整理如下：[99]

依《Black's Law Dictionary》（10th ed.）針對 Minmum Contacts 所給的定義：[100]

原文
(1945) A nonresident defendant's forum – state connections, such as business activity or actions foreseeably leading to business activity, that are substantial enough to bring the defendant within the forum – state court's personal jurisdiction without offending traditional notions of fair play and substanti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Washington*, *326 U.S. 310*, *66 S.Ct. 154 (1945).* — *Also termed minimal contacts.* *See PURPOSEFUL – AVAILMENT DOCTRINE.*

[99] 陳秉訓，(2012)。論美國專利訴訟中對臺灣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以 2010 至 2011 年間聯邦地方法院判決為中心。**智慧財產月刊**，第 164 期，頁 12 。臺北。上網日期： 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 http://ar.ntut.edu.tw/teacherFiles/1676/journal201405190922116.pdf

[100] 同註 10 ，頁 1146 。

作者簡譯

(源自 1941 年)一非在地居民被告與州(或國)法庭的聯繫，例如商業活動或行為(actions, 訴訟)可預見地導致商業活動，而這類商業活動或行為實質足以將被告帶進法庭－州級法院的對人管轄權並未違反(offending)傳統公平競爭與實質正義的主張(notion, 概念)。(1945 年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Washington*, 326 U.S. 310, 66 S.Ct. 154 參照)。

其次，再依《Law Dictionary》(5th ed.)對 Minimum Contacts 所下的定義：[101]

原文

MINIMUM [MINIMAL] CONTACTS *that degree of contact with a* ***forum*** *state sufficient to maintain a* ***suit*** *there and not offend traditional notions of fair play and substantial justice which are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due process of law.*** *326 U.S. 310, 316. Such contacts include transacting business within the forum, 681 F. 2d 1003, 1007, advertising within the forum, or accepting insurance payments from persons within the forum. James & Hazard, Civil Procedure §2.16 (3rd ed. 1985). The requirement is not met if, for example, a person buys an item outside the forum and is then injured in the normal use of that item within the forum.*

[101] 同註 11，頁 321。

作者簡譯

最小接觸係指與州法庭的接觸程度足以維持一個訴訟，且並未牴觸由憲法所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關於公平競爭與實質正義的傳統主張（326 U.S. 310, 316 參照）。該接觸包括在法庭地的商業談判（transacting, 交易）（681 F. 2d 1007 參照）、法庭地的告示（advertising, 宣傳）、或在法庭地承兌（accepting, 同意）的個人保險帳款（1985 年第 3 版 *James & Hazard, Civil Procedure* § 2.16 參照）。例如一人在法庭地所在州外購買一件物品，而該商品在正常的使用下在法庭地所在州造成使用者受傷，這類的個案即未滿足最小接觸的要件（requirement, 規定）。

查找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之記載，對 Minimum Contacts 所作的介紹如下：[102]

原文

A nonresident defendant's connections with the forum state (i.e., the state where the lawsuit is brought) that are sufficient for jurisdiction over that defendant to be proper. Lack of minimum contacts violates the nonresident defendant's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due process and "offends traditional notions of fair play and substanti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Washington, 326 U.S. 310 (1945)*). *Examples of minimum contacts include conducting business within the state, incorporating in the state, and visiting the state.*

[102] "Minimum Contacts,"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May 17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minimum_contacts

作者簡譯
係一非居民被告與在地州（例如提起訴訟的州）法庭的聯繫足夠使管轄權完完全全 (proper, 恰當的) 適用在被告身上。缺少最小接觸違反非居民被告的憲法要求正當程序的權力，亦違反公平競爭與實質正義的傳統主張。(1945 年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Washington*, 326 U.S. 310, 參照) 。最小接觸的適例包括在該州內的商業行為、在該州公司組織的合併、及在該州的遊覽。

對於前述 Minimum Contacts 定義中不斷被提及的「公平競爭和實質正義 (fair play and substantial justice) 」，參考國際著名傳播媒體－湯姆森路透社 (Thomson Reuters) 供公眾查詢之電子工具書（網路資訊平台）－找法法律辭典 (FindLaw Legal Dictionary) ，由於該媒體在教科書或工具書業界亦屬大型出版商，具有一定程度之公信力，其設置此網路資訊平台的目的旨提供美國法律資訊需求者更多的便利與接觸該媒體的機會，該網路法律辭典對 Fair Play And Substantial Justice 作出了如下的介紹：[103]

原文
A requirement or standard of fairness which a court's assertion of personal jurisdiction over a nonresident defendant must meet in order to avoid a violation of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due process. See also minimum contacts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Washington in the Important

[103] "Fair Play And Substantial Justice," ***FindLaw Legal dictionary***, NY: Thomson Reuters. Retrieved May 18th, 2017. from: http://dictionary.findlaw.com/definition/fair-play-and-substantial-justice.html

Cases section. *NOTE*: *In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Washington, the Supreme Court held that in order for a state court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a defendant whose residence is elsewhere, the court must establish that the defendant has such minimum contacts with the state that the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over the defendant does not offend traditional notions of fair play and substantial justice. Among the factors used to make this determination are the difficulty for the defendant of appearing in the court, the state's interest in deciding the case, and the plaintiff's interest in the convenience of the cour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lief to be obtained there.*

作者簡譯

當法院針對非在地居民的被告主張其對人管轄權時，公平正義的法定要件與標準必須達到以避免違反在正當程序下所保護的被告權力（參考重要個案－國際鞋業公司控告華盛頓州政府（*International Shoe Co. v. Washington*）中最小接觸原則的部分），附註：在前述個案中，聯邦最高法院掌握了州級法院對非在地居民的被告執行管轄權的範圍，州級法院必須確認（establish）被告與該州間具最小接觸關係，且法院對被告執行其管轄權須不違背公平競爭與實質正義的傳統概念。在影響法院作出裁決的因素中包括被告出庭的困難程度、在該案中所認定的州利益、在法院便利下原告所獲利益、以及自該案所能獲取的有效救濟等。

於是由上可知，聲揚公平競爭和實質正義的傳統概念亦為最小接觸原則的核心主軸之一，但即便美國法院欲對非在地被告主張對人管轄權，亦須在美國

聯邦憲法所要求的正當程序下進行。不諱言地，最小接觸已成為美國民事訴訟法中用以針對適合於一州法院對設籍他州的被告主張 (assert, 堅持) 對人管轄權個案的專業術語。美國最高法院已裁定一些已確認並精煉 (refined, 推敲) 出部分原則的個案，這些個案具體指出法院對排除訴訟當事人與該州的接觸關係進而對訴訟當事人主張對人管轄權是不公平的，尤其是訴訟當事人能否合理地預期在該州的活動將會被拖 (haled, 猛拉) (傳喚或強迫某人出庭應答， the word "*haled*" means to summon or compel a person to respond in court.) 進當地的法院，意即被告有否得以預見其行為會被在地法院審判的可能，實務上，若被告無預見被審判的可能（例如原告至他國購入他國僅供內銷的貨品，卻在原告自己境內依通常的使用方式致生損害），除非被告因其作為（或不作為）而被外地法院審判的可能顯而易見，使被告究其過失而應負起罪責；否則，被告與在地法院間之最小接觸關係的舉證責任將由原告承擔。

基本上，美國法院若要主張其擁有管轄權，首要不能違背前述公平競爭與實質正義的傳統概念。一非本地居民的被告也許會與原告所在州的法庭產生最小接觸關係，假設他們做了：

1) 直接與該州接觸；

2) 與該州居民有接觸；

3) 將其產品投放至商業通路中，進一步達到與該州的接觸；

4) 尋求機會以服務該州的居民；

5) 已滿足 Calder 影響測試；或

6) 在該州有一非被動 (non－passive) 網站可供觀看。 [104]

---

[104] "Minimum contacts," ***Wikipedia.*** Retrieved May 18th,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

前述第 5 項的 Calder 影響測試 (Calder effects test) 係美國法院在網際網路個案上主張對人管轄權慣用的理論依據，用以補充最小接觸原則在網際網路上不夠充分的部分。 effects test 最早被法院運用在 1984 年 *Calder v. Jones*, 465 U.S. 783 個案，該案對所謂的「交互作用 (interactivity) 」或「最小接觸」原則的法定要件並未充分滿足，但起訴被法院受理，個案被標定 (targeted) 在法庭，法院仍須找出解決方案。設籍公民在 California 從事娛樂事業的女演員 Jones 根據一本在加州公開發行的雜誌發表破壞其名譽 (defamatory) 的文章控告設籍在 Florida 的作者 Calder 及雜誌社 National Enquirer 涉嫌誹謗 (libel)，該篇文章雖在 Florida 被撰寫與編輯， California 地方法院仍確認其對人管轄權可適當地運用在當地，主要係肇因於被告的行為已在該州造成影響 (effects) 。而該文章關切 (concern) 一加州居民的職業生涯並倚賴加州的資源（意指在加州販售）， California 地方法院認定被告故意 (intentional) 從事原告指涉的 (allegedly) 非法行為，使該訴訟明確地 (expressly) 被標定 (aimed) 在 California 。

針對網際網路的文章， effects test 可以用來檢查被告在網際網路活動的確切性質，以決定此州（或國）外的活動得否直接成為該州法庭的訴訟當事人或實體 (entities) 。這種被稱作 *Calder v. Jones* 的語言被充作「有目標的方向 (purposeful direction) 」的一種測試準則，要求：

---

org/wiki/Minimum_contacts　簡介原文節錄於下：

Minimum contacts is a term u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law of civil procedure to determine when it is appropriate for a court in one state to assert personal jurisdiction over a defendant from another state.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has decided a number of cases that have established and refined the principle that it is unfair for a court to assert jurisdiction over a party unless that party's contacts with the state in which that court sits are such that the party "could reasonably expect to be haled into court" in that state. This jurisdiction must "not offend traditional notions of fair play and substantial justice". A non–resident defendant may have minimum contacts with the forum state if they 1) have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state; 2) have a contract with a resident of the state; 3) have placed their product into the stream of commerce such that it reaches the forum state; 4) seek to serve residents of the forum state; 5) have satisfied the Calder effects test; or 6) have a non–passive website viewed within the forum state.

a. 一個故意的活動，

b. 該活動明確地指向 (aimed) 該州的法庭，及

c. 意識到 (knowledge) 這傷害的衝擊 (brunt) 將被該州法庭所察覺 (be felt) 。

假如法院認定被告的活動達到「有目標的方向」的標準，法院將根據網際網路的活動來主張其對人管轄權，即使該活動並未達到交互作用 (interactivity) 或最小接觸原則在網際網路個案上主張對人管轄權的其他測試所要求的必要 (requisite) 水平。[105]

由於網際網路的活動係自 1990s 年代以後隨實體網路的擴建及使用者的增加才逐步興盛與流行，相關受害案件、侵權行為或非法活動亦隨著網際網路使用及參與人數的蓬勃發展而與日俱增，由於網際網路的活動具有即時、匿名及不易溯追等特性，細部的探究本文擬留待次節再作進一步介紹。

---

[105] "Personal jurisdiction in Internet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kipedia.*** Retrieved May 18th,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rsonal_jurisdiction_in_Internet_cases_in_the_United_States 簡介原文節錄於下：

The "effects" or "Calder" test

Courts may also apply the "effects" test from *Calder v. Jones*, 465 U.S. 783 (1984), in cases with insufficient interactivity or minimum contacts, but where an action is targeted at a particular forum. In Calder, a California resident in the entertainment business sued the National Enquirer, located in Florida, for libel based on an allegedly defamatory article published by the magazine. While the article was written and edited in Florida, the Court found that personal jurisdiction was properly established in California because of the effects of the defendants' conduct in that state. As the article concerned a California resident with a career in California and relied on California sources, the Court found the defendants' "intentional, and allegedly tortious, actions were expressly aimed at California."

In the Internet context, the effects test can be used to examine the exact nature of a defendant's Internet activities to determine whether its out of state actions were directed at parties or entities within the forum state. This is referred to in the language of *Calder v. Jones* as "purposeful direction," which requires (a) an intentional action, that was (b) expressly aimed at the forum state, with (c) knowledge that the brunt of the injury would be felt in the forum state. If a court finds that a defendant's actions meets the standard of purposeful direction, then personal jurisdiction may be asserted based on Internet activities which do not meet the requisite level of interactivity or minimum contacts needed for other tests of personal jurisdiction in Internet cases.

此外，最小接觸原則係美國司法裁判中主張對人管轄權相當重要的一項準則，但美國聯邦法院主張對人管轄權的類型主要區分成三種：「通常管轄權」、「特別管轄權」和「依據 Rule 4 (k)(2) 行使之對人管轄權」[106]，此處之 Rule 係指聯邦民事訴訟規則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而本文所探討之長臂管轄權中的對人管轄權亦是循以上揭櫫的方式來進行。

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4 條雖係針對「傳喚 (summon)」細節所作規定，但此條亦為美國聯邦法院對非美國籍人士或國際法人以長臂管轄權為背景對被告主張對人管轄權最常引用的條文，查找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之登載，由於該條文規定較繁細，筆者僅摘錄最重要的 (a) 項及針對外籍人士行使對人管轄權所依據之 (k) 項，內容如下：[107]

原文
Rule 4. Summons (a) Contents; Amendments. (1) Contents. A summons must: (A) name the court and the parties; (B) be directed to the defendant; (C) state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plaintiff's attorney or – if unrepresented – of the plaintiff;

[106] 陳秉訓，(2012)。論美國專利訴訟中對臺灣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以 2010 至 2011 年間聯邦地方法院判決為中心。**智慧財產月刊**，第 164 期，頁 5。臺北。上網日期：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http://ar.ntut.edu.tw/teacherFiles/1676/journal201405190922116.pdf

[107] "Rule 4,"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Retrieved May 18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rules/frcp/rule_4

(D) state the time within which the defendant must appear and defend;

(E) notify the defendant that a failure to appear and defend will result in a default judgment against the defendant for the relief demanded in the complaint;

(F) be signed by the clerk; and

(G) bear the court's seal.

(2) Amendments. The court may permit a summons to be amended.

(k) TERRITORIAL LIMITS OF EFFECTIVE SERVICE.

(1) *In General*. *Serving a summons or filing a waiver of service establishes personal jurisdiction over a defendant*:

(A) who is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a court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in the state where the district court is located;

(B) who is a party joined under Rule 14 or 19 and is served within a judicial distric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t more than 100 miles from where the summons was issued; or

(C) when authorized by a federal statute.

(2) Federal Claim Outside State-Court Jurisdiction. For a claim that arises under federal law, serving a summons or filing a waiver of service establishes personal jurisdiction over a defendant if: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 the defendant is not subject to jurisdiction in any state's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and

(B) exercising jurisdic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nd laws.

作者簡譯

第 4 條 傳喚

(a) 內容；修正。

(1) 內容。傳喚必須：

(A) 將法院及當事人的名字列出；

(B) 直接送交被告；

(C) 敘明原告代理人 (attorney) 的姓名及地址或－若無人代理－原告的姓名及地址；

(D) 敘明被告須到庭與抗辯的時間；

(E) 通知被告若未出庭抗辯將導致（或被視為）被告解除 (relief, 減輕) 對原告之控訴 (complaint) 質問 (demanded) 的機會而默許 (default) 法院做出不利被告的判決；

(F) 傳票由書記 (clerk) 簽署；及

(G) 按壓法院的印信。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 修正。法院得准予傳票作修正。

(k) 有效發送傳票的區域限制

(1) 一般而言。對一被告發送傳票或聲請放棄發送傳票以確認法院的對人管轄權：

(A) 被指稱有管轄權者係地方法院依其通常管轄權進行管轄；

(B) 依據本法第 14 條或第 19 條規定，被告參與訴訟成為涉訟當事人並在美國司法領域內被發送傳票且距發出傳票地不超過 100 英里；或

(C) 基於聯邦法律的授權。

(2) 聯邦法院主張在州法院管轄權之外。為了根據聯邦法律起訴的主張，對一被告發送傳票或聲請放棄發送傳票以確認法院的對人管轄權，假使：

(A) 被告並未被任何一州的法院依通常管轄權主張管轄；及

(B) 依據美國憲法及法律執行司法管轄權是自相合致的 (consistent, 始終如一的) 。

有了以上約略對美國法院傳喚外州居民、非美國籍人士或國際法人等被告在程序及細節上的理解，日後，無論位居訴訟當事人的那一造，大抵都能就傳喚程序之法定要件，逐項檢查美國法院所發出的傳票有無實體或程序上的瑕疵，或作為抗辯美國法院有無管轄權在程序上攻擊防禦的手段。

再者，美國民事訴訟制度雖將對人管轄權區分為「通常管轄權」、「特別管

轄權」與「依據 Rule 4 (k)(2) 行使之對人管轄權」，但長臂管轄權中的「對人管轄權 (Jurisdiction in personam) 」本質上所關注的焦點仍在於法院如何對非該州或外籍人士或外籍法人行使管轄權。一般而言，法院會依照「通常管轄權」開庭審理的個案並不以被告特定的侵權行為或非法活動為必要，主要仍是以有否符合通常管轄權的審理要件作評判；而「特別管轄權」則會聚焦在被告的侵害客體（即訴訟標的，如侵害專利權），此二種管轄權之基本原理雷同，但仍都須符合兩個要件：

1. 該州有長臂管轄條款准許地方法院行使管轄權；

2. 管轄權的施行需符合聯邦憲法所要求的正當程序進行。

在「通常管轄權」部分，依據「最小接觸」所評判的標準較高，法院檢驗的事實係原告指涉被告在該州的活動，而即便有被告在該州活動的事實卻不一定能與原告所控訴的損害產生關連或難以證明其因果關係，除非原告能證明被告與該州間具「持續且系統性接觸 (continuous and systematic contacts) 」已達最小接觸的法定要件，惟，有無持續且系統性接觸係個案事實認定的問題，迄目前為止，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的判例鮮少能定義其判斷原則。

在「特別管轄權」部分，從聯邦地方法院的判例中，可彙整出三要件：

1. 被告有意針對該州從事活動；

2. 原告之聲明源自於該活動或與該活動有關；

3. 法院行使管轄權係公平且合理。

上述前二要件的舉證責任歸屬原告；第三要件則須被告舉反證推翻，判斷依據可就上一款關於程序上正當程序之要件逐一檢驗。另外，自眾多判例中，尚可歸納出聯邦法院會考量被告提出的訴求：

1. 被告所承受的負擔；

2. 法院所在州的利益；

3. 原告獲得救濟的利益；

4. 跨州的利益，使糾紛能獲得最有效率解決；

5. 州際間所共享之利益，或推廣之基本價值、社會政策。

由於上列 5 項因素並非有特定權重，使這些基準變成無既定規則可遵循。

「依據 Rule 4 (k)(2) 行使之對人管轄權」又稱「聯邦長臂條款 (federal long arm statute)」係針對那些雖然被告在美國數州有從事商業活動，但顯不足以讓各州地方法院對被告行使對人管轄權的情況而設。Rule 4 (k)(2) 須和 4 (k)(1)(A) 一併考量，Rule 4 (k)(2) 係在 4 (k)(1)(A) 無法適用時才得以適用。Rule 4 (k)(1)(A) 規範聯邦地方法院之對人管轄權須奠基於該州法院是否有對人管轄權，相關規則可以「通常管轄權」和「特別管轄權」所述內容作判斷。於是，要採 Rule 4 (k)(2) 須滿足二要件：

1. 無單獨一州法院可對被告行使對人管轄權；

2. 行使管轄權符合聯邦憲法所要求之「正當程序」。

再換個角度，若改以訴訟進行之舉證責任角度觀察，聯邦地方法院有權決定原告能否進行「管轄權之事實調查程序 (jurisdictional discovery)」，當事實明顯確知而毋庸調查 (Things manifest do not require proof.) 時，原告僅需負「初步舉證責任 (a prima facie showing)」即可[108]。法院判斷的準據係針對

---

[108] See case： *Trintec Industries, Inc. v. Pedre Promotional Products, Inc.*, 395 F.3d 1275, 1279 (Fed Cir. 2005)
"TRINTEC IND. V. PEDRE PROMO. PROD," ***casetext.*** Retrieved May 18th, 2017.

原告所有的訴狀 (pleadings) 或宣誓、口供 (affidavits)，以對原告最有利觀點解釋，探究原告所述事實能否合理化「對人管轄權」的行使。當訴狀或宣誓都不足以支持法院行使「對人管轄權」時，原告的舉證責任提高，有權要求法院進行事實調查程序，法院得進行或拒絕該事實調查之聲請；一旦法院完成「事實調查程序」,原告成為「優勢舉證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109]，法院即須對原告有利及不利事證一併作考量。

以上介紹長臂管轄權的個案多係以擴展美國法院的管轄權為大宗，但亦有美國政府部門即便實施了域外的治外法權（長臂管轄權），卻仍被聯邦最高法院限縮其司法管轄權範圍的個案，筆者試以 2010 年 *Morrison v.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個案 [110] 來敘明，該案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慮及美國證券法之治外法權 (extraterritorial) 的域外效力。 Morrison 消滅 (extinguish) 兩類已在多年前激增的 (proliferated, 擴散) 證券集體訴訟的索賠：1. 外國立方 (foreign–cubed) 的索賠，係將那些外國籍原告控告外國籍證券發行商在外匯交易所造成的損失提交訴訟；與 2. 外國平方 (foreign–squared) 的索賠，係將那些本國原告控告外國籍證券發行商在外匯交易所造成的損失提交訴訟。 [111]

---

from: https://casetext.com/case/trintec-ind-v-pedre-promo-prod

[109] See case： *Pieczenik v. Dyax*, 265 F.3d 1329, 1336 (Fed Cir. 2001) "PIECZENIK V. DYAX CORP," ***casetext.*** Retrieved May 18th, 2017. from: https://casetext.com/case/pieczenik-v-dyax-corp

[110] See case： *Morrison v.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Ltd*, 547 F.3d 167 (Fed Cir. 2008) "MORRISON V.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casetext.*** Retrieved May 18th, 2017. from: https://casetext.com/case/morrison-v-national-australia-bank-2

[111] "Morrison v.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Wikipedia.*** Retrieved May 18th,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rrison_v._National_Australia_Bank 個案簡介如下：

Morrison v.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561 U.S. 247 (2010), was a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case concerning the extraterritorial effect of U.S. securities legislation. Morrison extinguished two species of securities class–action claims that had proliferated in preceding years: "foreign – cubed" claims, in which foreign plaintiffs sued foreign issuers for losses on transactions on foreign exchanges, and "foreign – squared" claims, brought by domestic plaintiffs against foreign issuers for losses on transactions on foreign exchanges.

The Dodd – 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in its section 929P(b), allowed the SEC and DOJ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but this interpretation is contested in the courts. In its section 929Y, the Act commissioned the SEC to study extending the permission to private actors. The study indicated a number of options to be taken by Congress, which in varying degrees would mitigate the decision.

Dodd – Frank 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Dodd – 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第 929P(b) 節允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與美國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在域外施展其治外法權，但這種闡釋(interpretation) 在法庭上時有爭議 (contest)。同法案第 929Y 節，委託美國證交會研究擴展對私人發放許可證的效益，該研究指出還有許多議案尚需經國會的議決（代表部分金融政策尚未歷經民意的檢驗）。

因涉及 2008 年華爾街金融風暴而被美國證交會提起公訴之 Goldman Sachs 副總裁 Fabrice Tourre，於 2010 年底要求美國證交會撤銷對他的訴訟，即是基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Morrison v.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案的反射效應，他聲稱他的交易都在美國境外，據此應不受美國法律的拘束。

由上可知，並非任何一種類型的個案都會被美國法院實施長臂管轄權，或儘管已實施了域外法權，仍會因為訴訟經濟、考量域外法權的效力、減少訟源、杜絕大眾濫用司法資源或即便起訴卻無法審判或執行等緣故，使美國聯邦上訴或最高法院以駁回或消滅訴訟的方式來解決。回顧美國最高法院對 *Morrison v.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案的裁決，管見以為，應係採用了有效控制理論的結果。

第三款 擬制網際網路下適用長臂管轄權之理論基礎

另一方面，1990s 年代以後，隨著全球實體網路的擴建、電子通訊產品的普及、使用者的增加及軟硬體設施親近的便利等，網際網路所帶來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甚至重要政經人士（如美國總統 Donald J. Trump）亦利用新興網路

In late 2010, Fabrice Tourre of Goldman Sachs asked for dismissal of an SEC suit against him based on the repercussions of the *Morrison v.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Ltd* Supreme Court case, claiming his deals were outside the US and thus not subject to certain US laws.

社群媒體作為向大眾溝通的管道，網路社交平台（如 facebook 、 twitter ）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大眾交誼的工具，甚至成為公開傳遞訊息、顛覆政府的媒介（如茉莉花革命），即時通訊軟體（如 line 、 whatsapp ）亦大抵取代電話，成為大眾傳播訊息的常態，當我們在享受因科技進步所帶來的便利的同時，犯罪或侵權行為亦較過去更容易侵入人們的生活，網路侵權案件亦以侵害名譽、著作或隱私權等最為常見，尤其是網際網路具有虛擬、即時、交互、自由、容易接觸等特性，相對取證困難度也加大 [112] 。然而，我們所訂定的現行法乃本於我們過去成長且熟悉的物理時空環境，遠不及於現在突飛猛進的網際網路加害手段或翻新的侵權態樣。

因此，為了填補受害者的損害或平復侵權案件，法院透過新興的學說理論及解釋的手段，進一步擴大其管轄權的範圍，此舉當然值得被網絡使用者讚揚，但相對而言，也擴大了政府力量或國內法對個人生活的桎梏，尤其是針對本文所討論的非美國籍人士，那怕是從未入境美國，僅在自己國度自己稍具知名度或影響力的部落格 (blog) 內撰寫詆毀美國人名譽的文章，都將有可能成為美國法庭的誹謗罪被告，這是不容輕忽的網際網路影響力，藉此媒介所衍生的商業活動和侵權行為，更早已突破二戰以來所形成的行政或地理疆域，亦較物理時空所建構的現實社會影響更為快速且深遠，畢竟，網際網路所建構起的平台，向來就不是被設計用以侷限在既有之行政或地理疆域中，更何況，由網際網路所串接起來的活動尚具有全球、無國界、虛擬、即時、匿名、非中心、且不易溯追、無單一統御或管轄主體等特性，讓建構在其上的交易活動或侵權行為已難被具體物理時空下的現實社會所掌控。有鑑於此，為保護消費者或受害者的權益，美國司法制度的長臂管轄毋庸置疑地擴展其管轄權至網際網路交易及侵權行為。在這部分，中國也不惶多讓，具體立法落實在 2011 年 4 月 1 日起

[112] 蔣懿，(2010)。網路侵權案件管轄權問題研究。碩士論文，摘要頁。復旦大學，法律研究所。上海。

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113]，惟該條文將被侵害的權利限縮在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等人格權，未來若有其他的侵權態樣出現時可否類推適用？若犯罪者或受害人分別隸屬不同國籍，產生管轄權競合時，應以何地法院為主要管轄法院？中國是否也要實施長臂管轄？對此，均不無疑義。

由於網際網路的侵權態樣係晚近廿年才興起，雖有美國司法部門逐漸累積網際網路侵權行為的判決先例，但個案或裁判數仍不足以形成公認的體例或有力的學說，有鑑於網際網路已成為現今人類生活不可分的一部分，亦為未來交易、溝通及交誼的重要平台與趨勢，本文仍企圖為此領域整理出概括的輪廓，以作為各位先進研究者的參考。

美國法院對使用網際網路的被告主張其對人管轄權以實施長臂管轄權的個案有日漸擴增的趨勢，其中不少案例係法院僅根據原告的訴求及使用者在網際網路活動即對被告發出傳票。美國民事訴訟法中對人管轄權的前提是：被告不受得否被外州或國外法院行使管轄權的約束，而非「有意使用」該州所提供的便利或好處。一般而言，該原則基於兩個主要原則：法院應保護被告免受在無限多個可能偏遠的司法管轄區接受或面臨不當的訴訟負擔（程序上尚須符合聯邦憲法保全被告權利，須按正當程序之要求）；美國法院應防止其它國家限制該國國籍的被告出境等行為導致中止美國法院追訴的情況，用以限制或對抗其他國家的主權主張。[114]

---

[113]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
通過網路或者採用其他方式侵害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等人格權的，適用被侵權人經常居所地法律。

[114] 同註 105。 Retrieved May 18th, 2017. 簡介原文摘錄於下：
Personal jurisdiction in Internet cases *refers to a growing set of judicial precedents in American courts where personal jurisdiction has been asserted upon defendants based solely on their Internet activities. Personal jurisdiction in American civil procedure law is premised on the notion that a defendant should not be subject to the decisions of a foreign or out of state court, without having "purposely availed" himself of the benefits that the forum state has to offer. Generally, the doctrine is grounded on two main principles: courts should protect defendants from the undue burden of facing litigation in*

在網際網路環境下，美國法院主張對人管轄權的個案通常涉及網站的所有者或基於網際網路的服務，他們在公開的網站（使靠近網路者得以共見共享，其影響領域將超過一般的行政或地理疆域）內廣告或積極促進其業務，但有被告抗辯指出他們在其國度（或某特定國家內）並沒有足夠的接觸而能使他們須在美國某州進行訴訟（即未達最小接觸原則的要件）。然而，網際網路侵權或加害個案仍在發生，原告或被害者的權益尚未被填補。於是，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法院亦面臨如何將其對人管轄權的原理原則應用於無邊界通信傳媒的挑戰。更何況，網際網路的設計本來就是企圖欲使世界各地的企業或個人能夠跨越國界、無時差地進行即時交流或訊息交換。這是一個快速變化的領域，而現行法目前仍似尚未跟上，且目前亦無最高法院的判決先例。儘管如此，聯邦地方法院已逐漸累積愈來愈多的判例，在針對如何認定在網際網路環境下主張對人管轄權方面逐步達成共識。

網際網路上的交易或侵權行為，已難以用現有之行政或地理疆域來劃歸管轄權，更無法借用海商或民用航空法之立法技術將船舶或航空器視為一國領土之延伸，面對此等跨國界、跨領域、超時空的新行為態樣，美國學界和司法單位發展出新的學說理論，嘗試將物理時空的法規依據套用至虛擬的網際網路世界中，其發展的理論有 2 ： 1. 互動頻率（滑動標尺）測試 (Sliding scale Test)，係以被告在網際網路上之活動頻繁程度作判斷； 2. 效果測試 (Effect Test)

---

an unlimited number of possibly remote jurisdictions (in line with the due process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courts should prevent states from infringing on the sovereignty of other states by limiting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defendants can be "haled" into court.

In the Internet context, personal jurisdiction cases often involve proprietors of websites or Internet-based services that either advertise or actively promote their businesses nationally, but argue that they do not have sufficient contacts within a particular state to subject them to litigation in that state. With the growth of the Internet, courts have faced the challenge of applying long-standing principles of personal jurisdiction to a borderless communication medium that enables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all over the world to instantaneously interact across state boundaries. This is a rapidly changing area of law without a Supreme Court precedent. There is however, a growing consensus among federal district courts as to how to determine when personal jurisdiction may be asserted in an Internet context.

，係以被告之行為在網際網路上達成的效果作判斷。

1. 互動頻率測試

第一類互動頻率測試尚須再區別成：

(1) 當事人透過網際網路（商業網站）從事商業交易或提供收費諮詢或其他服務（屬積極型）[115]；

(2) 僅透過網際網路進行訊息交換（為交互型）[116]；

(3) 僅在被動型網站上發布訊息（為消極型）[117] 等三種層次。

簡言之，互動頻率測試取決於網路交易或侵權行為在網際網路上的頻率，且按交互程度或受害情節之輕重來確立法院管轄權的有無。其構成要件尚可細

---

[115] See case： *Zippo Manufacturing Co. v. Zippo Dot Com, Inc.*, 952 F. Supp. 1119 (W.D. Pa. 1997)
"Zippo Manufacturing Co. v. Zippo Dot Com, Inc.," ***Wikipedia.*** Retrieved May 18th,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Zippo_Manufacturing_Co._v._Zippo_ Dot_Com,_Inc
個案簡介摘錄於下：
Zippo Manufacturing Co. v. Zippo Dot Com, Inc., *952 F. Supp. 1119 (W.D. Pa. 1997), was a decis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Western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 in which the Court found personal jurisdiction over a defendant providing Internet services. The case is a landmark opinion regarding Internet jurisdiction, an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Cyberlaw opinions. Lead counsel for Zippo Manufacturing in this case was Paul Perlman of Hodgson Russ LLP, in Buffalo, New York.*

[116] See case： *Maritz, Inc. v. Cybergold, Inc.*, 947 F. Supp. 1328 (E.D. Mo. 1996)
"Maritz, Inc. v. Cybergold, Inc.,," ***Wikipedia.*** Retrieved May 18th,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itz,_Inc._v._Cybergold,_Inc 個案簡介摘錄於下：
Maritz, Inc. v. Cybergold, Inc., *947 F. Supp. 1328 (E.D. Mo. 1996), was a personal jurisdiction case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Missouri ruled that operator of website, for which server was located in California, was subject to personal jurisdiction in Missouri under "commission of a tortious act" provision of Missouri's long-arm statute, §506.500 RSMo. The case was brought before the court by Marits, Inc. alleging that the Cybergold's use of mark for advertising internet site was a trademark infringement. Cybergold moved to dismiss the suit for lack of personal jurisdiction, but the court found that the operational nature of the Internet based service provided a connection for Cybergold to be sued in Missouri.*

[117] See case： *Inset Systems, Inc. v. Instruction Set, Inc.* 937 F. Supp. 161 (Apr 17, 1996)
"Inset Systems, Inc. v. Instruction Set, Inc.,"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Retrieved May 18th, 2017. from: http://www.internetlibrary.com/pdf/Inset-Systems-Instruction-Set.pdf

分為：(i) 起訴原因係被告在審判法院地之行為（為行為犯）；(ii) 在審判法院地產生行為結果（為結果犯）；(iii) 被告之行為或其結果與審判法院所在的州具充分聯繫（即符合前述「最小接觸」原則）等。換言之，在網際網路上，由於網站具有可在任何時間被訪問、並可向不確定多人傳達訊息，使不特定多數人共聞共享之特性，而欲就上述第三種消極或被動性網站主張管轄權，目前學界爭論頗多，實務上亦鮮少成案。

2. 影響測試

不同於互動頻率測試，第二類影響測試著重於網際網路使用者（或域外被告）之故意行為致生在法院地的效果，意即若最終損害發生在法院地（明顯偏向結果犯的判斷），則受害原告所在地的州法院即享有管轄權。此項測試並未聚焦在域外被告與法院地居民間在網際網路上的交互程度，循行為結果之發生向侵權者主張管轄權的論述，亦已普遍被聯邦地方法院所採納。

影響測試並非初始即運用在網際網路的侵權個案上，延續上一小節在最小接觸原則中針對 Calder effects test 的介紹，1984 年美國最高法院審理 Calder 誹謗加州女演員 Jones 案[118]，該案被告 Calder 非 Californian，他在一份於加州發行量高達 60 萬份的雜誌發表詆毀 Jones 的文章，經原告要求卻拒絕道歉亦不撤回發表，加州地方法院認為被告 Calder 雖非該州居民，但 Calder 誹謗該州女演員 Jones 造成其名譽及身心受傷害，且 Calder 經原告要求卻拒絕撤回其撰文，明顯具有惡意，依加州法律規定：任何人應承擔因誹謗他人所造

---

[118] See case： *Calder v. Jones*, 465 U.S. 783 (1984)
"Calder v. Jones," ***Wikipedia*.** Retrieved May 18th,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lder_v._Jones 個案簡介如下：
***Calder v. Jones*,** *465 U.S. 783 (1984), was a case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held that a court within a state could assert personal jurisdiction over the author and editor of a national magazine which published an allegedly libelous article about a resident of that state, and where the magazine had wide circulation in that state.*

成的後果，故聯邦加州地方法院有對被告 Calder 及該雜誌編輯行使管轄權之必要與權力。

上述判決立案後，後續不少聯邦地方（巡迴）法院在許多商業侵權個案主張管轄權時亦會在被告的侵權行為中以存有故意之構成要件為必要，此類判例遂統稱為「嚴格影響測試 (Strict Effect Test) 」；相對的，那些不以行為人是否具備故意為必要，而專注在結果發生是否在該地的眾多判例則被稱為「寬鬆影響測試 (Soft Effect Test) 」。

從目前美國法院在許多網際網路民事侵權案件上採取上述互動頻率測試或影響測試或二者兼採的判決中，可確悉美國法院已將長臂管轄權運用到網際網路的社會裡。如此看來，未來任何網際網路使用者只要涉及侵權行為，其結果發生地或被侵權（如智慧財產權或商標、著作權等）或被害（如名譽）對象與美國有關，則極有可能被美國原告起訴後成為美國聯邦法院的被告，於是此等管轄權的範疇較過去美國法院要求「被告對於受美國司法審判的『預見可能性』」理論再向前邁進一大步，現代手持行動通訊裝置或個人電腦透過網際網路相互連結係屬生活常態，頻繁使用網際網路的普羅大眾，對美國長臂管轄權在網際網路上的理論拓展與判決轄域的擴張，實在不可輕忽怠慢、等閒視之。

第三節 本章結語

本章林林總總從美國司法系統的架構及運作，並詳細介紹美國司法保障人權的立法與精神，再進入長臂管轄權的定義與學理爭議，其後再窺探長臂管轄權係如何從人們可得掌控的物理時空界面拓展至虛擬無界的網際網路領域。

管轄權的行使係一國司法機關施展審判力的象徵已如前述，所謂管轄，是法院執行審判權合於法理的疆界，亦是一國主權的象徵；而涉外案件的「國際管轄權」，在英、美、奧地利與臺灣等地泛指「法院對涉外民事案件具備管轄權」，

與德、法、瑞士等國將審判權 (Grichtsbarkeit) 與國際管轄權 (Internationales Zustandigkeit) 截然劃分的概念明顯不同，但無論國內或涉外案件，原被告最須先被釐清的部分都須判斷其所靠近 (approach) 之法院有無管轄權。臺灣方面以大法官會議第 128 號解釋見出端倪，若受訴法院無「管轄權」，即不生該案應歸屬何級、何地法院管轄問題，即使作出裁判也無法律拘束力，這一點和羅馬法系之德、法、瑞士等國認為「無管轄權法院所做裁判得作為不服判決結果之當事人聲提上訴的理由」不同。

區別美國聯邦法院和州法院系統的意旨主在明瞭一般生活起居所遇之常態事件會接觸的法院以州級法院為普遍；跨州或涉外案件則多以聯邦地方或巡迴法院為主要審理法院，因此多數非美國籍被告收到美國法院所寄發的出庭通知係以美國聯邦地方法院最為普遍，而身為非美國籍居民，最需要知悉的是，若無可避免須成為美國法院的原被告，除判別審判法院有無管轄權係首要重點外，針對繫屬涉訟標的物或原告主張的權益是否有特定法院管轄亦屬觀察重點。

美國法院有無遵從美國聯邦憲法保障人權的意旨，循正當程序通知被告並給予公平聽審與抗辯的機會，若不就較高層次的實質正當程序作檢測，則身為非美國籍被告最先應該做的，即是檢查美國法院之活動有否符合程序上正當程序的要求，舉凡： 1. 一個無偏見的法庭； 2. 傳票載明被起訴通知、原告起訴之依據及未按時出庭之法律效果； 3. 有無可提呈理由訴明為何起訴案由不應被採納的機會； 4. 知悉反對方的證據； 5. 提呈證據（包括傳喚證人）； 6. 要求由法律顧問代表出席等，皆為美國法庭的涉案關係人所應關注的事項。

另外，介紹美國長臂管轄權的理論發展及其歷史沿革，旨在讓讀者對美國長臂管轄權能有更深入的理解，引入新進幾年美國法院對網際網路侵權行為所採立論觀點，希望讀者瞭解利用網際網路的便利，透過手持通訊裝置或個人電腦等在網際網路上從事侵權行為（如竊取個資）或誹謗他人名譽，若被害者或

受侵權者係美國公民，而他 / 她逕自在其所在地向當地法院聲告，則變成美國法院涉訟的被告應顯可預見。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三章 美國對臺灣海峽兩岸實施長臂管轄之個案研究

如本文首章研究動機所述，前有臺灣面板大廠友達光電因違反美國反托拉斯法在民事部分於 2012 年被裁罰 5 億美元，刑事部份則由其前副董事長和前副總經理 2 人入監服刑 3 年；後有兆豐銀行紐約分行因違反銀行保密法及反洗錢法被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部 (NYDFS) 裁罰 1.8 億美元罰鍰。此二案全係經臺灣媒體披露而廣為人知的著名個案，這其中到底公不公平？有無未經媒體報導而未被大眾知悉的內情？外加上中國經濟的崛起，隨著其國際影響力的提增而由中國的官方媒體頻頻針對美國法院對中國公民主張長臂管轄權提出嚴正抗議。這些疑點皆逐步引發筆者對美國施展其長臂管轄權的正當性產生濃厚興趣。

按管轄權的傳統定義，一國司法管轄權的極致範圍應以其地理疆域（領土）及視為領土（船舶及飛行器）所能觸及的範圍為限，然，美國藉長臂管轄權施展其司法審判力涵射至他國人民，甚至要求他國人民赴美境內入監服刑，這些作法都遠遠超出傳統國際法對管轄權的界定。因此，或說美國藉其司法管轄權直接或間接地施展其外交或政治經濟影響力至他國，似恰如其分。以下，試舉數個美國對臺灣及中國大陸實施長臂管轄個案，供讀者參考。

近幾年來，臺灣海峽兩岸廠商被美國法院主張長臂管轄權而被裁罰的個案繁多，礙於篇幅與有限的時間，本文僅列舉數個較具代表性個案，以呼應前章針對長臂管轄權所作論證。取材自科技產業資訊室，有關臺灣海峽兩岸間著名被美國實施長臂管轄權且被媒體披露之個案彙整於表 3–1 ：近幾年著名被美國或歐盟主張長臂管轄權且被媒體披露之個案列表。

調查年月	宣判年月	審判地	被告	裁罰理由
	2009/5	歐盟	Intel	壟斷市場(晶片)
	2009/12	美國	Intel	壟斷市場(晶片)
2006	2010/5	歐盟	美光、三星電子、海力士、英飛凌、爾必達、日立、NEC、東芝、三菱電機、臺灣**南亞科**	聯合壟斷操縱商品價格(DRAM)
2006	2010/12	歐盟	三星電子、樂金顯示、臺灣**友達光電**、**奇美電子**、**中華映管**、**瀚宇彩晶**	聯合壟斷操縱商品價格(LCD)
2006/12	2010/7	美國	夏普、Epson Imaging Devices、日立顯示器、三星電子、樂金顯示、臺灣**奇美電子**、**中華映管**、**瀚宇彩晶**	聯合壟斷操縱商品價格(LCD)
2006/12	2012/1	美國	臺灣**友達光電**	聯合壟斷操縱商品價格(LCD)
	2011	美國	臺灣**友訊科技**	共同侵權
	2011/9	美國	臺灣**晶豪科技**	共同侵權(DRAM)
2010/6		歐盟	中國**華為**及**中興通訊**	傾銷(無線網卡)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10/7		歐盟	IBM	反壟斷(大型主機)
2010/11		歐盟	Google	反壟斷(搜索引擎)
	2012/1	美國	中國**珠海振戎中央企業**	違反聯合國及美國制裁伊朗政策
	2012/7	美國	中國**崑崙銀行**	違反聯合國及美國制裁伊朗政策
2015	2016/8	美國	臺灣**兆豐銀行紐約分行**	違反銀行保密法及反洗錢控制法
	2016/9	美國	中國**遼寧省丹東鴻祥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違反聯合國制裁北朝鮮並涉嫌幫助北朝鮮洗錢

表 3-1：近幾年被美國或歐盟主張長臂管轄權且被媒體披露之著名個案列表

資料來源：筆者彙整自科技產業資訊室，上網日期 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 http://iknow.stpi.narl.org.tw/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一節 美國對臺灣主張長臂管轄權之個案研究

第一案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案

■ 公司簡介：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友達光電）係臺灣製作 LCD 面板之國際級的電子商品製造廠，依其官方網站的介紹，[119]

友達光電原名為達碁科技，成立於 1996 年 8 月，2001 年與聯友光電合併後更名為友達光電，2006 年併購廣輝電子，以完備大中小尺寸面板的各世代生產線。友達光電為全球第一家於紐約證交所 (NYSE) 股票公開上市之 TFT－ LCD 設計、製造及研發公司。該公司自 2008 年起跨入綠能產業，開始提供高效率太陽能的解決方案。

■ 案由：

根據天下雜誌第 455 期的報導[120]，友達光電與臺灣其他三家 LCD 面板製造商（奇美電、中華映管與瀚宇彩晶）連同南韓三星電子 (Samsung)、樂金顯示 (LGD)、日本夏普 (Sharp)、NEC、德國英飛凌 (Infineon) 等幾家面板大廠，於 2006 年 12 月先後被美國司法部、歐盟貿易委員會、日本及韓國的公平貿易委員會展開涉嫌壟斷並操縱面板價格的反壟斷調查。

在案件調查進行過程中，美國 Micron（美光為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俗稱快閃記憶體或 DRAM ）製造商）最先在 DRAM 反壟斷調查中向歐盟執行委員

---

[119]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上網日期： 2017 年 1 月 17 日，檢自： http://www.auo.com/?sn=17&lang=zh-TW

[120] 黃靖萱，(2011)。小心踩到「反托拉斯」地雷。**天下雜誌**，第 455 期。上網日期： 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11669

會 (European Commission) 認罪轉汙點證人而獲免罰，此舉對 Samsung 起了示範作用，遂在美國針對 LCD 進行反壟斷調查時，率先向美國聯邦法院認罪以換取免罰，嗣後其他面板廠陸續於 2008 年 11 月底前認罪，試圖減免罪責，臺灣籍被告如中華映管及奇美電子之負責人連同其業務相關主管，皆在認罪後赴美入監服刑。唯剩友達光電於 2010 年 6 月遭美國司法部起訴時仍堅持無罪，俟 2012 年 9 月，美國聯邦法院宣判友達光電裁罰 5 億美元，副董事長及前副總經理入監服刑 3 年併科 20 萬美元罰金。

■ 法律爭點：

- 企業聯合 (Cartel) 的定義為何？
- 企業定期聚會，未談及價格是否構成「合謀」？
- 雖談及價格，但並未在現場合謀企圖影響價格是否成罪？
- 未現場明示同意聯合行為，為何仍構成合謀企圖影響價格的行為？

■ 案件評論：

針對 Cartel 的定義，參考《Black's Law Dictionary》(10th ed.) 所給的定義：[121]

原文
n. (17 c) 1. A combination of producers or sellers that join together to control a product's production or price. 2. An association of firms with common interests, seeking to prevent extreme or unfair competition,

[121] 同註 10，頁 257。

*allocate markets, or share knowledge. 3. Int'l law. An agreement between beligerents about the means of conducting whatever relations they allow during wartime; esp., such an agreement regarding the exchange of prisoners. — Also spelled chartel. — **cartelize** (**kahr**–tə–liz or kahr–**tel**–iz), vb. — cartelistic (kahr–tə–**liz**–tik), adj.*

作者簡譯

(源自 17 世紀) 1. 係聯合在一起控制產品或價格的生產者或銷售者的組合。2. 具有共同利益的企業協會，旨在防止極端或不公平的競爭、分配市場或分享知識。3. 國際法。一個在交戰國間就戰爭時期允許促成任何關係的協議，例如交換囚犯的協議。 — 也可拼成 chartel 。

其次，再依《 Law Dictionary 》(5th ed.) 對 cartel 所下的定義： [122]

原文

*A group of independent industrial **corporations,** usually on an international scale, which agree to restrict trade to their mutual benefit. Although prevalent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such groups are generally found to violate federal **antitrust laws**. See **monopoly**; **oligopoly**.*

作者簡譯

一群在國際上獨立的企業公司們，經常在具國際規模 (scale) 的市場中，同意將貿易限縮 (restrict) 在彼此共同的利益 (mutal benefit) 下。即便這些

[122] 同註 11 ，頁 69 。

行為實施(prevalent)在美國境外，此種群體會通常地被認定違反聯邦**反壟斷法**。可參見 monopoly ； oligopoly 。

再查找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之記載，關於 cartel 之定義如下： [123]

原文

Cartel

Definition from Nolo's Plain-English Law Dictionary

A group of independent corporations or other entities that join together to fix prices, control distribution, or reduce competition. For exmple, OPEC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is an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that represents 13 oil producing countries. Many private (nongovernmental) cartels operate behind a veil of secrecy, particularly because they are illegal under United States antitrust laws (the Sherman and Clayton Acts).

作者簡譯

Cartel 係一群獨立法人的群體或參與在一起的實體以確定價格、控制分銷、或減少競爭。例如石油輸出組織(OPEC)即代表 13 個石油產出國家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許多非官方（非政府）的 cartel 躲在神祕的面紗後操作，尤其若依美國反壟斷法相關規定，這些作為都是違法的。

[123] "Cartel,"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NY: LII, Cornell. Retrieved May 21st,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cartel

綜合以上定義可知， cartel 係一群正式獨立的生產者聯盟，其目的是透過聯合定價 (price fixing)、限制供應或其他限制性作法來增加集體的利潤。cartel 通常控制銷售價格，但一些組織則控制購進或投產的價格。雖然 Antitrust laws (反壟斷法) 禁止企業進行 cartel 的行為，但無論在國內或國際上他們都是公開的、秘密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存在。請注意，在定義上獨占事業 (monopoly, 壟斷) 的單一實體不被認定為 cartel ，儘管其可能以其他方式濫用所謂的獨占。cartel 通常發生在寡頭壟斷 (oligopolies, 供給少於需求) ，其中少數賣家經常涉及同質產品 (homogeneous products) 的壟斷行為，操縱投標 (bid rigging) 則係另外一種特殊的 cartel 型態 [124] 。美國聯最高法院對 cartel 的態度，19 世紀初並不以聯合定價有無實質經濟效益作為探究對象，卻認為經濟學上所謂均衡或合理價格確係不可預測，導致往後眾多判決一致朝向聯合定價即是「本身不法 (illegal *per se*) 」。依據《 Black's Law Dictionary 》 (10th Ed.) 定義 *per se* 為： [125]

原文
adv. & *adj*. [Latin] *(16 c) 1. Of*, *in*, *or by itself*; *standing alone*, *without reference to additional facts*. • *This phrase detones that something is*

[124] "Cartel," ***Wikipedia.*** Retrieved Ma 21st, 2017. from: h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rtel 簡介原文節錄於下：

*A **cartel** is a group of formally independent producers whose goal is to increase their collective profits by means of price fixing, limiting supply, or other restrictive practices. Cartels typically control selling prices, but some are organized to control the prices of purchased inputs. Antitrust laws forbid cartels; however, they continue to exist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openly and secretly, formally and informally. Note that a single entity that holds a monopoly by this definition cannot be a cartel, though it may be guilty of abusing said monopoly in other ways. Cartels usually occur in oligopolies, where there are a small number of sellers and usually involve homogeneous products. Bid rigging is a special type of cartel.*

[125] 同註 10 ，頁 1323 。

being considered alone, *not with other collected things*. *See actionable per se under ACTIONABLE*; *libel per se under LIBEL*; *slander per se under SLANDER*. *2. As a matter of law*.

作者簡譯

拉丁語(源自 16 世紀)1. 自身，無須涉及添增的事實 • 該片語表示一件事情只考慮其本身，無須收集其他事證。2. 一法律事件。

於是，類如「市場區隔(market disvision)」及「圍堵或抵制(boycott)」等聯合活動也被劃入「本身不法」的行為範疇中。此外聯合定價行為的判斷由水平聯繫擴張至垂直整合，例如「零售價格訂定(retail prices maintenance, 簡稱 RPM)與「搭售契約(tying contracts)」等，皆會被認定為「本身不法」，就相關活動列入檢核標的。法院如此的判定當然造成業界一定程度反彈，後期當 antitrust 諸多執行上的偏誤被突顯後，法院開始重新檢討聯合定價係本身不法的合理性，並正視問題癥結，進一步就原告適格(standing)、反托拉斯損害證明等程序問題來檢驗訴請反托拉斯個案，以保護合理的經濟活動，並重新檢討聯合定價的定義。[126]

在實務上，歐盟對有否構成企業聯合(cartel)的門檻較美國為低，企業定期聚會，談及價格，縱使發言者無共謀之意思表示，在歐盟仍會被認定具共謀影響價格的意圖，此種「應該知道(should have known)」卻不知道的「過失」，很難成為抗辯無企圖聯合壟斷價格的理由。但在美國，交換價格資訊本身並非

[126] 簡資修，(1994)。美國反托拉斯法上聯合定價概念之演變 — 法律解釋之價值取向。焦興鎧主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論文集**，頁 269。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當然違法 (per se illegal) 」，需有共謀協議且達實際效果才算觸法。而縱使參與聚會者未在現場表示或支持同意聯合影響價格的行為，在歐盟仍會被認定係屬聯合行為，理由是「參加聚會」即屬強烈的表意行為，可互通訊息並協調行動一致。由此顯見雖同樣針對反壟斷行為，在歐盟和美國的判決輕重會有相當大的不同。於是，瞭解產品進口地的最新法規範及相關反托拉斯或侵權的判決趨向，才是臺海兩岸出口商在與歐美做生意前最需懂解的功課。

友達光電被美國法院裁判定讞所依據的法律為美國反托拉斯法（或稱反壟斷法 (Anti–Trust Act) ），該法係由 1890 年制定的謝爾曼法 (Sherman Act)、1914 年制定的克萊登法 (Clayton Act) 、1914 年制定的聯邦貿易委員會法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1936 年制定的羅賓遜帕特曼法 (Robinson–Patman Act)、1950 年制定的賽勒凱福威爾法 (Celler–Kefauver Act) 、以及 1995 年司法部智慧財產權授權契約之反托拉斯執行準則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等一系列法規範共同建構與維繫 [127] ，旨在確保市場競爭秩序自由不受限制，使整體經濟資源獲得最有效益的配置。

友達光電被裁罰的判決理由書裡面運用到反托拉斯眾法規範中相當重要一條－美國法典第 15 篇第 1 條，參考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之記載，關於美國法典第 15 篇第 1 條之原文規定如下： [128]

原文
15 U.S. Code § 1 – Trusts, etc., in restraint of trade illegal; penalty 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127] 科技產業資訊室，反托拉斯 (Antitrust) 大勢觀，上網日期： 2017 年 1 月 17 日，檢自： http://cdnet.stpi.narl.org.tw/techroom/pclass/2012/pclass_12_A007.htm

[128] "15 U.S. Code §1,"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NY: LII, Cornell. Retrieved May 21st,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5/1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ake any contract or engage in any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hereby declared to be illegal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1,00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10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作者簡譯

美國法典第 15 篇第 1 條－壟斷等，限制非法交易；處罰

以壟斷的形式合併或其他方式的每一份契約、或在數個州之間或與其他國家從事限制貿易或商業上的密謀 (conspiracy)，將被法院宣告是違法的。任何人簽訂任何上述契約或從事上述壟斷型態合併的密謀，都將被法院宣告違法且會以重罪 (felony) 定罪，一經定罪，一間公司最高不得處罰超過 $ 100,000,000 美元罰金，其他任何人處罰 $1,000,000 美元、或監禁不超過 10 年、或兩者併罰，由法院自為決定。

美國反托拉斯法所制裁對象係市場聯合壟斷的行為，禁止任何足以影響美國商業活動之限制貿易行為的契約、結合及共謀 (conspiracy)。其實，臺灣廠商被歐盟或美國法院以反托拉斯法實施制裁，友達光電並非首例，在 DRAM 市場，臺灣南亞科技 (Nanya) 較友達光電更早被歐盟法院制裁處罰。

針對反市場壟斷立有專法並主動調查與處罰的國家除美國外，歐盟法院裁罰的案例亦屬大宗，歐盟執行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 在 2010 年對全

球 DRAM 製造商進行反壟斷調查，指控以南韓三星 (Samsung) 為首的 9 家廠商在 1998 至 2002 年間聯合壟斷並操縱或試圖操縱商品價格，裁罰總額 3.31 億歐元罰鍰 [129] 。南韓三星在被控 DRAM 反壟斷行為於歐盟及美國的多方制裁中，從其同案被告兼競爭對手美國美光 (Micron) 的脫罪技巧中學會認罪轉汙點證人換免罰的模式，再進化成為打擊競爭對手的合法武器。於是，正因全球商業競爭日趨白熱化，結合司法訴訟似已成為商業戰爭的重要一環，全球 3C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電腦、通信及消費電子產品製造商因競爭如此激烈，幾無一倖免地成為反市場壟斷的調查對象，臺灣友達光電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南韓三星由訟案被告轉汙點證人並逕行舉發後進入反托拉斯的調查，而奇美電子、中華映管、瀚宇彩晶和南亞科技等電子大廠亦皆有類似經歷。

第二案 晶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

■ 公司簡介：

臺灣電子晶片製造商晶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晶豪科）(Elite Semiconductor Memory Technology Inc., ESMT) 為全球知名記憶體晶片生產大廠，依其官方網站的介紹， [130]

晶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lite Semiconductor Memory Technology Inc., ESMT) 為一 IC 設計公司，於 1998 年 6 月由趙瑚博士成立，總部設

---

[129] 科技產業資訊室，歐盟宣判多家 DRAM 廠壟斷市場，處以 3.31 億歐元罰款，上網日期：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 http://cdnet.stpi.narl.org.tw/techroom/pclass/2010/pclass_10_A093.htm

此次涉案廠商包括南韓三星 (Samsung)、海力士 (Hyrix)、德國英飛凌 (Infineon)、日本爾必達半導體 (Elpida)、日立 (Hitachi)、NEC、東芝 (Toshiba)、三菱電機 (Mitsubishi) 及臺灣南亞科技 (Nanya)，而美國最大廠美光 (Micron) 因早於 2002 年主動向歐盟法院認罪協商，而在該次判決中免付賠償金。嗣後， Samsung 、 Hyrix 、 Infineon 、 Elpida 、及 NEC 因認罪協商而獲判減免 10％ 賠償金。

[130] 晶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網日期： 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 http://www.esmt.com.tw/taiwan/main.htm

立於臺灣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該公司主要業務包括 IC 產品之研究、開發、製造、銷售及相關技術服務，於 2002 年 3 月在臺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 案由：

根據智慧財產月刊第 164 期的報導 [131] ，晶豪科與其他多家 DRAM 公司在 2010 年被 DRAM Technologies, LLC 公司提告 [132] ，直接或間接使用侵權產品進行銷售行為，侵害 DRAM Technologies 公司 4 項專利，前開系爭專利原屬日本三菱電工所有，已歷經多次轉讓。原告要求法院發出永久禁制令 (Permanent Injunction) 並禁止 (Enjoining) 被告後續的侵權行為及惡意侵權的損害賠償。

晶豪科以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德州東區分院無對人管轄權為由，向該法院聲請駁回原告的起訴，業經承審法院宣告該院有對人管轄權，逕駁回晶豪科的聲請。

■ 法律爭點：

- 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德州東區分院有無管轄權？
- 晶豪科與德州具「最小接觸」關係之認定為何？

■ 案件評論：

被美國實施長臂管轄權所採用之國內法，種類繁多不一，其中以侵害專利

---

131 陳秉訓，(2012)。論美國專利訴訟中對臺灣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以 2010 至 2011 年間聯邦地方法院判決為中心。**智慧財產月刊**，第 164 期，頁 19 。臺北。上網日期： 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 http://ar.ntut.edu.tw/teacherFiles/1676/journal201405190922116.pdf

132 See case： *DRAM Technologies, LLC v. America II Group, Inc. et al* (Feb 5, 2010) "DRAM Technologies, LLC v. America II Group, Inc. et al," ***Justia*,** California: Justia Retrieved May 21st, 2017. from: https://dockets.justia.com/docket/texas/txedce/2:2010cv00045/120889

權為大宗，承上述，當司法訴訟變相成為市場競爭的合法手段之一時，此等侵權訴訟更成為打擊重要競爭對手或後起之秀的重要途徑。這種遭遇尤其以需藉大量抄襲以縮減研發時程、提增競爭力與拓展市場的開發中國家（如中國）或以電子供應鏈周邊為主要產業的國家（如臺灣）最常遇見。以專業 IC 設計為業的晶豪科，在 2011 年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德州東區分院（以下簡稱德東分院）判決晶豪科為共同侵權被告案中，以原告有向法院要求進行管轄權之「實質調查程序」，並負起「優勢舉證」之舉證責任，德東分院據此認定原告已善盡舉證義務。

德東分院認為該案受理與否之爭議僅係法院對「特別管轄權」有無之認定，且該分院援引美國最高法院 *J. McIntyre Machinery, Ltd. v. Nicastro* 案[133] 來進行論證，堅持該分院擁有管轄權。

另外，德東分院認為晶豪科與該州具「最小接觸」之認定理由如下：

- 晶豪科生產記憶體晶片，並銷售予全球如 Sony、Samsung、LG、Western Digital、Seagate Technology、Spansion 等知名大廠，這些國際大廠會將晶豪科所製晶片置入其產品（如遊戲機、硬碟和視聽撥放器）中，最後銷往美國。

- 在消費型電子產業中，晶豪科為大型且知名公司，德東分院推定晶豪科可預見美國是消費型電子產品的重要市場之一。

- 晶豪科的專業程度應清楚知道其晶片將如何運用在其他電子產品。

---

[133] See case： *J. McIntyre Machinery, Ltd. v. Nicastro, 564 U.S. 873 (2011)*
"J. McIntyre Machinery, Ltd. v. Nicastro," ***Wikipedia.*** Retrieved May 21st,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_McIntyre_Machinery,_Ltd._v._Nicastro 個案簡介於下：
J. McIntyre Machinery v. Nicastro, *564 U.S. 873 (2011), is a decis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holding that a court may not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a defendant that has not purposefully availed itself of doing business in the jurisdiction or placed goods in the stream of commerce in the expectation they would be purchased in the jurisdiction.*

- 晶豪科確悉知情其上中下游客戶有將產品銷往美國。
- 自 2005 至 2010 年間，晶豪科將完成封裝的 1.02 百萬晶片進口至美國境內。
- 儘管晶豪科聲言那些晶片並非直接運往德州，但在德州某些實體店面所販售的電子商品中內含晶豪科所產的晶片。
- 此外，晶豪科曾透過網路向德州居民銷售晶片。
- 晶豪科員工會定期拜訪美國的客戶。

基於上列諸理由，德東分院認定晶豪科與德州具「最小接觸」關係，得對晶豪科主張有管轄權實施法院的對人管轄權，對晶豪科進行審判。

本案中，另一值得討論，也是美國法院會據以為裁判依據、判斷是否達到「最小接觸」關係的標準為「營業活動」。美國各州以營業活動作為法院獲得長臂管轄的法規中，其用詞並不齊一，例如賓夕法尼亞州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規定「運送貨物進入本州」；蒙大拿州 (State of Montana) 規定「簽訂在本州提供貨物或服務的契約」；威斯康辛州 (State of Wisconsin) 規定「在任何地方向原告允諾在本州提供服務」；紐約州 (State of New York) 規定「在任何地方簽訂在本州提供貨物或服務的契約」；麻薩諸塞州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規定「在本州內提供服務或貨品」等[134]。因此，營業活動是否滿足最小接觸關係的要件仍需就個案及所涉州之法律規定而定。

第三案 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

---

[134] 韓德培、韓健，(1994)。**美國國際私法（衝突法）導論**，頁 47~49，1 版 1 刷。北京：法律出版社。

■ 公司簡介：

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友訊科）(D-Link Corp.) 為全球知名網路數據機生產大廠，依其官方網站的介紹，[135]

D-Link 成立於 1986 年，以提供網路解決方案為主要業務，友訊科技為年營收總值超過 10 億美元的國際知名企業。

■ 案由：

根據陳秉訓在智慧財產月刊第 164 期的發表文中指出[136]，友訊科在 2011 年 3 月被日本富士半導體 (Fujitsu Semiconductor Limited) 公司向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北加州聖荷西分院（以下簡稱北加聖分院）提告[137]，指控以 Belkin International, Inc.、Belkin, Inc.、D – Link Corporation、D – Link Systems, Inc. 為首的 7 家公司涉嫌直接或間接使用 Fujitsu 公司的小澤專利 (Ozawa Patent)[138] 對外銷售獲利，原告要求法院發出永久禁制令並要求被告停止侵權行為及惡意侵權的損害賠償。

友訊科以北加聖分院無對人管轄權為由，向該院聲請駁回原告之訴，業經承審法院主張該院有對人管轄權，駁回友訊科的聲請。

---

[135] 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網日期：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http://www.dlinktw.com.tw/about/dlink/1

[136] 陳秉訓，(2012)。論美國專利訴訟中對臺灣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以 2010 至 2011 年間聯邦地方法院判決為中心。**智慧財產月刊**，第 164 期，頁 27。臺北。上網日期：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http://ar.ntut.edu.tw/teacherFiles/1676/journal201405190922116.pdf

[137] See case：*Fujitsu Ltd. v. BELKIN INTERN., Inc.*, 782 F. Supp. 2d 868 (N.D. Cal. 2010) "Fujitsu Ltd. v. BELKIN INTERN., Inc.," ***Court Listener.*** Retrieved May 21st, 2017. from: https://www.courtlistener.com/opinion/2176822/fujitsu-ltd-v-belkin-intern-inc/ 或 "Fujitsu Ltd. v. BELKIN INTERN., Inc.," ***casetext.*** Retrieve d May 21st, 2017. from: https://casetext.com/case/fujitsu-limited-v-belkin-international-2

被告群 Defendants：BELKIN INTERNATIONAL, INC.; Belkin, Inc.; D – Link Systems, Inc.; D – Link Corporation; Netgear, Inc.; Zyxel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and Zyxel Communications, Inc.,

[138] 美國專利編號 36,769，為 1994 年 10 月 18 日發布 5,357,091 號專利的再版，小澤專利涉及卡式輸入／輸出接口裝置。

■ 法律爭點：

- 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北加州聖荷西分院有無管轄權？
- 友訊科與加州具「最小接觸」關係之認定為何？

■ 案件評論：

欲判斷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北加州聖荷西分院有無管轄權，須先從通常管轄權或特別管轄權之法定構成要件著手，首先，該案爭執的訴訟客體為專利權，由於專利權訴訟已劃歸至特別管轄權，故特別管轄權的第一要件已經符合；其次，需判斷有無以下特別管轄權的要件：1. 被告有意針對該州從事活動；2. 原告之聲明源自於該活動或與該活動有關；3. 法院管轄權的行使係合理且公平。針對這 3 點，管見以為，北加聖分院對友訊科應可主張其對人管轄權之特別管轄權，主要係因為友訊科有將其商品放進商業通路 (the stream of commerce) 中，而其商品流進美國市場係友訊科顯可預見，這已符合最小接觸原則中之－在該州從事商業活動－要件，北加聖分院應可對友訊科主張對人管轄權。參考北加聖分院於認定該院有管轄權所依賴的事實如下：

- 友訊科有直接、間接或透過網路將其商品銷售予加州的客戶，
- 或將其商品賣給其位於加州的關係企業 D－Link Systems, Inc. ，
- 友訊科員工會定期拜訪美國的客戶。

根據以上幾點顯已符合「最小接觸」關係之認定，故北加聖分院依加州州法規定可主張長臂管轄權並進行審判。

第四案 兆豐銀行紐約分行案

■ 公司簡介：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以下簡稱兆豐銀行）(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為臺灣公股銀行，為政府特許之國際貿易及匯兌專業銀行，依其官方網站的介紹，[139]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是由中國商銀及交通銀行合併組成，中國商銀改制民營（民國 60 年）前為「中國銀行」，其前身可溯至清光緒時期之戶部銀行及大清銀行。民國 17 年中央銀行成立前，中國銀行被賦予代理國庫及發行鈔券之任務，中央銀行成立後則被指定為政府特許之國際貿易及匯兌專業銀行。

交通銀行創立於民國前 5 年，民國初期奉命與中國銀行共同掌管國庫收支及辦理鈔券發行。歷經政府特許之實業銀行（民國 17 年）、工業專業銀行（民國 64 年），至民國 68 年改制為開發銀行，並於民國 88 年轉為民營型態，辦理中長期開發授信、創導性投資與創業投資業務。

民國 90 年交通銀行與國際證券公司共同成立「交銀金融控股公司」，之後納入中興票券及倍利證券，並於民國 91 年 12 月 31 日再加入中國產險及中國商銀，同時更名為「兆豐金融控股公司」。中國商銀與交通銀行於民國 95 年 8 月 21 日合併並更名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

■ 案由：

根據天下雜誌第 455 期的報導 [140] ，2015 年 1 至 3 月，兆豐銀行紐約分

---

[139]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上網日期： 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 https://www.megabank.com.tw/about/about01.asp

[140] 陳一姍，(2016)。兆豐銀為何被罰 57 億？。**天下雜誌**。上網日期： 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992

行（以下簡稱兆紐分行）接受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部 (NYDFS) 一般金融業務檢查，同時針對前次 (2013 年) 稽查所發現缺失之改善狀況辦理覆核，檢查及覆核結果仍發現數項缺失， NYDFS 去函兆紐分行並在報告中指出，該分行違反銀行保密法及反洗錢法 (BSA / AML) 及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AC) 制裁名單之遵循狀況存在重大缺失，除將給予超過一般監理強度之監督外，亦將採取裁罰措施，並要求該分行限期改進及提出具體改善報告。正式金檢報告於 2016 年 2 月 9 日送達兆紐分行，該分行於次日陳送臺北總管理處。相關改善計畫於同年 3 月 24 日獲總處核准後送 NYDFS，並在該報告中否認 NYDFS 於金融檢查中所發現缺失，主張其未申報之交易並非反洗錢控制法中的可疑交易，故無須申報。

NYDFS 收到改善報告後，指責兆豐銀行的陳述係對一已完備發展的銀行保密法 (BSA) 全然錯誤的辯詞，幾經交涉， NYDFS 於同年 7 月 28 日限期該分行須與 NYDFS 簽署合意令 (Consent Order)，內容包含： 1. 兆紐分行需同意 NYDFS 指定獨立專家進駐監督；2. 檢視 (review) 過去 5 年之交易紀錄；3. 罰金。兆豐銀行於同年 8 月 16 日召開臨時董事會，會中同意並授權前董事長徐光曦赴紐約拜會 NYDFS 協商和解條件。同月 19 日徐前董事長與 NYDFS 就合意令與罰金達成協議，同意 NYDFS 以兆紐分行未遵循 BSA 並違背反洗錢控制法 (AML controls) 等事由，合意裁罰兆紐分行罰鍰 1.8 億美元。

■ 法律爭點：

- 美國聯邦地方法院紐約分院有無管轄權？
- 對於美國法規範認知上的差異或錯誤得否用作抗辯裁罰的理由？
- 兆紐分行的外聘顧問應否負連帶賠償責任？

■ 案件評論：

本國金融機構在他國設立分行或據點，本於國際慣例或相互原則，理當尊重當地法規並遵從在地監管單位的查察。針對兆紐分行被裁罰 1.8 億美元乙案，我們可從其裁罰機關（有權解釋機關）－紐約州金融服務部在其網頁上釋出的新聞稿見出端倪，筆者整理如下：[141]

原文
August 19, 2016 **DFS FINES MEGA BANK $180 MILLION FOR VIOLATING ANTI-MONEY LAUNDERING LAWS** Consent Order Requires Bank to Establish Effective Compliance Controls and to Retain Independent Monitor for Two Years. Financial Services Superintendent Maria T. Vullo today announced that 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of Taiwan will pay a $180 million penalty and install an independent monitor for violating New York's anti-money laundering laws. The fine is part of a consent order entered into with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DFS) pursuant to which Mega Bank shall take immediate steps to correct violations, including engaging an independent monitor to address serious deficiencies within the bank's compliance program and implement effective anti-money laundering controls. Mega Bank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with approximately $103 billion in assets, including $9 billion at its New York branch.

141 " DFS FINES MEGA BANK $180 MILLION FOR VIOLATING ANTI-MONEY LAUNDERING LAWS," ***NYDFS.*** Retrieved May 21st, 2017. from: http://www.dfs.ny.gov/about/press/pr1608191.htm

“DFS will not tolerate the flagrant disregard of anti-money laundering laws and will take decisive and tough action against any institution that fails to have compliance programs in place to prevent illicit transactions,” said Financial Services Superintendent Maria T. Vullo. “The compliance failures that DFS found at the New York Branch of Mega Bank are serious, persistent and affected the entire Mega banking enterprise and they indicate a fundamental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need for a vigorous compliance infrastructure. DFS's recent examination uncovered that Mega Bank's compliance program was a hollow shell, and this consent order is necessary to ensure future compliance.”

Violations of anti-money laundering requirements at Mega Bank were uncovered in a recent DFS examination, which found that the bank’s head office was indifferent toward risks associated with transactions involving Panama, recognized as a high-risk jurisdiction for money-laundering. Mega Bank has a branch in Panama City and another in Panama’s Colon Free Trade Zone. DFS’s investigation identified a number of suspicious transactions running between Mega Bank’s New York and Panama Branches. The investigation also determined that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customer entities, which have or had accounts at several other Mega Bank branches, were apparently form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Mossack Fonseca law firm in Panama. Mossack Fonseca is one of the law firms at the center of the formation of shell company activity, possibly designed to skirt banking and tax laws worldwide, including U.S. laws designed to fight money laundering.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mong the findings of the DFS investigation:

- The BSA/AML officer for the New York branch, who was based at the bank's Taiwan headquarters, and the branch's chief compliance officer both lacked familiarity with U.S.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In addition, the chief compliance offer had conflicted interests because she had key business and oper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along with her compliance role.

- Compliance staff at both the head office and branch failed to periodically review surveillance monitoring filter criteria designed to detect suspicious transactions. Also, numerous documents relied upon in transaction monitoring were not translated to English from Chinese, precluding effective examination by regulators.

- The New York branch procedures provided virtually no guidance concerning the reporting of continuing suspicious activities; had inconsistent compliance policies; and failed to determine whether foreign affiliates had in place adequate AML controls.

Today's action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DFS's new risk-based anti-terrorism and anti-money laundering regulation that requires regulated institutions to maintain programs to monitor and filter transactions for potential BSA/AML violations and prevent transactions with sanctioned entities. The regulation, which takes effect on January 1, 2017, requires regulated institutions to submit an annual board resolution or senior officer compliance finding confirming steps taken to ascertain compliance with the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gulation.

Under the consent order, Mega Bank will install an independent consultant within ten days of the selection by DFS to implement changes to its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and immediately address compliance deficiencies at the New York branch. The order also calls for the bank to engage an independent monitor within thirty days of its selection by DFS for two years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ranch's compliance program. The independent monitor will also commence a Transaction and OFAC Sanctions Review to determine whether transactions inconsistent with or in violation of the OFAC Regulations, or suspicious activity involving high risk customers or transactions were properly identified and reported from 2012 to 2014. The monitor will be selected by and report directly to DFS.

To view a copy of the NYDFS order regarding Mega Bank, please visit this link.

作者簡譯

2016 年 8 月 19 日

因違背反洗錢法，金融服務部裁罰兆豐商業銀行紐約分行 180 百萬美元

合意令要求該銀行確立有效且符合紐約州法律的控制並維持 2 年的獨立監督機制。

財務總監 Maria T. Vullo 今宣布，因違反紐約州的反洗錢法，臺灣兆豐國

際商業銀行將支付 1.8 億美元的罰鍰，並設立一獨立的監督機制。該罰款是與金融服務部 (DFS) 達成合意令之一部分，根據該協議，兆紐分行應即採取措施糾正違法行為，包括聘請一獨立監督員來解決銀行法律遵循計劃中的嚴重缺陷及有效反洗錢控制。兆豐銀行為一家主要國際金融機構，擁有近 1,030 億美元資產，其中紐約分行約有 90 億美元。

金融服務部部長 Maria T. Vullo 說:「本部不會容忍公然無視反洗錢法者，並會對任何沒有法遵計劃以防止非法交易的機構採取果斷和嚴厲的行動。

本部發現兆紐分行在本州的法律遵循部分是嚴重失敗且持續的，並影響整個兆豐銀行，該行曾表示他們並不了解需要一強健的法律遵循建制。本部近期檢查發現，兆豐銀行法律遵循計畫是個空殼，因此，此合意令是必要的，以確保該銀行未來能遵守本州法令。」

違背反洗錢控制

在本部最近一次的調查中發現，兆紐分行違背反洗錢控制法的要求，該行總部對與被認為是洗錢高風險區的巴拿馬進行相關交易的風險漠不關心。兆豐銀行在巴拿馬市設有一分行，另一設在巴拿馬的 Colon 自由貿易區。本部調查發現兆豐銀行在紐約和巴拿馬分行間可疑的交易。調查尚確定：在巴拿馬的 Mossack Fonseca 律師事務所的協助下，已有相當數量的客戶實體在兆豐銀行其他分行開設賬戶。 Mossack Fonseca 是空殼公司活動形成中心的律師事務所之一，其營業目的旨在繞開全球各地之銀行和稅務監理法規（包括美國設計用來打擊洗錢的相關法規）。

本部的調查結果：

- 任職於兆豐總行總辦公室和兆紐分行首席法遵人員，現職該分行銀行

保密法和反洗錢控制法行員皆不熟悉美國的監管要求。此外，該首席法遵主管顯有利益衝突問題，除了法遵角色，她還身繫關鍵業務和營運責任。

- 總部和分支機構的法遵人員未週期性回顧被設計用來檢測可疑交易的監督監控過濾標準。此外，許多文件需透過翻譯後得以被監控卻未從中文翻譯成英文，預先排除監管機構的有效檢查。

- 紐約分行的實質程序未提供持續可疑活動報告的指引考量；不一致的法遵政策；且缺少決定外國的附屬機構是否充分滿足反洗錢法的控制。

今日的行動強調本部基於反恐怖主義和反洗錢監管（那些要求被監管機構維持監測並過濾潛在的違反銀行法或反洗錢法的交易的計劃，並防止與受制裁實體進行交易）新風險的重要性。該規則將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要求受監管機構提交年度董事會決議或高階法遵行員找到執行確認步驟以確定其符合監管機構的法律遵循。

根據合意令，兆豐銀行須在 10 日內由本部選任，安插一位獨立顧問以執行其政策及程序的變更，並立即解決紐約分行在法律遵守上的缺陷。該命令尚要求該行需在 30 日內聘雇一名獨立監控員，以配合本部選任務顧問在 2 年內對兆紐分行之法律遵循計畫進行廣泛且有效的回顧。該名獨立監控員尚須和外國人資產控制辦公室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AC)) 制裁回顧開始檢測，以確定是否有交易不合理或違反 OFAC 規定，或從 2012 年至 2014 年經嚴格識別和被舉報發現可疑活動涉及高風險客戶或交易，該名被選任的監控員須直接向本部報告。

由上可知，兆紐分行違反紐約州銀行保密法的事態並非初犯、也非一朝一

夕，事涉其與巴拿馬分行間有鉅額款項匯流卻未持續監控並即刻通報，也許兆紐分行職負該業務的主管不認為那些被質疑之交易係恐怖分子所為，但兆紐分行部分主管未妥適處理或迴避利益衝突問題，致發生業務主管身兼法遵主管並肩負營運責任等令人詬病之事，顯已違本於其職位善良管理人的義務與責任，因而被 NYDFS 裁罰巨額罰鍰，兆豐總行有關主管及紐約分行業務負責人皆應承擔起該有的罪責。

余前大法官雪明教授及余法學博士慕德律師，於同年 9 月 21 日在〈經濟日報〉合撰專文 [142] 表示：*各國金融機構在美國對監理機關所提的缺失改善報告，多由熟悉洗錢防制法規之外部專業顧問協助完成，若發生合意裁罰令所提及對於法遵概念之嚴重不足及對洗錢防制法規認知的完全錯誤，是否都與兆豐紐約分行所聘請的當地外部法遵及洗錢防制顧問有關？若假設為真，則應向跨海向外部顧問求償，以分擔罰鍰損失。*

臺灣傳統的金融環境大多由公股行庫來主導，以往執政當局認為金融業具有投機性，管控較為嚴謹，除正規法令外銀行監管多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職權命令進行道德勸說 (moral persuasion) 或行政指導，大體上係一講求關係的金融市場 (relationship banking) [143] ，此與美國的金融環境大相逕庭，且兆豐銀行部分人事及業務並非全由該行主管掌管或主導，尚須配合央行政策或執政當局涉外及對外事務的需求，因此內情錯綜複雜，有其歷史緣故，較無法以一般商業銀行的觀點來評析此次事件。由於該分行現仍有他案續在纏訟中，案情有向上發展之可能，不排除事涉更廣、牽連更多人，據最新報導，兆豐銀行紐約分行因其他訟案拒絕配合提供被告之帳戶資料，於 2016 年 12 月被美國聯邦紐約地方法院再以藐視法庭罪裁罰 7,300 萬美元。由於此案尚未定讞，筆者不

---

[142] 余雪明，余慕德合寫 (2016)。兆豐惹怒美 外部顧問惹禍？。**聯合新聞網**， 2016 年 9 月 21 日。上網日期： 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339/1973711

[143] 劉紹樑，(1994)。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與金融服務。焦興鎧主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論文集**，頁 253 。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擬預判是非，就媒體已披露事件簡略陳述，後續事態發展、無法一窺全貌或需待釐清部分，俟讀者不吝指正。

第五案 中非共和國及剛果民主共和國還貸案

■ 前邦交國簡介：

中非共和國，自法蘭西共同體(法文： Communauté française)獨立後，與中華民國於 1962 年 4 月 13 日建交至 1998 年 1 月 29 日第 3 次斷交期間歷經多次斷交與復交，現與臺灣無正式外交關係。剛果民主共和國獨立自比屬剛果(法文： Congo belge)獨立後，與中華民國於 1960 年 8 月 10 日建交至 1973 年 1 月 30 日斷交後曾嘗試復交，卻因剛果民主共和國內戰局勢不穩，無法推展實質外交關係而作罷。[144]

■ 案由：

根據中央通訊社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報導[145]，中非共和國與剛果民主共和國兩國在與中華民國有正式外交關係期間分別向中華民國輸出入銀行申請貸款，斷交後迄今兩國皆未償還本金或利息，臺灣輸出入銀行於 2015 年 12 月向美國紐約地方法院遞狀要求此前二邦交國償付積欠貸款，獲該法院勝訴判決可向此前二邦交國索償金額分別為剛果民主共和國欠 5,730 萬美元與中非共和國欠 1 億 5,490 萬美元。同年 6 月輸出入銀行亦曾向美國法院提告，要求幾內亞比索償還積欠的貸款 4,920 萬美元，被幾內亞比索以已超過追訴期為由拒絕返還。

■ 法律爭點：

---

144 中華民國外交部。國家與地區。上網日期： 2017 年 4 月 5 日，檢自： http://www.mofa.gov.tw/default.html#

145 中央通訊社，(2017)。與臺斷交代價 64 億 美髮院判我前友邦還債。上網日期： 2017 年 4 月 5 日，檢自：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03310008-1.aspx

- 以第三地法院作為裁判法院的裁判結果，中非共和國與剛果民主共和國兩國是否需要承認？
- 臺灣輸出入銀行即便獲得美國法院的勝訴判決，面對無邦交國，該如何執行？

■ 案件評論：

在與中華民國有邦交期間向中華民國官股行庫申請貸款，原應屬兩國執政政權或實體間彼此外交協定中的部分條件，嗣後因外交關係中斷（原因關係消滅）致此貸款遲遲無法收回，臺灣輸出入銀行為確保債權向紐約地方法院提起告訴獲勝訴判決。對於紐約地方法院做出的判決，中非共和國與剛果民主共和國兩國是否需要承認？若此二國現在的執政當局未來都不會與美國有任何經貿往來或從事任何貿易活動，則此二國的確無須對此判決多做理會；但若前述假設不可能發生，則中非共和國與剛果民主共和國兩國仍須對此判決做出相對的回應與對策。

另外，臺灣輸出入銀行即便獲得美國法院的勝訴判決，面對無邦交國，該如何執行？這的確是個棘手的問題，畢竟臺灣與此二國若仍維持著邦交關係，相對國為了鞏固邦誼維繫既存關係，或許仍然會償付部分欠款，但若已無邦交關係，且在此二國的政情長期以來並不穩固的情況下，要現在執政者對前朝所遺留的債務進行償還，除非有利於其政權的延續或獲取某種利益，不然向該國政府索還積欠貸款乙事就不至於緣木求魚般，拖欠十多餘年仍無法解決。就法律程序上，臺灣輸出入銀行仍須持美國紐約分行的勝訴判決至當事國（中非與剛果民主二國）當地的法院聲請承認該勝訴判決後，臺灣輸出入銀行才有進一步要求執行的可能，這部分亦攸關當事國對涉外民事案件的承認程序與該國司法是否公正獨立。所以，臺灣輸出入銀行獲得美國法院的勝訴判決仍只是保有

債權合法性的第一步，後續該如何執行？或甚至相對國向繫屬法院提出抗辯或上訴時，臺灣方面該如何應對？這才是更應持續關注的焦點。

第二節 美國對中國主張長臂管轄權之個案研究

若非因晚近卅年內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已達到足以和美國抗衡的程度，且美國也已不再將聯中制俄作為其重返亞洲的主要對策，過去針對中國盜版、仿冒及漠視著作或專利權多少能姑息的條件，於今也已不復存在，於是，當中國超越日本躍升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即不再對中國那些侵權行為視而未見，美國法院對中國企業或自然人主張其長臂管轄權的個案才會在近十年內明顯遞增。只是，針對中國大陸有被美國實施長臂管轄權個案，一方面，由於中國官方對媒體報導開放的程度，未如西方媒體般的自由；另一方面，中國媒體對個案的後續追蹤或真實性的查證，不若臺灣或其他西方媒體般的積極，因此，相關個案的查察，僅得就現有公開之媒體資訊作進一步的彙整與報導，若遇有缺漏或需勘誤處，還請各位先進不吝指正。

第六案 珠海振戎公司案

■ 公司簡介：

珠海振戎公司為經營石油能源貿易中央企業，總部設在北京市，以從事中東或伊朗進口原油貿易為主，與伊朗政府有著密切且深厚的合作關係。依其官方網站的介紹，[146]

珠海振戎公司成立於 1994 年，2016 年 4 月珠海振戎公司正式成為南光集團管理的二級全資子公司，該公司以原油、成品油及石油加工品貿易

[146] 南光（集團）有限公司，上網日期：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http://www.namkwong.com.mo/subsidiaries/zhuhaizhenrong/

為其主要業務。

■ 案由：

根據 BBC 中文網 2012 年 1 月 12 日的報導[147]，中國係伊朗石油輸出最大貿易國，中國珠海振戎公司因與伊朗石油業持續有相當業務往來，在美國根據聯合國制裁伊朗決議與其國會的支持下，對與伊朗能源產業有密切往來之企業開鍘，2012 年 1 月，美國國務院聲明，禁止連同珠海振戎等三家公司獲得美國出口許可、美國進出口銀行資金及美國任何一家金融機構超過 1,000 萬美元的貸款，理由係該等企業違反聯合國制裁伊朗的政策，與伊朗有業務往來。美方進一步表示，在美國遊說日本等石油進口國逐步降低對伊朗的進口已有部分成效，中國仍維持與伊朗高額的能源貿易，珠海振戎實為伊朗最大的成品油供應商，曾向德黑蘭銷售汽油，此舉遭珠海振戎公司及中國官方嚴正抗議。

■ 法律爭點：

- 美國有無權力以其國內法、行政命令或國會決議去干涉他國的經濟活動？
- 當聯合國的制判決議限制範圍較小，美國為何能以國會決議擴大並具象規範或限制他國行為？

■ 案件評論：

以美國長臂管轄權中最小接觸理論的要件來檢測該案即可發現，美國政府制裁珠海振戎等三家公司所主張的理由係這幾家公司違反聯合國安理會制裁伊

---

147 BBC 中文網，(2012)。美宣布制裁中國珠海振戎等三公司。上網日期：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2/01/120112_us_china_iran.shtml?c

朗的決議，然而，即便美國政府的主張為真，聯合國的決議或政策能否等同於美國國內法？當然，這部分係美國司法體制如何將國際條約或協定透過法定程序內化成國內法規範的範疇，或經由解釋或國會的授權成為法院可得引用的依據，但針對美國政府處罰這三家公司所持理由，似有先射箭再畫靶之嫌，管見以為，美國政府開鋼珠海振戎公司的主要目的應試圖透過司法及經濟的手段來干預中國支助伊朗試射核彈的活動，藉此達到其影響國際政情的目的。

另一方面，與伊朗從事核武試射方面的貿易，應與美國人的日常生活無直接關聯，其貿易或中介商更難有「預見可能」會成為美國法院的被告，或許因為美國家大業大，基於聯合國安理會主要成員國的地位，擔負起許多國際責任也被賦予了許多國際任務，但無可諱言地，如果高舉著正義的旗幟，打著反恐怖主義、反洗錢等名號，卻做著干預他國經貿活動的事，當美國將美國利益擺在全球其他國家的利益之前時，遭到他國的抗議與非難，自當難辭其咎。

第七案 崑崙銀行案

■ 公司簡介：

崑崙銀行前身為克拉瑪依市商業銀行，於 2009 年 4 月及次年被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兩次增資擴股成為第一大股東，並於 2010 年 4 月年 20 日經中國銀監會批准更名為崑崙銀行，目前總資產約 1303 億人民幣，該銀行在克拉瑪依、獨山子、烏魯木齊、庫爾勒、大慶、西安設有分支機構。[148]

■ 案由：

根據大紀元 2012 年 8 月 2 日的報導[149]，2012 年 7 月美國國會對伊朗

[148] 維基百科。崑崙銀行。上網日期：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6%E4%BB%91%E9%93%B6%E8%A1%8C

[149] 大紀元，(2012)。美制裁崑崙銀行 中國仍硬挺伊朗。上網日期：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http://www.epochtimes.com/gb/12/8/2/n3649588.htm

實施制裁的法案生效，主對伊朗能源及金融產業進行新一波經濟制裁，禁止黑名單上的石油企業或銀行與他國有業務往來，進而波及與伊朗有金融往來的中資崑崙銀行，美國片面要求切斷崑崙銀行與美國金融系統的聯繫，且任何持有崑崙銀行帳戶的美國金融機構須在 10 日內結清並銷戶，此舉遭中國外交部嚴正抗議，並向美方提出交涉。

美國財政部對外宣稱，崑崙銀行為伊朗數家銀行提供轉帳及信用等金融服務，價值達數億美元，其中有與以伊朗第 4 大商業銀行－ Bank Tejarat 為首等 6 家銀行進行金融往來，罪證確鑿。

■ 法律爭點：

- 美國議會議決的新政策能否直接成為美國法院的裁判依據？
- 美國私設黑名單，指涉對象較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更廣，他國必須欣然接受？
- 若涉案外籍被告對成為美國法院的被告無預見可能，是否仍符合長臂管轄權最小接觸理論中的要件？

■ 案件評論：

此案中資崑崙銀行因涉嫌與以伊朗第 4 大商業銀行－ Bank Tejarat 為首等 6 家銀行從事金融業務，遭美國有關當局以違背聯合國制裁伊朗政策及其國會最新通過的制裁法案，要求切斷崑崙銀行與美國金融系統的聯繫，中國官方反駁，依據聯合國安理會 2010 年第 1929 號決議 [150] :「*在有情報顯示當是銀*

[150] 維基百科。聯合國安理會 2010 年第 1929 號決議。上網日期： 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5%AE%89%E7%90%86%E4%BC%9A1929%E5%8F%B7%E5%86%B3%E8%AE%AE 該決議主要內容：主要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其他國家向伊朗提供任何作戰坦克、作戰飛機、軍艦、導彈等武器

行為伊朗核計畫提供資金支持的情況下，禁止外國銀行在伊朗開設代表處、子公司或成立合資銀行」，而遭美方點名的 6 家銀行並未在聯合國制裁名單之列。

但美方仍堅持，禁止他國公司和所有「可能被制裁機構產生聯繫」的伊朗企業開展業務活動與合作，於是， Bank Tejarat 雖不在聯合國制裁名單之列，卻列名在美國的黑名單中，而中資崑崙銀行為其重要客戶之一，故被牽連。

美方這種主張，又再次突顯出身為全球霸主的美國，總是以世界警察自居，當然全球政治與經濟局勢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世界各國都受惠，但美國價值或美國文化並不能強勢取代他國的價值或文化，美國自以為的普世價值（民主、自由等），在其他國度仍遭受相當程度的挑戰，若設身於伊朗的立場，研發及試射核武當然是企圖為伊朗在中東局勢中謀取一相對有利的戰略地位？美俄中等核武擁有國早全球各國研發且試射核武，迄今卻高舉著謀求全人類和平的旗幟而禁止其他國家發展核武，這種不公平怎就沒人敢去突圍？人類社會是個互助的群體、也是個相互競爭的環境，想要有私己之心、圖謀自保乃人之常情，但所謂的「正義」，絕非僅是美國說了算。

第八案 鴻祥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案

■ 公司簡介：

中國遼寧省丹東市鴻祥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DHID)（以下簡稱鴻祥實業）係由 2000 年成立之丹東鴻祥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及 2001 年成立之遼寧鴻祥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於 2011 年合併發展而成，主要經營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北朝鮮）間之進出口貿易、邊境貿易、物流運輸服務等，集團旗下兼營全資、控股、合資公司數家，橫跨國旅、酒店及諮

設備，禁止其他國家接受伊朗涉及核材料與核技術的投資，禁止伊朗進行任何涉及能夠運載核武器的彈道導彈的活動等。

詢服務等多項產業，是丹東市最大的對朝貿易集團。[151]

■ 案由：

根據 BBC 中文網 2016 年 9 月 20 日的報導[152]，因在聯合國 2016 年 3 月制裁北朝鮮個人和實體的名單中發現了朝鮮光鮮銀行金融會社，而朝鮮光鮮銀行金融會社正是鴻祥實業的第二大股東，因此，從事中國與北朝鮮間貿易的鴻祥實業被美國司法部列入犯罪及洗錢調查名單中，為進一步的追查金流方向並落實制裁北朝鮮的政策，美方檢察官兩度到訪北京通報鴻祥實業及其創始人馬曉紅的犯罪嫌疑，同年 9 月 2 日，鴻祥實業的資產因案被中國有關單位凍結 6 個月以配合調查，同月 26 日，馬曉紅及該公司幾位核心幹部(總經理周建舒、副總經理洪錦花、財務經理洛傳旭）等數人，被美國司法部以違反聯合國制裁北朝鮮的決議（聯合國安理會第 2270 號決議）及陰謀使用貨幣工具幫助北朝鮮洗錢等罪名提起刑事訴訟並凍結涉案被告在美國的資產。

中國遼寧省公安廳聲稱已主動偵辦鴻祥實業在貿易活動中嚴重的經濟犯罪問題，中國外交部在 9 月 27 日例行記者會上，由發言人耿爽嚴正表達反對任何國家根據其國內法對中國實體或個人實施「長臂管轄權」。

■ 法律爭點：

- 美國何以能藉聯合國安理會議決制裁北朝鮮的決議及反洗錢控制法對他國人民或實體進行制裁？

---

[151] 維基百科，遼寧鴻祥實業集團，上網日期：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D%E5%AE%81%E9%B8%BF%E7%A5%A5%E5%AE%9E%E4%B8%9A%E9%9B%86%E5%9B%A2

[152] BBC 中文網，(2012)。美宣布制裁中國珠海振戎等三公司。上網日期：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2/01/120112_us_china_iran.shtml?c

- 聯合國安理會議決的決議能否直接成為美國法院的裁判依據？
- 若涉案被告對成為美國法院的被告無預見可能，則是否符合長臂管轄權最小接觸理論中的要件？

■ 案件評論：

美國司法部調查並制裁鴻祥實業的理由係該公司陰謀違反美國制裁北朝鮮政策及陰謀使用貨幣工具幫助北朝鮮洗錢，所根據的事證則為美國華盛頓高級國防研究中心（C4ADS）與南韓首爾峨山政策研究院所聯合發表的研究報告，該報告則援引中國海關數據，指稱鴻祥實業向北朝鮮出口可用於生產離心機的氧化鋁，而離心機是生產濃縮鈾的必要工具。據此，美國司法部認為已足堪認定鴻祥實業的犯罪事實，逕可實施長臂管轄權主張其對人管轄權。

但另一方面，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則提出反駁，認為美國並非長臂管轄，係在執行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中國才是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罪魁禍首。夏明指出，北朝鮮能獲得的軍事關鍵技術與原料有極大部分來自於中國的默許，另一方面，中國仍持續對北朝鮮提供融資及能源供應，若中方有意對北朝鮮採取有效且強制的手段，逕自阻斷對北朝鮮天然氣、油管、及糧食等援助，即可讓北朝顯消停他的核武試射。[153]

管見以為，此案與前述崑崙銀行案或珠海振戎公司案有頗多雷同處，即美國政府有先射箭再畫靶之嫌。首先，無論是聯合國制裁伊朗的決議或是美國議會制裁北朝鮮的決議，若針對一般不關心國際局勢或國家大事的普通民眾，何以能要求他們有如此的意識(sense)：當他們要與伊朗或北朝鮮做生意，即需要有未來可能會成為美國法院的被告的預見可能？其次，即便依美國長臂管轄

---

[153] 新唐人，(2016)。【禁聞】川普點名中方應解決朝核問題 引關注。上網日期：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http://www.ntdtv.com/xtr/b5/2016/09/29/a1288950.html

權最小接觸原則的要件來勾稽，本案被告與北朝鮮間的貿易應與美國民眾無涉，亦未與美國的任何一州有產生最小接觸關係。於是，所謂的美國制裁北朝鮮的對外政策究竟應隸屬於何種法律性質或法規要件？管見以為，對此應不能有灰色地帶。無奈，無論其理由有無合理？是否正當？美國高舉著反恐及反洗錢的大旗，仗勢著其國力的強勢，執意審判，我們應持續觀察並俟該案的判決理由提出後再續作討論。

第三節 本章結語

綜覽臺灣海峽兩岸被美國實施長臂管轄權的個案，似可歸納美國實施長臂管轄權所採理由包羅萬象，舉凡聯合國的決議事項或經美國參眾兩院議決的議案或聯邦政策（黑名單），皆可成為美國高舉反恐怖主義或反洗錢的藉口，對他國企業、實體或自然人實施長臂管轄主張對人或對事管轄權。就數個臺灣廠商高階經理赴美入監服刑的個案綜判，多係企業自身輕忽或未曾意識歐盟和美國眾多貿易法令的規範與限制，以奇美電總經理接受天下雜誌的採訪記實中可看出，臺灣廠商多係被歐盟或美國法院施以民事重罰或刑事罰責後才對歐美的反壟斷法 (Anti-trust) 有初步認識，尤其是何謂 cartel ？精確的定義為何？事前更是一無所悉，事後補救措施亦多以員工訓練等方式來強化對歐美侵權相關法規的認識。

觀察中國被美國主張長臂管轄權的個案，儘管以美國長臂管轄權所繫之最小接觸原則來檢測，即使不見得完全符合法定要件，美國本於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角色，恣意擴張解釋聯合國決議或執行由美國議會所通過議案為由對他國公民進行審判，這其中，若係針對那些欲在美國境內從事貿易、賺取美元的貿易商，被美國以上述理由或其國內法進行制裁倒情有可原，但美國所追求的正義價值是否即等同於其他國家所追求的價值？伊朗、北朝鮮等國在全球貿易不對等且強敵環伺的環境下求自保，發展核武即被其他擁核國家視為是壞鄰

居、搗蛋分子，但壞學生是誰的觀點？誰下的定義？即便美國自認為其用意良善、價值正確，能否強加其價值在他國的文化或傳統上，答案並非是肯定的。

再者，中國雖對美國以其司法管轄權介入中國之對外政策（甚至內政）的作法頗有不甘，但在經濟上又倚重美國的技術與市場而無法與之頑抗，美國則利用中國內地低廉的生產成本製造高單價的貨品，中美相互競爭又彼此合作的關係，讓兩國的博弈牽動著全球經濟的變化。只是，美國對待亞洲國家（如韓國、菲律賓、臺灣等）總是軟硬兼施，企圖將名義上的盟友變成實際上予取予求的禁臠，遠從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所倡議的「環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 TPP)」；近至在日韓部屬「終端高空防禦飛彈(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音譯為『薩德』」系統[154] 等，皆可發現即便美中現時貿易往來頻繁，美國自冷戰以來圍堵中國共產勢力在第一島鏈內的政策從未改弦易轍。美國這種兩面手法，並不侷限在政治或經濟層面，亦可從美國對待亞洲開發中國家的差別待遇看出端倪。以美國利益為經緯，舉凡為美國代工之韓國或臺灣等 IT 大廠，只要違反美國反壟斷或專利權等規定，美國司法部門總是再怎麼處罰也不手軟；但對待中國、印度（兩國皆有發展核武），卻總能在需要夥伴關係時，多重標準地遮住其訴追嚴懲之眼，輕輕帶過；卻在迄今感受威脅之際，對中國頻頻出招，虎視眈眈地聚焦在對手確切的發展動態。隨著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逐漸在國際社會中抬頭，外加上因貿易頻繁而衍生出更多爭端，中國已不再一味的隱忍，適時適切地召開記者會或利用國際組織向美國表達嚴正抗議，對美國而言，現時中國的崛起（有中國威脅論）正有如杯弓蛇影般地如影隨行。

---

[154] 維基百科，終端高空防禦飛彈，上網日期：2017 年 6 月 18 日，檢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0%E5%8D%80%E9%AB%98%E7%A9%BA%E9%98%B2%E5%BE%A1%E9%A3%9B%E5%BD%88　簡介如下：
終端高空防禦飛彈(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音譯「薩德」)，早期稱為「戰區高空防禦飛彈(Theater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系統。為美國陸軍研發的一款攔截短、中程彈道飛彈的末端防禦系統，屬美國飛彈防禦的一環」，用以攔截飛毛腿飛彈及同類型之戰術彈道飛彈。

國際社會實乃實力競逐與利益結合的場域，國際法係大國玩弄於指掌間的工具，縱有國際級組織（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居間調解，亦多流於形式且成效不彰。隨著國際貿易爭端不斷的擴增，愈來愈多的國家傾向區域聯盟來抵禦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愈築愈高的貿易壁壘，迫使國際企業靠向效率政府以謀求超額利潤，且會對已需求不振且每下愈況的全球經濟帶來更加不利的影響。另一方面，審判權向來就是國力的象徵與主權的延展，因為掌握了話語權，就能掌握信仰、文化與歷史詮釋的主導權，就能塗抹被殖民者的文明、價值與傳統。本文所探討的長臂管轄權，亦帶有這種色彩，它並非僅在司法層面辯證，有更多部分，係記述著一段人類文明或文化爭鬥的演藝，自蘇聯垮台、冷戰結束後，美國獨霸全球的局面能否維繫？或已走到了頂峰？隨著中國如睡獅般的甦醒，過去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態勢會否因中國填入了原蘇聯讓出的空隙而顯得更加詭譎多變？物換星移，世界舞台的主角與全球焦點向來就不是定於一尊，新就任的美國新總統 Donald J. Trump 企圖讓美國再起[155]，美國該如何與中國共存共榮？這場不帶煙硝的話語權爭奪戰，絕非僅係貿易爭端所呈現的表面那般簡單，中美之爭將會是這世紀持續演藝的一場大戲。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155] 大紀元，(2017)。川普制裁伊朗 向中共透漏什麼信息。上網日期：2017 年 2 月 10 日，檢自：http://www.epochtimes.com/b5/17/2/4/n8776933.htm

伊朗在美國新任總統 Donald Trump 在 2017 年 1 月甫上任之際，於同月 29 日試射中程導彈，被美國於 2 月 3 日公布制裁名單，其中有 2 家中國企業 Cosailing Business Trading Company Limited（位在青島的青島航帆貿易公司）、Ningbo New Century Import and Export Company, LTD（位在寧波的新世紀進出口公司）及英文名為 Richard Yue（青島航帆貿易公司的銷售員）, Jack Qin（新世紀進出口公司的員工）, Carol Zhou 等 3 位中國人因涉嫌提供伊朗飛彈製造商採購、貿易及金融服務，被列入這次裁罰名單當中，這次裁罰的對象係針對協助伊朗飛彈計畫及提供恐怖組織武裝之個人、實體或企業，共有 13 名個人及 12 個企業或實體入榜，其裁罰依據係以涵蓋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行政命令」為基礎，制裁方式包括資產凍結、旅遊禁令等。

第四章 美國長臂管轄終審判決在他國之執行

美國各州的法院，本於該州法律規定，對於他州法律或產生的權利（如終審判決屬之）之承認與適用，一般多以其有否符合該州之「公共政策」為判斷基準。而公共政策乃條例、通則、判例、法規及其他立法例之總稱，不易限縮在某一明確定義，就法院而言，有不少適用法規上的裁量空間[156]，但法院並不因此得隨意審判，紐約州上訴法院法官 Benjamin Hathan Cardozo 在 1918 年 *Loucks et al. v. Standard Oil Co. of New York.* 一案中指出：「罪犯受懲罰是事實，但違法者的懲罰並非為贖罪而設計；懲罰的目的是賠償那些因為犯罪而感到受害者。即使他州罰則不同於我州規定，我們必須決定那些差異是否係使管轄權下降的充分理由。除非公共政策禁止，任何一州的民事侵權行為 (tort) 創造可在其他州提起訴訟的權力，這是在美國廣泛被接受的規則。法院不能憑法官的喜愛，為符合其個人的權宜之計或公正概念，而恣意拒絕執行一外國的權力，除非這種介入將違反某種基本的正義原則、普遍良善的道德觀念或某種共同福祉根深蒂固的傳統，法院不能關上大門拒絕提供救濟。」[157]

關於外國判決 (foreign judgment) 的部分，首須區別係美國境內之他州法院判決；或是外國法院判決。若係美國境內之他州法院判決，承認或執行與否

---

[156] 韓德培、韓健，(1994)。**美國國際私法（衝突法）導論**，頁 232 ，1 版 1 刷。北京：法律出版社。

[157] See case： *Loucks et al. v. Standard Oil Co. of New York*. 224 N. Y. 99, 120 N.E. 198 (July 12, 1918) Retrieved May 23rd, 2017. from: https://uniset.ca/other/pubpol/120NE198.html
原文摘錄如下：
It is true that offender is punished, but the punishment of the wrongdoer is not designed as atonement for a crime; the purpose of the punishment is reparation to those aggrieved by his offense. Even though the statute is not penal, it differs from our own. We must determine whether the difference is sufficient reason for declining jurisdiction. A tort committed in one state creates a right of action that may be sued upon in another unless public poicy forbids. That is the generally accepted rul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urts are not free to refuse to enforce a foreign right at the pleasure of the judges, to suit the individual notion of expediency or fairness. They do not close their doors, unless help would violate som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justice, some prevalent conception of good morals, some deep–rooted tradition of the common weal.

通常取決於以下 3 點：

1. 作出判決的法院對涉訟當事人或標的物有無適當的管轄權（proper jurisdiction）。

2. 繫屬判決是否為他州法院的終審判決。

3. 判決是否針對事實爭點進行裁判，而非針對程序。

任一美國法院的判決若符合上述要件，將強制地適用美國聯邦憲法第 4 章第 1 節「充分信任條款」規定，獲得美國境內其他州法院的充分承認與執行。[158]

參考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LII Wex Legal Dictionary 之記載，關於美國聯邦憲法第 4 章第 1 節之原文規定如下：[159]

原文
Article Ⅳ Section 1. Full faith and credit shall be given in each state to the public acts, records, and judicial proceedings of every other state. And the Congress may by general laws prescribe the manner in which such acts, records, and proceedings shall be proved, and the effect thereof.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158] 韓德培、韓健，(1994)。**美國國際私法（衝突法）導論**，頁 268 ，1 版 1 刷。北京：法律出版社。

[159] "Article Ⅳ,"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NY: LII, Cornell. Retrieved May 23rd,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constitution/articleiv

作者簡譯

任何州應對其他州之公共行為、紀錄或司法程序給予充分的誠意與信任。國會可制定一般法律規範這種諸如法案、紀錄及司法過程被證明的方式及其效果。

在他國法院判決部分，美國法院係處於對等或禮讓的立場來決定是否承認或執行外國終審判決[160]，美國已與許多國家締結相互承認及執行條約，對無邦交或未簽訂司法互助或承認條約者，美國法院會採取 2 種立場：

1. 對等說，若外國法院已給予美國判決類似的待遇，則聯邦法院應承認或執行該國法院的判決，相關內容詳後述。

2. 禮讓說，美國大多數法院將承認外國判決視為禮讓議題，意即若外國法院之終審判決符合 (1) 審案法院具備適當管轄權；(2) 審判程序符合美國正當程序的要求時，美國法院傾向承認外國判決，以作為國家間相互尊重與合作的基石（臺灣司法系統，對外國終審判決近年來亦開始採用禮讓說）。

對等說，參考 *Hilton v. Guyot 159 U.S. 113 (1895)* 一案[161]，美國最高法

---

[160] 韓德培、韓健，(1994)。**美國國際私法（衝突法）導論**，頁 271，1 版 1 刷。北京：法律出版社。

[161] See case： *Hilton v. Guyot 159 U.S. 113 (1895)*
"Hilton v. Guyot 159 U.S. 113 (1895)," ***Justia***, California: Justia. Retrieved May 23rd, 2017. from: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159/113/ （判決原文）或
"Hilton v. Guyot," ***Wikipedia***. Retrieved May 23rd,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lton_v._Guyot 個案簡介於下
Hilton v. Guyot 159 U.S. 113 (1895), *was a case dec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in which the court described the factors to be used when consider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mity. Hilton established the fundamental basis fo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cision has been called "the most detailed exposition of any American court of the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院在此案中的判決確立了美國法院承認與執行外國判決的根本態度，判決文中指出：「禮讓」在法律意義上，既非絕對的義務，也非純粹的禮貌與善意。惟，一國在其領土內允許他國之立法、行政或司法法案得到承認，係考慮彼此的國際義務與便利、本國公民之權利，以及在所屬法律保護下的其他人。目前，除非有違政策或有害於尋求實現國家利益，根據外國法律所獲之個別權利將在我們的法院受到尊重和執行。

綜上所述，依據他國終審判決所獲得之權利，若未違反美國之公共政策與國家利益，且符合美國法院所要求關於正當程序之要求，則基本上可獲美國法院的承認與執行。

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涉訟當事人對於承審法院有無管轄權理應在起訴或出庭應訊前釐清，這是訴訟正當程序與辯論攻防技巧中皆不可輕忽的重點，但審判最終目的旨在定紛止爭，即便獲得勝訴判決並不代表原告被侵權部分（所失利益）或受害者所受損害隨即獲得填補，原告的權益或所訴諸的正義仍須透過當事人或相關機構執行法院判決結果，以貫徹法院意志、使被告付出相對代

---

extraterritorial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rendered in foreign nations.

美國最高法院的見解如下：

The Court stated:

"No law has any effect, *of its own force, beyond the limits of the sovereignty from which its authority is derive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law of one nation*, *as put in force within its territory*, *whether by executive order*, *by legislative act*, *or by judicial decree*, *shall be allowed to operate within the dominion of another nation*, *depends upon what our greatest jurists have been content to call 'the comity of nations*.' *Although the phrase has been often criticised*, *no satisfactory substitute has been suggested*.

'*Comity*,' *in the legal sense*, *is neither a matter of absolute obligation*, *on the one hand*, *nor of mere courtesy and good will*, *upon the other*. *But it is the recognition which one nation allows within its territory to the legislative*, *executive or judicial acts of another nation*, *having due regard both to international duty and convenience*, *and to the rights of its own citizens*, *or of other persons who ar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its laws*."

"*Now*, *the rule is universal in this country that private rights acquired under the laws of foreign states will be respected and enforced in our courts unless contrary to the policy or prejudicial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where this is sought to be done*; *and*, *although the source of this rule may have been the comity characterizing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nations*, *it prevails to–day by its own strength*, *and the right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to which the particular transaction is subject is a juridical right*.

價或填補當事人之損害。所以，在起訴或出庭應訊前，法院有無管轄權、傳喚是否正當等實質或程序細節皆為須關注的要點；一旦獲終審確定判決後，原告關注的重點則應聚焦在如何執行以填補損害或貫徹法院判決的結果。

第一節 在臺灣方面

第一項 臺灣現行法規定

刑事部分，若非美國籍被告願以美國司法單位作為審判機構、且甘受美國司法審判結果並在美國境內入監服刑，此類個案較無爭議；對於非美國籍刑事被告得否在美國境外服刑？針對同罪名卻不同刑度或罪責，美方承認或拒絕哪部份？這部分則需視關係國有無和美國就司法互助與承認部分簽定相關協議或其他引渡條款，就罪責、刑期和罰責等事項依兩國協議內容進一步做議處。至於美方如何處裡那些未與美國簽定司法互助相關協議或其他引渡條款國家，學界向來容有爭議且司法執行程序上常遇有窒礙難行處，此等議題所涉龐雜，未避免偏離主題，筆者對此不做詳述。

在民事部分，原告就其權益向機關聲請救濟或提起告訴旨在填補損害或回復原狀，因此即便獲得法院判決勝訴並非成就損害填補，仍需憑確定勝訴判決向關係人（被告或利害關係人）或相關機構（如金融機構）索賠與求償，所以外國法院審判的結果仍需要透過本國法定程序的承認與執行完竣才能真正回復原告權益。惟，美國實施長臂管轄係將其國內司法審判力逾越國境向他國法人、實體或自然人實施的結果，美國籍原告對他國籍（如臺灣）被告得否依此確定判決在他國境內實施美國的司法審判力？並非毫無疑義，仍須視關係國是否承認他國（如美國）的司法審判結果而定。以臺灣為例，首先，民事訴訟法第 1 章第 1 節係關於法院的管轄權規定，如契約合意指定管轄法院[162]；專屬管轄

[162] 民事訴訟法第 24 條：

（如不動產、土地[163]）等，臺灣法院的管轄權原則上是以被告所在地法院為管轄法院（以原就被）（民事訴訟法第 1 條參照）[164]，針對侵權行為則歸由行為地的法院管轄。[165]

針對外國法院的確定判決，被告、利害關係人（如銀行）或被要求賠償者，接獲外國民事確定判決時須判斷的事項與最初接獲出庭傳票時的檢查動作有頗多雷同處，例如：（若被告從未出庭）須判斷做出該判決的法院有無管轄權？或所指涉的訴訟標的或訴訟客體（如專利權）有無專屬管轄權？其次，須檢查原被告間有無訂定契約指定管轄法院？若無契約指定，訴訟標的亦無專屬管轄時，得以原告所選擇的法院為初審管轄法院（以被就原）。針對侵權行為，依據臺灣民法第 184 條（針對故意或過失行為者）[166]、同法第 191-1 條（針對商品製造人和商品輸入業者）[167] 及民事訴訟法第 15 條等相關規定，若行為地或結

因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
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

[163] 民事訴訟法第 10 條：
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164] 民事訴訟法第 1 條：
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住所地之法院不能行使職權者，由其居所地之法院管轄。訴之原因事實發生於被告居所地者，亦得由其居所地之法院管轄。
被告在中華民國現無住所或住所不明者，以其在中華民國之居所，視為其住所；無居所或居所不明者，以其在中華民國最後之住所，視為其住所。
在外國享有治外法權之中華民國人，不能依前二項規定定管轄法院者，以中央政府所在地視為其住所地。

[165] 民事訴訟法第 15 條：
因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
因船舶碰撞或其他海上事故請求損害賠償而涉訟者，得由受損害之船舶最初到達地，或加害船舶被扣留地，或其船籍港之法院管轄。
因航空器飛航失事或其他空中事故，請求損害賠償而涉訟者，得由受損害航空器最初降落地，或加害航空器被扣留地之法院管轄。

[166] 民法第 184 條：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167] 民法第 191-1 條：
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

果發生地在外國，則可指定行為發生地或被害者所在地的法院為管轄法院。確認做出裁決的法院有管轄權後，尚須判斷：判斷理由書內所指涉之人事時地物與因果關係是否正確？有無按正當程序進行審判？是否需要上訴等等。

於是在程序上，若臺灣籍被告對美國法院有無管轄權提出異議，美國籍原告可循前揭規定向臺灣地方法院提起告訴。然而，美國籍原告若已透過美國法院實施長臂管轄而獲得確定勝訴判決，得否持此確定判決向臺灣有關單位要求執行美國法院的審判結果？對此，世界各國對於外國判決之承認程序，雖大致會採用「禁止再實質審查」（即對已歷經外國法院實質審理之案件，不再於本國法院重新貫行當地的實質審理程序）原則。然而，對於外國判決承認之程序，依各國國情不同，規定不一而足，承認與否仍留給相對國極大的裁量空間[168]。在臺灣，依仲裁法第 47 條第 2 項規定，外國判決經本國法院裁定承認後，與本國法院的判決具有同一效力[169]。對於外國判決承認之程序，有部分學說與實務見解認為我國仿效德國法，採「自動承認原則」[170]，意即除非有特殊規定，否則外國確定判決若符合承認國法定之承認要件，即自動發生承認的效力，但自動承認並不等同於獲外國確定判決之當事人即可據此外國判決逕要求承認國（我國）法院強制執行，仍須透過相關法（強制執行法）定程序，向承認國法院提起許可執行之訴，獲執行判決後才可執行。而臺灣在承認外國法院的確定判決的效力上，須依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的規定來逐一檢視：

前項所稱商品製造人，謂商品之生產、製造、加工業者。其在商品上附加標章或其他文字、符號，足以表彰係其自己所生產、製造、加工者，視為商品製造人。
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與其說明書或廣告內容不符者，視為有欠缺。
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責任。

[168] 柯澤東，(2016)。**國際私法**，5 版 1 刷，頁 360 以下。臺北：元照出版。

[169] 仲裁法第 47 條：
因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作成之仲裁判斷或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依外國法律作成之仲裁判斷，為外國仲裁判斷。
外國仲裁判斷，經聲請法院裁定承認後，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並得為執行名義。

[170] 吳從周、沈冠伶、姜世明、姜炳俊、許士宦、黃國昌，(2011)。**新民事訴訟法實務研究(一)**，初版 2 刷，頁 546 以下。臺北：新學林出版。

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認其效力：

一、依中華民國之法律，外國法院無管轄權者。

二、敗訴之被告未應訴者。但開始訴訟之通知或命令已於相當時期在該國合法送達，或依中華民國法律上之協助送達者，不在此限。

三、判決之內容或訴訟程序，有背中華民國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四、無相互之承認者。

前項規定，於外國法院之確定裁定準用之。

依據上開條文第 1 款規定，所謂外國法院就爭議事件無管轄權，臺灣學界認為此項認定標準需依民事訴訟法對管轄權有相關規範或臺灣法院對爭議事件有專屬管轄時適用，如上述之不動產之分割，僅不動產所在地法院有管轄權，此等管轄具專屬性，外國法院無管轄法源依據亦無權管轄；再如臺灣法院認為離婚事件管轄權專屬於夫妻住所地法院，因此，當夫妻雙方均為臺灣國民，在臺灣結婚，婚後並同居於臺灣，縱妻於婚後移居美國洛杉磯，並取得洛杉磯法院准予離婚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9 年訴字第 260 號判決即循上述見解而不承認洛杉磯法院判決之效力。[171]

第 2 款規定，謂敗訴之被告未應訴者，旨在給予本國籍被告為自身權益充分答辯的機會，於是，若外國法院經合法且正常管道通知本國籍被告出庭應訊，並給予相當期間準備，使本國籍被告的實質防禦權有充分獲得程序上之保障得以為自己的權益申辯時即屬合法送達，該被告應出庭、能出庭卻不出庭時，可視為本國籍被告自動放棄為自己申辯的機會與權力，就此即便本國籍被告獲得不利於己之敗訴判決，被告已無正當理由要求本國法院判定該外國確定判決無效；對於「送達」，臺灣法院認為須符合本國法律等相關規定方式辦理，若雖符合外國訴訟程序（如由外國籍原告訴訟代理人或律師將通知函交付予本國訴訟

---

[171] 陳榮傳，(2015)。**國際私法實用**，初版 1 刷，頁 81 以下。臺北：五南圖書。

相對人，非被告本人)，卻未充分符合本國法律規定或未善盡保護被告之實質防禦權時，臺灣法院得駁回外國籍原告對本國籍被告於強制執行方面之聲請，實務上有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6 年重上更（一）字第 23 號判決和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87 年簡上字第 372 號民事判決等可供參考。

第 4 款規定，所謂「相互承認」並不以臺灣與該國間有無正式外交關係或簽定國際間司法相互承認協約為必要，而係以他國法院有否承認我國判決之法律效力，若外國法院承認臺灣法院之判決效力時，則我方法院亦得對等承認該國法院之判決效力，舉證可以外國法規範或判決先例等綜合判斷。以本文所介紹的美國為例，其訂有「臺灣關係法」與我國維持實質上關係，其最高法院亦闡明與我國有相互承認關係，完全符合相互承認原則，故彼此相互承認並無窒礙。另外，參考司法院於民國 87 年 3 月 23 日所發之 (87) 廳民一字第 04247 號函，在其說明二中明確指出：

依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第 4 款：「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無國際相互之承認者，不認其效力。」係指如欲我國法院承認外國法院之判決，須以該外國法院亦承認我國法院之判決為必要，如該外國法院不承認我國法院之判決，我國法院即不承認該國法院之判決，至於該外國法院是否承認我國法院之判決尚不明確者，則由我國法院審酌各種情形認定之。來函所詢情形，經查本院現有資料，英國高等法院於 1996 年曾於裁定中承認我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及最高法院判決效力。至我國法院是否承認英國法院判決之效力，仍宜由法官於具體個案本其確信之法律見解，詳為審酌裁判。

既然英國高等法院王座法庭商事法院已於 1996 年判決中承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及最高法院判決效力，則臺灣法院承認英國法院的民事判決亦已無大礙，符合相互承認原則。此外，同樣採行海洋法系司法制度的新加坡，在其審判機制中係奉判例法及陪審團制度為圭臬，早年新加坡法院既不承認亦不執

行臺灣法院作成之民事確定判決，晚近幾年，新加坡法院開始有依個案認定是否同意臺灣法院作成之確定判決的案例。

臺灣法院近十年來開始從寬認定並主動立於互惠觀點，只要外國法院未明示拒絕承認我國民事判決的效力，我方即會承認該國民事判決之效力。但「互惠原則」並非通則，如果僅被動俟他國承認後才承認對方法院判決的效力，恐犧牲關係當事人的訴訟權益或不符訴訟經濟效益，如法國、義大利等國即不要求互惠。所以，正因新加坡並未積極否認臺灣判決的效力，且藉其司法訴訟途徑仍得以臺灣確定判決作為訴由，本國法院依據上開事實，可互惠地承認新加坡判決之效力（請參考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重上更（一）字第 130 號判決）。

第二項 「禁止再實質審查」原則之例外

以上除第 3 款外，各款所定事項於認定或執行面上較少爭議，唯第 3 款所謂「有背中華民國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為「禁止再實質審查」原則之例外，賦予本國法院對外國判決進行有限度之實質審查，畢竟人文、風土、民情、習慣各國不盡相同，外加上各國裁量民事處罰和刑事處罰就同罪名在刑度、罪責和貫徹社會正義等方面皆有差異，因此，若本國法院據此抽象條件就個案來審度外國確定判決，係實質賦予審案法官在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界定上相當大的裁量空間。

參考最高法院 83 年臺上字第 30 號判決與臺灣高等法院 89 年上字第 396 號判決，法院認為針對外國確定判決的審查係指法律適用之結果與內國公序有無違背而非評價外國法規本身，如確認一夫多妻的法律關係或命令交付違禁物（如槍枝）等，因所宣告之法律效果違背我國實體法上之公序良俗，故不予承認；另外，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重上字第 525 號民事判決，審案法官於判決意旨內敘明，*公共秩序係立國精神和基本國策之具體表現，而善良風俗則為民間*

之倫理觀念的發端和延展。意即若承認外國判決之效力會牴觸臺灣法秩序或倫理秩序之基本原理原則時，即可不承認其效力。再者，最高法院 96 年臺上字第 582 號民事判決亦屬一例，臺灣法院認為「分居」並非我國民法所定夫婦間可據此作為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事由之一，因此奧克蘭法院以分居作為准許分配剩餘財產事由之勝訴判決，明顯有違臺灣的公序良俗，法院駁回持該外國判決確認之訴要求強制執行的聲請。

只是，二度審判或重新對他國判決做實質審判能否對涉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的權益提供更為周全的保障，學界與實務容有爭議，法官在審酌應否認可原告聲請執行外國之民事確定判決時，除檢視原告就其權益的救濟有否被滿足外，仍宜就訴訟經濟、被告有無公平受審的機會及司法穩定等多重面向做綜合考量。

另一方面，臺灣與日本皆承襲自德國法系的概念與架構，因此針對「填補損害」，僅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 216 條第 1 項參照）[172]，不像英美法系，法院會針對原被告的背景、能力、情節之輕重、社會觀感或影響力、被告所獲利益、與受害者權益受侵害程度等，提出程度不一的「懲罰性賠償金 (punitive damages or exemplary damages)」，此種懲罰性賠償金在美國普通法上係處罰錯誤作為並企圖藉加倍懲罰 (punishment) 以達到嚇阻 (deterrence) 效果並預防再犯之制度，美國法院得根據被告或加害人財產之多寡來決定其賠償金額，於是此等懲罰性賠償金額既無上限也不固定，和歐陸法系的民事損害賠償制度中旨在填補實際所受損害的概念並不相同。

過去，曾有臺灣的法院以「有悖中華民國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為由，

---

[172] 民法第 216 條：
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
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

駁回此類帶有懲罰性賠償金之民事確定判決對本國法院訴請強制執行之聲請（參考最高法院 100 年臺上字第 552 號判決）。但隨著國際爭端和侵權活動隨貿易頻繁而與日俱增，臺灣亦修法逐步導入懲罰性賠償金概念，落實在保護消費者、商標、著作權或專利權等規定上，雖條文中並無懲罰性賠償金等文字，其規範目的與功能和英美法系的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不同，臺灣最高法院認為雖我國立法例中賦予審案法官得裁量超過損害額以上賠償的規定，超出歐陸法系原僅填補一般損害的概念，但此類立法目的乃係事件性質特殊或有舉證上之困難，難以適用一般民事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的通則。職是，立法規範懲罰性賠償金乃將部分舉證責任轉移至被告，使當事人雙方之攻擊防禦能以較平等方式來對抗。例如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針對企業經營者之故意行為）[173]、公平交易法第 32 條第 1 項（針對事業）[174]、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29 條（針對出賣人）[175]、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176]、專利法第 97 條第 3

---

[173] 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
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

[174] 公平交易法第 32 條第 1 項：
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

[175] 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29 條：
出賣人有違反本法第七條、第十條至第十四條之情事時，買受人得退貨，請求出賣人退還其價金；出賣人如係明知時，應加倍退還其價金；買受人如受有其他損害時，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命出賣人支付買受人零售價三倍以下或損害額三倍以下，由受害人擇一請求之懲罰性賠償金。但買受人為明知時，不在此限。

[176] 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
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
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商標權人得就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
二、依侵害商標權行為所得之利益；於侵害商標權者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商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
三、就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之零售單價一千五百倍以下之金額。但所查獲商品超過一千五百件時，以其總價定賠償金額。
四、以相當於商標權人授權他人使用所得收取之權利金數額為其損害。

項[177]、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3 項[178]、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第 2 項[179]以及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 第 3 項後段[180]等皆屬之。

從財經觀點出發，臺灣地狹人稠，主要經濟仰賴提供廉價且優質勞力，輸出加工品以換取外匯，因此非常需要開放的外部市場，以近廿年來臺灣對外之貿易依存度及人民往來密切程度觀察，香港、澳門和中國未來對臺灣的經貿關係應會朝愈來愈密不可分的方向發展。然而，伴隨兩岸三地愈形密切的發展，侵權、詐騙案件更時有所聞，面對民刑事糾紛的增加，利害關係人或索賠人如何執行被告或加害人在他地的財產（例如獲中國法院勝訴判決的被害者如何執行加害人在臺灣地區的財產；或臺灣籍原告要如何執行中國籍被告在中國的財產），已成為當今重要的課題。

臺灣對香港澳門地方法院之判決，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42 條規定，係採「自動承認」主義，若無例外規定，原則上承認該地區法院之民事確定判決等同外國判決與我國確定判決具同一效力，但法院仍需審視有無違反臺灣民事訴

---

177 專利法第 97 條：
依前條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
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發明專利權人就其實施專利權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害後實施同一專利權所得之利益，以其得差額為所受損害。
二、依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
三、依授權實施該發明專利所得收取之合理權利金為基礎計算損害。
依前項規定，侵害行為如屬故意，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

178 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3 項：
依前項規定，如被害人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如損害行為屬故意且情節重大者，賠償額得增至新臺幣五百萬元。

179 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第 2 項：
依前項規定，侵害行為如屬故意，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

180 證券交易法第 157-1 條第 3 項：
違反第一項或前項規定者，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情節重大者，法院得依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之請求，將賠償額提高至三倍；其情節輕微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

訟法第 402 條之規定，在聲請強制執行部分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4-1 條規定。

法理上，法院之確定判決會產生既判力、執行力與形成力三種效力。臺灣對中國法院作出之確定判決，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74 條規定，採行「判決認可執行」制，即中國大陸地區法院之確定判決在臺灣地區僅具執行力，並未具備與我國法院判決同等效力的既判力（參考最高法院於 2007 年 11 月 15 日所作 96 年臺上字第 2531 號判決，嗣後 97 年臺上字第 2376 號判決支持該見解）。對持有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民事確定判決欲在臺灣聲請強制執行時所適用之法規差異可參考表 4–1：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的民事確定判決在臺灣的適法差異比較。

	中國大陸民事確定判決	外國法院民事確定判決
適用臺灣法律	1.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74 條	1. 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 2. 強制執行法第 4–1 條
判斷基準	1. 判決內容不違臺灣公序良俗等規定 2. 中國大陸法院民事確定判決須經本國法院裁定認可或成為執行名義 3. 臺灣籍被告有出庭應訊或出庭通知有合法送達	1. 依臺灣法律，外國法院有管轄權 2. 臺灣籍被告有出庭應訊或出庭通知有合法送達 3. 判決內容不違臺灣公序良俗等規定 4. 符合國際司法相互承認等原則
提起之案別	聲請裁定認可（非訟）	許可強制執行之訴（訴訟）
法律效力	具執行力 無既判力（學說容有爭議）	具執行力 有既判力（學說容有爭議）
救濟途徑	不服時，向合議庭提抗告	不服時，向上級法院提上訴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表 4－1：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民事確定判決在臺灣的適法差異比較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由上整理可知，中國以外之外國民事確定判決在臺灣提起許可強制執行之訴，在取得法院許可執行之判決後，得續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相對而言，中國法院所作出之民事確定判決則須向臺灣法院聲請認可，經認可後取得執行名義才可執行，兩者有適法及程序上之不同。但臺灣法院審查「許可強制執行之訴」或「裁定認可之聲請」並非就外國或中國民事確定判決之事實或其適法性重新認定，亦本於「禁止再實質審查」原則，依法審酌應否承認該外國確定判決之效力或認可該大陸民事確定判決之執行。實務上，除系爭判決程序嚴重侵害敗訴當事人之程序權（如：高等法院 91 年家抗字第 366 號裁定、92 年家抗字第 355 號裁定），原則上大陸之判決均會獲得認可，我國法院鮮少以中國大陸的判決違背公序良俗為理由而拒絕承認，亦不曾就兩造間是否存在裁判之事由等實質問題，再為審查。

關於程序上公序良俗，係針對關係當事人在程序上權利之保障議題，如：裁判之法官不獨立公正、未附理由進行秘密審判等。而程序上公序良俗之認定標準，須以臺灣《民事訴訟法》第 496 條第 1 項第 3 款至第 13 款 [181] 等規定

[181] 民事訴訟法第 496 條第 1 項：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不在此限：
一、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
二、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者。
三、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
四、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者。
五、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者。
六、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者。但他造已承認其訴訟程序者，不在此限。
七、參與裁判之法官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者，或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者。
八、當事人之代理人或他造或其代理人關於該訴訟有刑事上應罰之行為，影響於判決者。
九、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者。

作個案判斷，法院得以做為欠缺程序保障顯違反公序而不予承認之理由。實務上，臺灣高等法院 91 年家抗字第 366 號民事裁定：「*大陸法院之判決，並未對相對人（臺灣居民）之住居所為送達，逕依聲請人（大陸同胞）之主張以相對人住居所不明而為公示送達，併為相對人敗訴之判決，與我國《民事訴訟法》之公示送達要件不符，當可解釋為違反臺灣地區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再舉一例，臺灣高等法院 92 年家抗字第 355 號民事裁定：「*相對人（臺灣居民）縱曾合法收受大陸地區法院審理期日之通知，亦因審理期日正於臺灣地區監所服刑而未能至大陸地區法院應訊，衡情應認係有正當理由而不到庭，故大陸地區法院僅憑公告傳喚相對人未到庭，即遽以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其認事用法實已違背臺灣地區對於訴訟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規定，顯有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據此，在實務面，臺灣法院對中國大陸的確定判決會審酌公序良俗條款時，原則上採形式審理的態度。

另外，就中國法院所作判決，臺灣籍被告有無攻擊防禦之方法？以臺灣最高法院 96 年臺上字第 2531 號判決為例，臺灣法院認為縱經中國法院審判確定判決，債權人持中國法院確定判決欲向臺灣有關單位聲請強制執行前，相對人（臺灣債務人）仍得依臺灣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第 2 項[182] 規定，於執行名義

十、證人、鑑定人、通譯、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經具結後，就為判決基礎之證言、鑑定、通譯或有關事項為虛偽陳述者。

十一、為判決基礎之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判決及其他裁判或行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

十二、當事人發現就同一訴訟標的在前已有確定判決或和解、調解或得使用該判決或和解、調解者。

十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

[182] 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

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

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

依前二項規定起訴，如有多數得主張之異議原因事實，應一併主張之。其未一併主張者，不得再行提起異議之訴。

成立前，向法院提起債權不成立、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等異議之訴。

至於，聲請認可中國民事判決或仲裁結果，應如何決定其管轄法院？《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並無相關規定，最高法院 86 年臺聲字第 543 號 [183] 及第 87 年臺聲字第 347 號裁定認為，聲請我國法院裁定認可在大陸作成之民事確定判決或仲裁結果，其性質為非訟事件，故其裁定程序應適用我國《非訟事件法》規定。

惟因《非訟事件法》對於此類事件之管轄法院亦無明文規定，自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例如，因不動產涉訟事件，可依《民事訴訟法》第 10 條規定，專屬不動產所在地法院管轄；因契約涉訟事件，依同法第 12 條規定，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得由履行地法院管轄；因侵權行為涉訟案件，依同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

排除司法管轄權爭議後，對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效力得否及於他國境內，仍需檢視相對國對外國判決之相關規定，臺灣方面雖設有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內文之相關限制，但反面推論，在該條文所限定的條件外，臺灣法院得承認外國法院確定判決之審判效力，對此並無太多實務或學理的爭議。

第二節 在中國大陸及其他國家之執行情況

第一項 中國大陸現行法規定

關於中國涉外民事案件之管轄與適用法律的選擇，可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

---

[183] 最高法院 86 年臺聲字第 543 號裁定理由書：
「按當事人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認可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其性質為非訟事件，其裁定程序固應適用非訟事件法總則之規定，惟該條例及非訟事件法對於此事件之管轄均未設規定，自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以定其管轄法院。」

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中國民事訴訟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以下簡稱中國涉外民事法）之相關規定。在適用法律的選擇上，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適用的法律（中國涉外民事法第 41 條參照）[184]，其他包括，消費者可選擇其經常居所地的法律適用（中國涉外民事法第 42 條參照）[185]；勞工可選擇其工作地的法律適用（中國涉外民事法第 43 條參照）[186]。同法亦對產品責任，規定被侵權人可適用被侵權人經常居所地的法律（中國涉外民事法第 45 條參照）[187]。在侵權行為部分，得依中國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188]及中國涉外民事法第 44 條之規定辦理[189]。於是，若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的侵權行為地在外國，依該法規定，可適用侵權行為地或被侵權人經常居所地的法律（中國涉外民事法第 6 條參照）[190]。關於管轄，依中國民事訴訟法第 265 條[191]規定，事發在中國境內者，可由合同簽訂地、合同履行地、訴訟標的物

---

[184]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41 條：
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履行義務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與該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

[185]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42 條：
消費者合同，適用消費者經常居所地法律；消費者選擇適用商品、服務提供地法律或經營者在消費者經常居所地沒有從事相關經營活動的，適用商品、服務提供地法律。

[186]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43 條：
勞動合同，適用勞動者工作地法律；難以確定勞動者工作地的，適用用人單位主營業地法律。勞務派遣，可以適用勞務派出地法律。

[187]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45 條：
產品責任，適用被侵權人經常居所地法律；被侵權人選擇適用侵權人主營業地法律、損害發生地法律的，或者侵權人在被侵權人經常居所地沒有從事相關經營活動的，適用侵權人主營業地法律或者損害發生地法律。

[188]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
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189]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44 條：
侵權責任，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但當事人有共同經常居所地的，適用共同經常居所地法律。侵權行為發生後，當事人協議選擇適用法律的，按照其協議。

[190]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6 條：
涉外民事關係適用外國法律，該國不同區域實施不同法律的，適用與該涉外民事關係有最密切聯繫區域的法律。

[191]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256 條：
因合同糾紛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沒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訴訟，如果合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簽訂或者履行，或者訴訟標的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或者被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有可供扣押的財產，或者被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設有代表機構，可以由合同簽訂地、合同履行地、訴訟標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財產所在地、侵權行為地或者代表機構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所在地、可供扣押財產所在地、侵權行為地或者代表機構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事發在中國境外，而當事人已向外國法院起訴且經裁判者，不得再向中國人民法院提起告訴（中國民事訴訟法第 271 條參照）。[192]

關於外國確定判決在中國大陸的承認與執行，依中國民事訴訟法第 281 條[193] 規定，當事人可向中國中級人民法院聲請承認與執行，據此條規定判斷，中國並不採「自動承認」制，對他國作出的確定判決與裁定，需經關係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聲請獲承認後才得執行。但若中國法院認為有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權、安全、法律的基本原則、社會公共利益之虞時，得不予承認與執行（中國民事訴訟法第 282 條參照）[194]。另外，循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框架處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常因涉外案件的複雜度與專業度不一，讓許多爭議未能有效且快速解決，因此須仰賴法官就個案做裁斷或進行解釋來補充現行法上的不足，法官的角色在這部分即顯得格外重要。然而中國著名學者馬志強認為，中國地大物博，龍蛇雜處，法官的素質也不盡然齊一，給予法官太多自由裁量的空間並非一定就對原被告的權益或整理司法的穩定度有較大的助益，仍須透過立法或有權解釋機關的統一解釋來減少法律規定外的灰色地帶。[195]

---

192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271 條：
涉外經濟貿易、運輸和海事中發生的糾紛，當事人在合同中訂有仲裁條款或者事後達成書面仲裁協議，提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仲裁機構或者其他仲裁機構仲裁的，當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訴。
當事人在合同中沒有訂有仲裁條款或者事後沒有達成書面仲裁協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

193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281 條：
外國法院作出的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承認和執行的，可以由當事人直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有管轄權的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承認和執行，也可以由外國法院依照該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的規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則，請求人民法院承認和執行。

194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282 條：
人民法院對申請或者請求承認和執行的外國法院作出的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進行審查後，認為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或者國家主權、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認其效力，需要執行的，發出執行令，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執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或者國家主權、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認和執行。

195 馬志強，(200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糾紛案件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規定》之評析。**河北法學**，第 27 卷，第 4 期， 2009 年 4 月，第 42 頁。北京。

以上係就中國之法規面做說明，在實務上，由於中國視司法權為主權之一部分，因此，對外國民事確定判決之承認與執行，中國法院仍須就國別或依個案認定，由於中國遲遲未與美國簽訂司法互助或相互承認等協議，迄今美國法院之民事確定判決尚不被中國法院所承認與執行，仍須就個案之事證，由中國法院審判後再執行。另一方面，由於臺灣與中國大陸關係特殊，若中國大陸對其他國家的涉外民事案件以適用中國民事訴訟法與中國涉外民事法為原則規定的話，則中國大陸對臺灣即屬特別規定，不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之相關規定。

針對臺灣地區，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於 1998 年 1 月 15 日第 957 會議作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以下簡稱認可臺灣民事判決規定），並自同年 5 月 26 日起施行。依該認可臺灣民事判決規定，承認臺灣法院判決或仲裁結果於中國大陸的效力，臺灣法院作成之民事裁判或仲裁結果，須經關係當事人於臺灣法院作成確定判決後 2 年內向其管轄法院聲請裁定認可後方可執行。而管轄法院，係以聲請人住所地、經常居住地或者被執行財產所在地之中級人民法院為主要管轄法院。該認可臺灣民事判決規定對於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不予認可事項揭示有 6：1. *聲請認可的民事判決之效力尚未確定*；2. *聲請認可的民事判決，係在被告缺席又未經合法傳喚或在被告無訴訟行為能力又未得到適當代理的情況下作出的判決*；3. *案件係人民法院專屬管轄*；4. *案件雙方當事人訂有管轄協議*；5. *案件係人民法院已作出判決，或外國、境外地區法院作出判決或境外管轄機構作出判決已為人民法院所承認*；6. *聲請認可的民事判決具有違反國家法律的基本原則，或者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情形*。因此，在不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亦無上開 6 項不予認可事項時，人民法院得依關係當事人之聲請，認可臺灣法院作成之民事裁判或仲裁結果。

其次，針對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調解書，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於 1999 年 5

月 12 日作出《關於當事人持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調解書或者有關機構出具或確認的調解協議書向人民法院聲請認可人民法院應否受理的批復》，該批復批示，對臺灣法院出具的民事調解書，視為與法院民事判決書具有同等效力，當事人得向人民法院聲請認可，人民法院應比照《關於人民法院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予以受理。但對臺灣有關機構（包括民間調解機構）出具或確認的調解協議書，關係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聲請認可，人民法院不應予以受理。

還有，針對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支付命令，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於 2001 年 4 月 27 日作出《關於當事人持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支付命令向人民法院聲請認可人民法院應否受理的批復》，該批復批示，對人民法院對當事人持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支付命令及其確定證明書聲請其認可的，可比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予以受理。

第二項 其他國家

外國民事確定判決在其他國家的承認與執行，由於風土民情各不相同，本文無法鉅細靡遺地納入各國在此議題上之作法與差異，僅例舉與臺灣立法例較近似的日本及與美國友好且具指標意義的新加坡為代表，說明此二國對此在作法上的異同。

第一例 日本

針對涉外事件的（國際）管轄權，日本在其民事訴訟法中並沒有關於國際裁判管轄之明文規定，但依據日本實務判例的見解，基於民事訴訟法在一國土地管轄權的範圍內，若任何一個法院認為其具有審判權，則原則上即可認定其具有國際裁判管轄權。但若在日本進行裁判會有害於涉訟當事人間之公平、裁

判的公正或訴訟不經濟等「特別情事」時，日本法院得拒絕管轄[196]。例如，1981 年遠東航空國內班機在臺灣苗栗縣三義鄉墜機，造成機上多名日本乘客死亡，受難者家屬企圖以美國企業為被告，提出飛機製造商究責訴訟，東京地方法院以大部分證據在臺灣，且日本與臺灣無正式外交關係，無從藉由司法互助調查證據，而認為有「特別情事」存在，東京地院遂認定日本無此案的國際裁判管轄權。由此可見，日本法院會將訴訟經濟與效益納入考量，不若美國司法系統那般主張長臂管轄而進行其對人 / 事管轄權。

在涉外刑事判決部分，由於日本可依據與他國之司法互助協定或相互承認原則來抵減被告刑期或交換刑囚，針對他國刑法不同的罪、刑與罰，亦可經日本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予以衡平量刑；但針對美國民事確定判決遠赴日本國內執行的部分，由於日本民法僅承認填補一般損害的賠償制度，並沒有如歐美國家有懲罰性賠償金的規定，因此，針對此部分，日本實務將此類附有懲罰性賠償金的外國民事確定判決以有無違背日本國內的「公共秩序」為由，交由法院法官判准，此與臺灣實務界將歐美國家的懲罰性賠償金歸類在「公序良俗」的判斷頗為雷同。[197]

做為歐陸司法制度模範生的德國，在對外國確定判決的承認與執行上和日本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對於是否承認美國法院做出帶有懲罰性賠償金之民事確定判決，德國法院與日本法院有近似見解，均以有否違背德國社會的「公共秩序」做綜合判斷，於是，美國做出懲罰性賠償之民事確定判決較難在德國獲得完全承認與執行[198]。探究其不承認懲罰性賠償金之理由，德國法院認為懲罰

---

[196] 中野俊一郎，(2010)。智慧財產事件之國際裁判管轄—以專利侵害事件為中心。張銘晃譯。司法院。上網日期：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https://www.google.com.tw/webhp?hl=zh-TW#hl=zh-TW&q=%E6%B0%91%E4%BA%8B%E7%AE%A1%E8%BD%84%E6%AC%8A%E5%8F%8A%E5%A4%96%E5%9C%8B%E5%88%A4%E6%B1%BA%E5%85%AC%E7%B4%84&*&spf=1

[197] 陳聰富，(2002)。美國法上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臺大法學論叢**，第 31 卷第 5 期，民國 91 年 9 月，第 165 頁。臺北。

[198] 沈冠伶，(2001)。美國法上之懲罰性賠償判決在德國之承認及執行。**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性賠償金制度的加重懲罰及嚇阻目的，與民事法所追求回復原狀之填補性賠償的性質不同，類屬「刑事罪與罰」的性質，應由刑事或行政法所規範，本質為「公共秩序」的維護，應與民事等私法領域劃清界線。此外，美國法院常對被告判處超高額之懲罰性賠償金，與實際所受損害顯不成比例，有違歐陸法系對侵權行為僅填補損害之立法意旨。

第二例 新加坡

新加坡乃蕞爾小島、彈丸之地，地處新加坡海峽及麻六甲海峽之隘，為美國堅實的盟友，曾受多國殖民統治，該國之司法制度有其特殊性。值得附帶一提的是，該國司法體系仍保有過去英國殖民時代的樞密院終審機制；在刑法執行面上，尤以鞭刑最廣為全球所知。另外，新加坡的政治體制雖施行民主制度，卻長年一黨專政，與馬來西亞或菲律賓等周邊關係亦不若以色列與鄰國關係那般地緊張，長年世襲政治下，卻罕見居民抗議或暴動，這其中應有值得臺灣仿效的地方。關於新加坡法院的管轄及適用法律的選擇，本文不予詳述，對於新加坡法院如何對待外國民事確定判決？依據新加坡法律規定，外國判決在新加坡獲得承認與執行之途徑有 2：

1. 依據新加坡「外國判決互惠執行法」，其法務部會定期公告適用之國家，臺灣雖然目前尚未列名於內，但新加坡已有法院判例針對個案認定是否同意臺灣法院之確定判決；

2. 據外國確定判決為起訴理由，向新加坡法院提起訴訟，在獲得確定裁判後即可執行，此與臺灣承認外國民事確定判決的程序雷同。

綜上可知，無論係普通法系國家如英國、美國或新加坡，或成文法系國家

，第 25 期，民國 90 年 8 月，第 45 頁。臺北。

如德國、日本、臺灣等，對於司法審判權，縱有互惠或相互承認原則，排除訴訟經濟或其他法定因素，各國法院仍不會輕言放棄管轄權，所謂的司法公正，無非是企圖保障該國原告的訴訟權能與被告的抗辯與公平聽審權，而各國司法制度縱有差異，但對填補損害與回復原狀的訴求則是沒有國界之分的。

第三節 本章結語

本章嘗試以臺灣現行法為基礎，說明美國民事確定判決係如何在他國境內被承認或執行，再比較不同國家對他國（美國）民事確定判決在其內國司法體系上的執行差異，助讀者了解外國確定判決在他國的執行力與既判力間的差異。

而人各有異、風土民情各不相同，他國法院所裁定的判決亦不完全也不見得能在自己國內全然適用，因此，成文法國家如我國、日本和德國皆會有類如「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等賦予審案法官適當裁量空間的不明確規定，但仍需就司法穩定、訴訟經濟、關係當事人權益之救濟和被告有無公平受審的機會等面向綜合做判斷。

惟，隨著全球貿易往來與互動愈來愈趨於緊密，罔論司法權，甚至連象徵國格的主權，各國恐都已無法獨樹一格地自外於國際社會而不受他國干擾或干涉，一如歐盟的成立，藉貨幣的統一，其會員國對於自身財政權或部份主權的讓渡與妥協，即是在成為歐盟會員國前可得預見的結果。雖然全球貿易戰爭正無聲無息地打得火熱，貿易壁壘或區域同盟似有捲土重來的趨勢，但在全球貿易的戰場中，最終講究的仍是一國的政經實力，若欲往具高消費能力的市場去靠攏（長年以來係以歐洲及美國市場為主；於今，全球似放眼至崛起的中國大陸和印度），則貿易商就不能忽視消費宗主國針對貿易有關的法律規範。所以，類如前章八例，電子業如友達光電等臺灣多家 DRAM 或 LCD 面板大廠、或金融業如兆豐銀行紐約分行，因長年忽視對美國法律遵循的議題，於今不僅被裁

罰鉅額罰金，相關負責人甚至在美銀鐺入獄，可謂得不償失，故這些案例都值得欲做全球生意的臺商們警惕，並引以為戒。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五章 結論

面對網際網路的發達與勃興，資訊科技的突飛猛進已讓現有法律產生典範移轉，正如同焦興鎧博士在其編著的《**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 Essays on Important Decision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2004 ~ 2006**》序詞中引用陳起行教授的觀點：「*國家法律的適用過程，已愈來愈無法貼切地回應複雜網絡關係所衍生的法律爭議，如果解決之道僅著眼於國家法律之補強，只會使法律與網絡化的社會更加疏離*」[199]。職是，面對新型態且愈趨複雜的網路犯罪及跨專業、越疆域的侵權行為，我們已見美國的法院試圖將其審判權跨越國境，向他國的網路犯罪或侵權者實施制裁；反觀臺灣，現有的法院系統或行法、司法官僚若無法正視問題，坐視問題不斷增生，或僅被動地補強現行法即認為可應付所有新型態犯罪，則待未來發現執行或裁判上的缺漏恐都已為時太晚。因此，無論是行政怠惰或立法技術無法與時俱進，司法都應是捍衛人民權益的最終防線。

借用劉紹樑博士的觀點，臺灣司法從業人員經常被外界形容距離民意過遠，肇因於我國的司法養成教育著重於專業及裁判能力的養成卻忽略其他專業的涉獵或在職進修，與美國的法官－－須在大學教育習滿 3 年的資歷始得申請法學院就讀，考取律師後，並在執業歷練滿一定年資後才能候選成為初審法院法官－－的培訓過程顯不相同。當然，美國法官的選舉制度也並非全然無缺陷，其選任制度的演變有其歷史及時空環境因素。[200] 此外，美國實務界認為，未念過經濟學及社會學的法律人易成為社會的公敵 (A lawyer who has not studied

---

[199] 焦興鎧（主編），(2011)。**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 Essays on Important Decision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2004 ~ 2006**，序頁。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200] 就法官選任議題可參考：林超駿，(2007)。法官選舉制度下對候選人競選言論之規範：兼評 *Republican Party of Minnesota v. White* 乙案。焦興鎧主編。**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 Essays on Important Decision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2000～2003**，頁 395－447。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is very apt to become a public enemy.)[201]。為避免讓大眾認為法官只是評自己考卷的法律學生(A judge is a law student who marks his own examination papers.)[202]，臺灣的法官或其他司法從業人員若要從事專業度較高之財經、金融或智慧財產方面的司法工作，更應對其他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多加涉獵，才不至做出違背人民法感、令人詫異的裁判。[203]

回應本文的研究目的，關於「長臂管轄權」的定義或要件，在第二章，已參考較近期之法律辭典所給的定義做了詳盡的介紹？其次，針對長臂管轄權的的理論基礎，本文在第二章除針對「最小接觸」原則予以介紹，並就「正當程序」的定義與實踐，探討其在訴訟程序上之重要性。針對該如何迴避美國法院的長臂管轄權？管見以為，若以本文第三章所列各種案例綜合判斷，能迴避美國法院的管轄，而不成為美國法庭的被告，僅有一種方法：即不與美國做生意（並致力阻止其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的機會）、且完全不與美國人打交道，如此即可大幅減少成為美國法庭被告的機會。但若前述假設命題無法實現（意即無法迴避成為美國法庭被告的機會），筆者建議，仍應於事前透過在地的法律、會計等專業顧問，了解相關法規及在當地從事貿易活動所應注意事項。

愚以為，雖然美國在諸如基本人權的落實、司法獨立、公費選舉[204]等議題上比一些開發中國家有較長遠的發展，但其自身仍有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就業歧視[205]、保護少數族裔、勞資衝突、聯邦與州權限衝突等等諸多問題有

---

[201] 語自美國最高法院前大法官 Louis Brandeis (1856/11/13～1941/10/5)

[202] 語自美國記者兼文化評論家 Henry Louis Mencken (1880/9/12～1956/1/29)

[203] 劉紹樑，(1994)。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與金融服務。焦興鎧主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論文集**，頁 254。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204] 公費競選議題可參考：蘇彥圖，(2014)。「民主不是一場遊戲」— *Arizona Free Enterprise*、公費競選與民主的公平。黃昭元主編。**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 Essays on Important Decision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2010～2013**，頁 69–124。臺北：新學林。

[205] 就業歧視相關議題可參考：焦興鎧，(2014)。就業歧視爭議中禁止雇主報復規範在美國之最新發展 — 聯邦最高法院在 *Southwest Medical Center v. Nassar* 一案判決之評析。黃昭元主編。**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 Essays on Important Decision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2010～2013**，頁 1–41。臺北：新學林。

待克服。對事涉美國法院執行長臂管轄權議題，雖以智慧財產權為大宗，但以商標或著作權為標的之個案亦不在少數，尤其遇到美國當局放寬或變更智慧財產權、商標或著作權的保障年限及其內涵時，更會造成他國或貿易商的困擾，對此不可不慎。[206]

畢竟，法院斟酌者係直接原因而非遠因（The immediate, and not the remote cause, is to be considered.）[207]，欲與美國從事貿易活動的任何人，皆宜對美國最新的實務見解或裁罰事項有一定程度的掌握，才不至於因誤解或未知法律規定而觸法。另一方面，若已被美國法庭列為被告，在訴訟技巧上，訴訟當事人應將不利於己事證之舉證責任宜盡力往對方或他方當事人繫纜，當原告不能就其有利事證提出證明，則被告可免其責任（When the plaintiff does not prove his case, the defendant is absolved.）。

筆者以為，本文對學界的貢獻即在於：就美國法院主張長臂管轄權及相關主題做出有別於其他期刊論文的研究模式，讓過去、現在及未來有機會接觸到美國法院主張實施長臂管轄權的涉訟關係人或當事人，能對美國司法管轄權及其司法系統的運作、併相關學說理論、立法依據一起瞭解。

此外，裁判權確為國家主權之一部分且具有十足的代表性與象徵性，管轄權之有無則為得否貫徹國家主權在司法層面上最初始的判斷基準，一國司法所能涵蓋的範圍理應以其領土範圍或法理上衍生的領土（如船舶、飛行器）為界，一國藉其政經實力將國內法跨越國境輻射至他國境內終究非常態。但基於國際貿易往來頻繁，跨國爭端、加害或侵權行為之頻率更較以往綿密，跨國犯罪

---

[206] 關於著作權存續期間議題可參考：王明禮，(2007)。著作權存續期間的憲法界限 — 試評 *Eldred v. Ashcroft* 。焦興鎧主編。**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 Essays on Important Decision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2000～2003**，頁 189－233 。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207] 語自： George Noble Stewart, Benjamin Faneuil Porter, (1837). ***Report of Cases at Law and Equity, Argued and Determined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ALABAMA.*** at 179. Printed by Marmaduke J. Slade.

行為地和結果地遍及多處使數國依多重因果關係皆有管轄權的情況屢見不鮮，死守傳統司法管轄權的作法恐不再合宜，對主張權益受損者在透過司法途徑尋求救濟的同時，司法審判機關理應本於法、理、情各方面綜合審酌，給予訴訟當事人方便靠近法院聲請救濟的機會。當然，欲填補被害人的損害或解決爭端，在司法救濟途徑及法定程序上，起訴興訟並不一定是所有解決方案中的首選，被害人或權利受侵害者仍得援以法院的調解機制或仲裁程序，採較為經濟或簡便的方式來獲取賠償或解決紛爭。

另一方面，為何美國法院可對他國被告主張其有管轄權，而他國（如日本）卻鮮少或無法對美國主張該國也有長臂管轄權？其實這問題的核心重點在於一國國力的強弱及其國內市場是否足夠吸引他國廠商投資與買賣，美國國力的強盛眾所皆知，其龐大的消費市場與能力向來就不易被國際廠商所輕忽，因此，既然要進入美國的市場做生意、賺外匯，則進入他家門，被其以家規對待，並非無期待可能。至於為何排名全球經濟實力前 3 名的日本罕見對他國人民主張長臂管轄權？或許實際上並非沒有，只是臺灣媒體較少報導，亦或許因為個案較少而未被重視，但不諱言地，日本的國內市場的磁吸效應就遠遠不及於對岸的中國，更何況中國的經濟實力早已在 1990s 年代以後被全球所看見與肯認，中國未來的發展更無可限量。於是，一國的法院對他國人民主張長臂管轄權，即便作出判決也仍然有執行面的問題，若他國基於保護其國民的立場限制其涉案國民出境，則美國能耐他何？最終癥結點仍繫縛在國力的強弱之上，或者本於訴訟經濟或治外法權的效力等議題，美國亦非沒有限縮其長臂管轄權的事例（參考本論文第二章）。日本的經濟持續萎靡不振，在國力衰弱的情況下，其對外的政經影響力也必定式微，則日本欲效法美國法院對他國被告主張長臂管轄權，管見以為仍具有相當多的挑戰。所以，長臂管轄權並非是全球任一國家企圖主張即可實施的能力，其背後需要有具磁吸力的市場及政府強大的政經影響力。

於是，在刑事部分，若他國願為本國國民之犯罪行為啟動偵查、追緝並處罰犯罪嫌疑人，縱利害關係國間有罪名或刑度、罰則之差異，就追求社會正義和經濟的觀點，懲治、處罰或匡正犯罪行為的目的已然實現，故承認他國有管轄權，並非全然皆無益處；在民事部分，囿於各國風土民情不盡相同，他國民事確定判決亦不一定也不完全能在自己的國度內全然適用，於是程序上即賦予審案法官自由裁量空間用以審度原告與被告間地位是否平等、訴訟當事人的武器是否對等（考量訴訟代理人）、原告的權益主張是否合理、通知被告出庭的過程是否合法適當、被告有無為自身權益抗辯的機會及被告在聽審過程中有無受到公平合理的對待等，本文第四章已有詳細探討。所以，遇有原告持歐盟或美國法院主張長臂管轄權的判決，要求臺灣籍被告須依他國判決的內容擔負起損害賠償的責任時，無論他國法院的判決內容為何，仍都應依臺灣的法律規定向所在地法院提出執行聲請，由臺灣法院審度得否執行原告的訴求。

本文探討歐盟及英美兩國慣常實施的長臂管轄權，其實係探討國際政經實力的強弱，在國際現實上，硬實力比的是軍事武力、經濟能力與外交手段；軟實力比的是文化、價值認同還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力。縱使遭當事國嚴正抗議，美國並不憂讒畏譏，仍慣常將其硬實力投射到其他國家，迫使其臣服（如中東），或藉軟實力操縱或改變他的對手國（如前蘇聯），或軟硬兼施以維持戰略或經濟夥伴關係（如北約、日本、南韓），為的全是維護美國利益。縱使當今美國的政經影響力恐大不如前，但迄今仍是全球具最影響力、有高科技研發能力、為主要的消費市場及擁有相對多的智慧財產權的國家。於是，要與美國做生意或將貨品銷往美國，則最好先認識並清楚瞭解美國針對貿易往來所設的法律規範與最新的政策趨向，對此承第三章所述，已毋庸置疑。

所以，欲將貨品銷往美國消費市場的臺商，在有如此多美國法院對臺籍被告主張長臂管轄權的先例之後，臺籍被告顯然已難主張其全然沒有預見會被美國法院拖進法庭成為被告的可能性；外加上與美國市場經商往來，駐點在當地

或經常穿梭在各州已然成為常態，此等活動勢必無法逸脫被美國法院認定與審判法院具最小接觸關係；再加上美國聯邦法院近年來已將其長臂管轄權的主張拓展至網際網路的世界裡，現代通訊應用軟硬體不離身的你我，如果曾經在公開的網際網路上詆毀過誰，而他/她為美國籍並逕向美國法院訴求被你我在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見共享的開放空間或傳播媒體（網際網路）上公然誹謗，亦已非常有機會成為美國法院的被告。

愚以為，風險若無法迴避，則最好的對策即是面對並監控它。當我們接獲美國法院寄來的出庭通知時，可以朝下列數點進行判斷：

1. 傳票係由何種法院自何地寄發？

2. 法院通知的程序合法與否？有無正當？

3. 法院要求涉案關係人出庭應答的理由是否合理？屬實？（亦即何種事故或緣由致我方成為被告），

4. 判斷涉訟標的與審理法院的管轄權有無契合？（例如關稅或國際貿易侵害個案即有專屬管轄法院）

5. 原告敘述被告與審判法院所在州間的關係是否為真？（判斷最小接觸）

6. 檢視原告起訴的主張中所載記之因果關係（或最小接觸關係）有無爭點

7. 若無抗辯出庭的理由，即應尋求法院所在地的專業人士協力判斷該以何種理由（如審案法院無對人管轄權等）向法院主張自己的權益。

當然，關於訴訟經濟（如委請律師費、訴訟費、敗訴賠償金等）與效益（若能調解即無須訴訟）、本國境內的救濟途徑（第四章）等因素仍須綜合一併考量。就此，欲了解美國如何將被告行為和審案法院間的關係「勾稽」在一起？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係採用何種法理原則？最小接觸的準據為何？美國法院又如何將物理世界的正義權柄施展到擬制的網際網路上？請回顧本文第二章說明。

寫到最後，本文已從第二章帶領讀者進入美國的司法雙系統中，瞭解美國司法體系的運作與架構，並解說長臂管轄權的定義與理論。不諱言，隨著網際網路及即時通訊軟硬體的普及，你我的生活隨時都有可能受侵害，亦有可能在不經意間因在公開的網際網路平台讓身為美國籍的對方感覺很受傷而變成美國法庭的被告，這已不是天馬行空的幻想，而是確切地潛藏在生活的背後卻不為你我所知，所以，當網際網路的活動也逃不出美國「老大哥 (Big Brother) 」的管轄或監控時，即使你我並未意識，但實質上美國法院的長臂管轄權早已無聲無息地入侵你我的生活中。從第三章所例舉的個案可知，即便在不同的專業領域（如電子、金融或能源產業），美國係如何藉其國內法規範跨出國境向他國人民施展其司法管轄權和政治經濟影響力。然而，即便獲得勝訴判決，末了仍需靠執行才能真正填補損害，獲得美國法院的勝訴判決，該如何進一步獲得賠償？如何執行？第四章即介紹臺灣及其他許多國家如何對待、執行或認可他國的民事確定判決，假比較法的途徑，淺析判例法系和成文法系國家間立法與執法的差異；最末章再帶進本人的觀點，試圖對此文畫出一完整的輪廓。

最後，借用英國男爵 Lord Byron (1788/1/22～1824/4/19) 說過的一句話：「 The best prophet of the future is the past. 」筆者希望藉此文的發表讓更多讀者「鑑往知來」，並在如此詭譎多變的世道中能逢凶化吉，畢竟美國法院不是追求正義的場域；是採當事人對立主義、講求證據力的處所。[208] 在法庭上說理說得再好，都遠不如證據力來的有效 (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 「讓證據說話 (The thing speaks for itself.) 」是從事國際貿易或面對

[208] 語自美國最高法院前大法官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1841/3/8～1935/3/6): Lawyers spend a great deal of time shovelling smoke. This is a court of law, young man, not a court of justice.

涉外案件時，所有潛在適格原被告的你我都宜謹慎應對的課題。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按作者姓氏筆畫或年代排列）

一、臺灣大法官會議解釋

大法官會議解釋第 128 號

二、臺灣法院判決

臺灣最高法院 83 年臺上字第 30 號判決

臺灣最高法院 86 年臺聲字第 543 號判決

臺灣最高法院 87 年臺聲字第 347 號判決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87 年簡上字第 372 號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89 年上字第 396 號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91 年家抗字第 366 號裁定

臺灣高等法院 92 年家抗字第 355 號裁定

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重上字第 525 號民事判決

臺灣最高法院 96 年臺上字第 582 號民事判決

臺灣最高法院 96 年臺上字第 2531 號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6 年重上更（一）字第 23 號判決

臺灣最高法院 97 年臺上字第 835 號判決

臺灣最高法院 97 年臺上字第 2376 號判決

臺灣最高法院 98 年臺上字第 2259 號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重上更（一）字第 130 號判決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9 年訴字第 260 號判決

臺灣最高法院 100 年臺上字第 552 號判決

三、臺灣官方公文書

司法院 (87) 廳民一字第 04247 號函

四、適用臺灣之法律條文

民國 104 年 6 月 10 日修正公布民法第 184 條

民國 104 年 6 月 10 日修正公布民法第 191-1 條

民國 104 年 6 月 10 日修正公布民法第 216 條

民國 104 年 6 月 17 日修正公布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

民國 104 年 6 月 24 日修正公布公平交易法第 32 條

民國 95 年 5 月 17 日修正公布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29 條

民國 105 年 11 月 30 日修正公布商標法第 71 條

民國 103 年 1 月 22 日修正公布專利法第 97 條

民國 105 年 11 月 30 日修正公布著作權法第 88 條

民國 102 年 1 月 30 日修正公布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

民國 105 年 12 月 7 日修正公布證券交易法第 157-1 條

民國 104 年 7 月 1 日修正公布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

民國 104 年 7 月 1 日修正公布民事訴訟法第 496 條

民國 103 年 6 月 4 日修正公布強制執行法第 4-1 條

民國 103 年 6 月 4 日修正公布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

民國 104 年 6 月 17 日修正公布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44 條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民國 104 年 6 月 17 日修正公布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42 條

五、引用中國大陸之法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256 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271 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281 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282 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6 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41 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42 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43 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44 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45 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

1998 年 1 月 15 日作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

1999 年 5 月 12 日作出《關於當事人持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調解書或者有關機構出具或確認的調解協議書向人民法院聲請認可人民法院應否受理的批復》

2001 年 4 月 27 日作出《關於當事人持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支付命令向人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民法院聲請認可人民法院應否受理的批復》

六、專書（中文書籍名，以**粗體**標示）

李後政，(2015)。**國際民事訴訟法論**，增訂 3 版。臺北：五南圖書。

吳從周、沈冠伶、姜世明、姜炳俊、許士宦、黃國昌，(2011)。**新民事訴訟法實務研究 (一)**，初版 2 刷。臺北：新學林出版。

武彪，(1981)。**司法制度和律師制度**，1 版。上海：知識出版社。

柯澤東，(2016)。**國際私法**，5 版 1 刷。臺北：元照出版社。

陳金池主編，(2003)。**國際法、國際經濟法論文集**。臺北：五南圖書。

陳榮傳，(2015)。**國際私法實用**，增訂 1 版。臺北：五南圖書。

孫邦清，(2008)。**民事訴訟管轄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黃國昌，(2009)。**國際民事管轄權之理論與實務**。臺北：元照出版社。

許玉秀，(2011)。**論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臺北：軍法專刊社。

馮震予，(1999)。**網路法基本問題研究**。臺北：學林。

焦興鎧（主編），(1994)。**美國最高法院論文集** 。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焦興鎧（主編），(2005)。**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 Essays on**

Important Decision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1996 ~ 1999

。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焦興鎧（主編），(2011)。**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 Essays on Important Decision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2004 ~ 2006**

。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揚崇森，(2015)。**遨遊美國法Ⅲ—美國法制的實務與運作**。臺北：國立臺北大學。

劉鐵錚、陳榮傳，(2008)。**國際私法新論**，4 版 1 刷。臺北：三民書局。

F • J • 克萊因，(1957)。劉慈忠譯，(1988)。**美國聯邦與州法院制度手冊**，1 版 1 刷。北京：法律出版社。

韓德培、韓健，(1994)。**美國國際私法（衝突法）導論**，1 版 1 刷。北京：法律出版社。

七、博碩士學位論文

呂姝賢，(2013)。非傳統商標保護之研究 — 以現實生活與虛擬世界為中心。碩士論文。臺北科技大學，法律研究所。臺北。

李芊，(2007)。論美國民事訴訟中的長臂管轄權。碩士論文。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研究所。重慶。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吳崇道，(2003)。電子商務訴訟事件之研究—以舉證責任及證據調查為中心。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臺北。

林季陽，(2010)。涉外智慧財產紛爭事件之國際裁判管轄與準據法決定。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臺北。

林玠鋒，(2004)。論涉外民事事件中當事人之法庭地選擇與法院之拒絕管轄。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臺北。

徐維良，(2000)。國際裁判管轄權之研究 — 以財產關係事件為中心。碩士論文。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新北。

陳俐宇，(2014)。兩岸民事裁判相互認可與執行之探討。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臺北。

陳詩詩，(2008)。涉外侵權行為準據法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臺北。

陳鵬，(2008)。網絡侵權案件的管轄。碩士論文。北京大學，法律研究所。北京。

唐敏寶，(2009)。外國民事裁判之承認。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臺北。

邱文翰，(2000)。網路民事紛爭之管轄權問題研究。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惲軼群，(1992)。網際網路對智慧財產權制度的衝擊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臺北。

郭豫珍，(1994)。涉外民事之國際管轄的確定。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臺北。

劉思筠，(2007)。涉外網際網路民事糾紛裁判管轄權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研究所。臺北。

高洁，(2008)。國際網絡侵權案件管轄權研究。碩士論文。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研究所。重慶。

胡蕊，(2007)。網絡知識產權侵權訴訟管轄問題研究。碩士論文。河北大學，法律研究所。保定。

邱萌，(2004)。論美國法院的長臂管轄權。碩士論文。深圳大學，法律研究所。深圳。

錢鵬，(2015)。美國長臂管轄原則探析。碩士論文。中國民航大學，法律研究所。上海。

蔣懿，(2010)。網路侵權案件管轄權問題研究。碩士論文。復旦大學，法律研究所。上海。

鞠海亭，(2005)。網絡環境下國際民事訴訟法律問題。碩士論文。華東政法大學，法律研究所。上海。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簡清忠，(1985)。國際私法上公序良俗攸條款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臺北。

鄭萍，(2008)。對互聯網管轄權的國際私法探究。碩士論文。中國海洋大學，法律研究所。青島。

八、期刊論文（中文報刊名，以**粗體**標示）

王世聲，(2008)。美國法院的長臂管轄權制度。**中國石化**，第 10 期，2008 年 7 月。頁 31－32 。北京。

白日陽，(2012)。論網路侵權案件的地域管轄。**新西部**，第 9 期，2012 年 7 月。頁 104－105 。青海。

李秋容，(2012)。論虛擬研發中知識產權侵權的地域管理。**學術論壇**，第 2 期，2012 年 7 月。頁 79－84 。武漢。

李陽，(2013)。從判例中研究美國網絡管轄權問題。**法制與社會**，第 31 期，2013 年 8 月。頁 201－203 。昆明。

沈冠伶，(2001)。美國法上之懲罰性賠償判決在德國之承認及執行。**臺灣法學雜誌**，第 25 期，2001 年 8 月。頁 45－52 。臺北。

孟鑫，(2016)。長臂管轄原則在美國的晚近發展。**法制與經濟**，第 10 期，2016 年 11 月，頁 194－196 。武漢。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陳長文 主編，(2011)。**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論**。第 7 卷第 1 期。頁 1－30 。臺北。

陳秉訓，(2012)。論美國專利訴訟中對臺灣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以 2010 至 2011 年間聯邦地方法院判決為中心。**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164 期。頁 5－36 。臺北。

陳啟垂，(2010)。涉外事件的管轄權及準據法－最高法院九十八年臺上字第二二五九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 2 期， 2010 年 4 月，頁 84－91 。臺北。

陳啟垂，(2010)。外國法人、侵權行為與侵權行為的準據法－最高法院九十九年臺上字第一三五二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 5 期，頁 72－78 。臺北。

陳聰富，(2002)。美國法上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臺灣法學雜誌**，第 25 期， 2001 年 8 月。頁 37－44 。臺北。

袁海龍，何榮華，(2010)。長臂管轄權理論在電子商務管轄中的運用。**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第 20 期， 2010 年 7 月，頁 43－35 。重慶。

郭玉軍，向在勝，(2002)。網絡案件中美國法院的長臂管轄權。**中國法學**，第 6 期， 2002 年 7 月，頁 155－168 。北京。

郭明磊，劉朝暉，(2001)。美國長臂管轄權在 internet 案件中的擴張。**河北法學**，第 1 期， 2001 年 7 月，頁 130－132 。北京。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馬志強，(200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糾紛案件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規定》之評析。**河北法學**，第 27 卷，第 4 期，2009 年 4 月，頁 42 。北京。

黃靖萱，(2011)。小心踩到「反托拉斯」地雷。**天下雜誌**，第 455 期。上網日期： 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11669 。臺北。

黃進，(2011)。中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的制定與完善。**政法論壇**，第 29 卷，第 3 期， 2011 年 5 月，頁 3–12 。北京。

張文貞，(2005)。邁向整合的崎嶇路 — 美國最高法院對聯邦權限的緊縮。焦興鎧主編。**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 Essays on Important Decision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1996～1999**，頁 1–40 。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曾廣善，(1991)。「正當程序」條款與「最低接觸」法則－論美國法院對民事案件被告行使「長臂管轄權」之理論與實務。**軍法專刊**，第 37 卷，第 4 期，頁 23–24 。臺北。

郭明磊、劉朝暉，(2001)。美國法院長臂管轄權在 Internet 案件中的擴張。**河北法學**，第 19 卷，第 1 期。上網日期： 2017 年 1 月 16 日，檢自： 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Db=qikan&Gid=1509967989&keyword=&EncodingName=&Search_Mode=accurate

劉紹樑，(1994)。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與金融服務。焦興鎧主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論文集**，頁 221－263 。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錢鵬，(2015)。美國長臂管轄原則探析。**法制博覽**，第 9 期， 2015 年 5 月，頁 52－53 。天津。

簡資修，(1994)。美國反托拉斯法上聯合定價概念之演變 —法律解釋之價值取向。焦興鎧主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論文集**，頁 265－284 。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鄭哲民，(1994)。美國最高法院與司法審查的爭議。焦興鎧主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論文集**，頁 21－52 。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九、研討會文獻

中央研究院，(2010)。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 2007－2009 。 2010 年 12 月。中央研究院主辦。臺北。

黃進，(2011)。中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的制定與完善。 2011 年海峽兩岸國際私法學術研討會。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法律系主辦。臺北。

陳長文 主編，(2011)。**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論**。第 7 卷第 1 期。2011 年 6 月舉辦。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劉玟蠲、彭淑美、呂姝賢，(2012)。論美國專利訴訟屬人管轄權認定原則－以 Convergence Techs. (USA) LLC v. Microloops Corp., 711 F. Supp. 2d 626 (E.D. Va. 2010) 案為中心。 2012 年第 16 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論文集。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交通大學企業法律中心、臺灣科技法學會主辦。臺北。

十、網際網路（中文媒體、報刊名，以**粗體**標示）

王子琦，(2016)。【禁聞】川普點名中方應解決朝核問題 引關注。**新唐人**，2016 年 9 月 28 日。上網日期：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http://www.ntdtv.com/xtr/b5/2016/09/29/a1288950.html

余雪明、余慕德合寫，(2016)。兆豐惹怒美 外部顧問惹禍？。**聯合新聞網**，2016 年 9 月 21 日。上網日期：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https://udn.com/news/story/7339/1973711

陳一姍，(2016)。兆豐銀為何被罰 57 億？。**天下雜誌**。上網日期：2017 年 1 月 18 日，檢自：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992

貳、外文部分（按英文首字母順序排列）

一、本文所引用之他國法律或裁判

1. 美國

A. 現行法規範

美國聯邦憲法第 3 章

美國聯邦憲法第 5 章

美國聯邦憲法第 6 章

美國法典第 15 篇第 1 條

美國法典第 18 篇第 242 條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251 條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295 條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0 條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1 條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2 條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38 條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367 條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2201 條

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4 條 k 項 (2) 款

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12 條 (a) 項第 4 款

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57 條

B. 本論文所引用之美國法院裁判個案（依個案起首字母順序排列）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alder v. Jones, 465 U.S. 783 (1984)

DRAM Technologies, LLC v. America Ⅱ Group, Inc. et al (Feb 5, 2010)

Fujitsu Ltd. v. BELKIN INTERN., Inc., 782 F. Supp. 2d 868 (N.D. Cal. 2010)

Inset Systems, Inc. v. Instruction Set, Inc. 937 F. Supp. 161 (Apr 17, 1996)

Maritz, Inc. v. Cybergold, Inc., 947 F. Supp. 1328 (E.D. Mo. 1996)

Pieczenik v. Dyax Corp., 265 F. 3d 1329, 1336 (Fed. Cir. 2001)

Printz v. United States, 521 U.S. 898 (1997)

Roe v. Wade 410 U.S. 113 (1973)

Trintec Indus, Inc. v. Pedre Promotional Prods., Inc., 395 F. 3d 1275, 1279 (Fed. Cir. 2005)

Zippo Manufacturing, Co. v. Zippo Dot Com, Inc., 952 F. Supp. 1119 (W.D. Pa. 1997)

2. 其他國家

法國民法第 14 條

二、專書（外文書籍以 ***粗斜體*** 標示）

Adam Thierer and Clyde Wayne Crews, (2003). ***Who rules the net***. Washinfgton, D.C.: Cato Institute.

Bryan A. Garner, (2014). ***Black's Law Dictionary*** (10th ed.). New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York: Thomson Reuters.

Charles Alan Wright and Mary Kay Kane, (1983). ***The Law of Federal Courts*** (8th ed.). Minnesota: West Academic Publishing.

Steven H. Gifis, (2003). ***Law Dictionary*** (5th ed.). New York: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Inc.

Jedlickova, Barbora, Clarke, Julie, Bhojani, Sitesh, (2016). ***Compatibility of transactional resolutions of antitrust proceedings with due process and fundamental rights & online exhaustion of IP rights***. Berlin: Springer.

Thomas E. Brennan, (2014). ***The Article V Amendatory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Keeping the Republic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print Ed.). Baltimore: Rowman & Littlefield.

Uta Kohl., (2007). ***Jurisdiction and the Internet***: *Regulatory Competence over Online Ac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三、外文期刊（外文篇名以“”標示，報刊名以*粗斜體*標示）

Banyan, (2014). “The long arm of the law.” ***The Economist*.** London: The Economics.

Caroline C. Marino, (2015). “The shorter arm of Long–Arm Jurisdiction:

Post－Daimler, the framework is the same but the analysis has shifted." ***Metropolitan Corporate Counsel*.** NJ: Metropolitan Corporate Counsel.

Jeffery V. Basso, (2014). "Testing New York's Long－Arm Statute to Obtain Personal Jurisdiction over out－of－state defendants." ***CM&M*.** NY: Campolo, Middleton & McCormick, LLP.

Joe Forward, (2012). "Appeals Court Clarifies the Reach of Wisconsin's Long－Arm Statute." ***State Bar of Wisconsin*.** Wisconsin: State Bar of Wisconsin.

John A. Gorfinkel, (1970). "Long－Arm Jurisdiction in California under New section 410.10 of the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Golden Gat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CA: Golden Gat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Mark P. Gergen, (1982).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on State Long Arm Jurisdiction." ***Berkeley Law Scholarship Repository*.** CA: Berkeley Law.

Roger H. Trangsrud, (1989). "The Federal Common Law of Personal Jurisdiction," 57 Geo. Wash. L. Rev. 849, 895.

Thomas G. Guedj, (1991). "The theory of the Lois de Police, A Func－tional Trend in Continental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 comparative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alysis with modern American theories, 39 Am. J. Comp. L. 665.

Vedder Price, (2003). "Long–Arm Statutes: A Fifty–State Survey." NY: Vedder, Price, Kaufman & Kammholz, P.C.

The Supreme Court, (2012). "Law's long arm." ***The Economist*.** London: The Economics.

四、網際網路（外文媒體、報刊、網站名，以 ***粗斜體*** 標示）

Paul L. Feinstein, (2015). "Current Trend in Long–Arm Jurisdiction in Domestic Relations cases," ***Divorce Magazine*.** Toronto: Divorce Magazine. Retrieved June 1st, 2017. from: http://www.divorcemag.com/articles/current-trends-in-long-arm-jurisdiction-in-domestic-relations-cases

Peter Strauss, (2017). "Due Process," ***Wex Legal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NY: LII, Cornell. Retrieved June 7th, 2017. from: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due_process.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叁、網路資源

全國法規資料庫，官方網站： http://law.moj.gov.tw/Index.aspx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官方網站： http://www.fsc.gov.tw/ch/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官方網站： https://twpat.tipo.gov.tw/

美國聯邦法院，官方網站： http://www.uscourts.gov/

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院附設非營利法律資訊機構（LII），官方網站：

https:www.law.cornell.edu/

湯姆森路透社網路法律服務平台－找法法律字典 (FindLaw legal diction–ary of Thomson Reuters)，官方網站： http://dictionary.findlaw.com/

維基百科，官方網站： https://www.wikipedia.org/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附　　錄

本文引述格式係遵照本校學位論文格式規範撰寫

■ **中文部分：**

以著者姓氏筆劃（由少至多）編排，英文部分以著者姓氏字母（由 A 到 Z ）依序排列

書籍

編著者，(年代)。**書刊名**。出版地：出版者。

期刊論文

著者，(年代)。題名。**刊名**，卷期，頁碼起迄。

研究計劃

著者，(年代)。《計劃名稱》。出版地：單位。

博碩士學位論文

著者，(年代)。論文名稱。未出版之博(碩)士論文，學校名稱，系所名稱，學校所在地。

網際網路

著者。標題。上網日期○○年○○月○○日，檢自：http://www. ○○○.html

■ **英文部分：**

英文書名除了第一個字或專有名詞之第一個字母大寫以外，其餘均小寫

書籍部分

Authors, (Year). ***Title***, Publisher Location: Publisher.

專書論文

Authors, (Year). ***Title***, Publisher Location: Journals Title, pages.

期刊

Authors, (Year). Title, ***Journal***, no, pages.

網際網路

Title, Retrieved June 12 2002, from: http://www. ○○○.html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